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三十五冊：大乘禪法（二）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
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
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一.....	1
思惟品第一.....	1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二.....	15
思惟品第一之二.....	15
大集經賢護分三昧行品第二.....	17
大集經賢護分見佛品第三.....	19
大集經賢護分正信品第四.....	21
大集經賢護分受持品第五.....	24
大集經賢護分觀察品第六之一.....	28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三.....	30
觀察品第六之二.....	30
大集經賢護分戒行具足品第七.....	33
大乘大集經賢護分卷第四.....	44
稱讚功德品第八.....	44
大集經賢護分饒益品第九.....	48
大集經賢護分具五法品第十.....	52
大集經賢護分授記品第十一.....	57
大集經賢護分甚深品第十二.....	57
大乘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五.....	61
現前三昧中十法品第十三.....	61
大集經賢護分不共功德品第十四.....	62

大集經賢護分隨喜功德品第十五.....	66
大集經賢護分覺寤品第十六.....	73
大集經賢護分囑累品第十七.....	75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五十九.....	78
十方菩薩品第十三.....	78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六十.....	99
十方菩薩品之二.....	99
禪祕要法經卷上.....	117
禪祕要法經卷中.....	139
禪祕要法經卷下.....	162
五門禪經要用法.....	184
治禪病祕要法卷上.....	203
治噎法.....	208
治行者貪婬患法.....	210
治利養瘡法.....	211
治犯戒法.....	213
治禪病祕要法卷下.....	217
治樂音樂法.....	217
治好歌唄偈讚法.....	217
治水大猛盛因是得下.....	218
治因火大頭痛眼痛耳聾法.....	219
治入地三昧見不祥事驚怖失心法.....	220

治風大法.....	224
初學坐者鬼魅所著種種不安不能得定治之法(尊者阿難所問)	226
後序.....	229
思惟畧要法.....	229
四無量觀法：	230
不淨觀法：	231
白骨觀法：	232
觀佛三昧法：	233
生身觀法：	233
法身觀法：	234
十方諸佛觀法：	234
觀無量壽佛法：	235
諸法實相觀法：	236
法華三昧觀法：	237
止觀門論頌一卷.....	238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244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思惟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咸得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調伏一切猶如大龍；所作已辦、眾行具備，棄捨重擔不受後生；行於平等獲真己利，安住正教得到彼岸——唯除長老阿難一人。

爾時，復有五百諸比丘，於晨朝時各從住處詣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連在舍衛城夏安居已，亦與五百諸比丘俱，次第遊行城邑聚落至王舍城，入迦蘭陀竹園精舍詣世尊所。到已，恭敬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放大威光，令彼諸國城邑聚落一切所有諸比丘眾咸各來詣王舍大城，入迦蘭陀竹園精舍至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迦蘭陀竹園精舍有百千數諸比丘等，承佛威光皆已雲集至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彼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亦承世尊威神力故——亦與二萬比丘尼俱，悉皆大集，入迦蘭陀竹園精舍詣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王舍大城有優婆塞名曰賢護，為眾上首，亦與五百優婆塞俱——受持五戒、具足威儀，是大菩薩，久已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本願力故，常隨世尊、樂聞正法；恒慇精

進，為滿一切助道法故——於朝旦時，承佛威神，從本住處入迦蘭陀竹園精舍至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毘耶離大城有一離車子名曰寶生，為眾上首，亦與二萬八千諸離車俱，於晨朝時，承佛神力，皆自彼城發，來入此迦蘭陀園至如來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瞻婆城有一長者子名曰星藏，為眾上首，亦與二萬八千長者子俱，於晨朝時，承佛神力，自瞻婆城發，來入此迦蘭陀園至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一摩那婆(隋言淨持，亦云少年，亦云仁童子等)名那羅達多，為眾上首，亦與二萬八千人俱，於晨朝時自本住處發，來入此迦蘭陀園詣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舍衛國復有長者名大善商主并彼給孤獨長者，為眾上首，亦與二萬八千人俱，自彼舍衛國詣王舍城入迦蘭陀園至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王舍大城復有長者名曰水天，為最上首，亦與二萬八千人俱，從本住處發，來入此迦蘭陀園詣世尊所，恭敬合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摩伽陀國主韋提希子、阿闍世王，亦與百千諸眷屬俱，於晨朝時亦來入此迦蘭陀園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四大天王及天帝釋，乃至欲界一切天眾，各與無量百千億那由他眷屬天眾俱，亦於晨朝悉來入迦蘭陀園至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亦與無量百千億那由他眷屬天眾俱，於晨朝時悉入迦蘭陀園至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自在天王，亦與無量百千淨居諸天眾俱，於晨朝時悉入迦蘭陀園，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四阿脩羅王，各與無量百千眷屬阿脩羅眾俱，亦於晨朝入迦蘭陀園詣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難陀龍王及跋難陀龍王，各與無量百千眷屬諸龍眾俱，亦於晨朝入迦蘭陀園詣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復有娑伽羅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及摩那斯龍王、伊跋羅龍王等，各與無量百千眷屬諸龍眾俱，亦於晨朝入迦蘭陀園詣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以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乃至人非人及諸王等信如來者，為聽法故，一切皆集迦蘭陀園詣如來所，頂禮佛足，各坐一面。

爾時，迦蘭陀園其地弘廣如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方大眾充滿，無空缺處若杖頭許而不遍者。如是，上至有頂、下逮梵宮，所有一切大威德神通諸天大眾，乃至一切諸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來集會。

爾時，賢護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得諮問如來、應供、等正覺心中所疑，不審世尊見垂聽不？」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如來、世尊隨汝所疑，恣汝所問，為汝宣釋，令汝歡喜。」

時彼賢護菩薩既蒙聽許，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何等三昧而能得彼大功德聚？」

「云何得入多聞大海獲智慧藏，問無疑惑故？」

「云何復得無意戒聚不失成就，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

退減故？

「復云何得不生愚癡，邪見空處故？

「云何當得宿命智，遍知去來故？

「云何當得不離奉見諸佛、世尊，聽聞正法乃至夢中故？

「云何當得殊特端正上妙色身、具足威儀，眾生樂見故？

「云何當得常生大姓之家、尊貴之位，見者恭敬故？

「云何復得父母、兄弟、宗親、眷屬及以知識左右圍遶，恒無別離故？

「云何當得廣達博通，所為殊異亦終無缺減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

「云何當得正念、正行，節度不移、心知足故？

「云何當得常生慚愧，遠離恥辱故？

「云何當得正智謙恭，降伏我慢故？

「云何當得策勸精進，遠離懈怠故？

「云何當得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平等與樂故？

「云何當得聞說甚深真空、無相、無願法時，一切無有驚怖、退沒故？

「云何當得不樂懶惰，攝受正法故？

「云何當得智慧通達，明了一切無與等者故？

「云何當得於一切佛剎隨意得生故？

「云何當得不為一切外道所摧壞故？

「云何當得如海，能受納眾問疑、釋難，無減、無盡故？

「云何當得如月滿白淨，法具足故？

「云何當得如日初出，破諸闇冥故？

「云何當得如燈炬，光明照了故？

「云何當得如虛空性，無有罣礙故？

「云何當得無所住著，心如虛空故？

「云何當得如金剛穿徹，通達一切法故？」
「云何當得如須彌山，不可動搖故？」
「云何當得如門闥，一切正住故？」
「云何當得如猫、狗、獸等，心業成就故？」
「云何當得無為，一切諸法中故？」
「云何當得如飛鳥，隨意而去故？」
「云何當得摧折憍慢，如旃陀羅子故？」
「云何當得住阿蘭若，如諸獸、獼猴等不樂城邑聚落，一切出家、在家不相參亂故？」
「云何當得統領大眾，教詔導示故？」
「云何當得不樂生一切眾生中，不動於一切眾生故？」
「云何當得不為一切外道，降伏天魔惑亂故？」
「云何當得大辯才，於一切法決了知故？」
「云何當得於一切佛法，不隨他行故？」
「云何當得大堅固信，無可毀壞故？」
「云何當得大慈力，信不可動故？」
「云何當得深入信，無所行故？」
「云何當得潤澤信，於一切法中多歡喜故？」
「云何當得最勝信，供養承事一切諸佛無厭足故？」
「云何當得種種入信，種諸善根故？」
「云何當得真妙信，增長無虛偽行故？」
「云何當得淨喜信，除滅一切嫉妬故？」
「云何當得清淨信，得一切種智光明故？」
「云何當得喜樂行信，除滅諸蓋、障惡故？」
「云何當得智喜信，攝受諸佛境界故？」
「云何當得莊嚴行信，勝一切世間瓔珞莊嚴佛國清淨成就故？」

「云何當得清淨戒行，永滅一切聲聞、辟支佛心故？」
「云何當得莊嚴大誓，一切所作皆究竟故？」
「云何當得為一切眾生中上首，欲行諸善法故？」
「云何當得無有疲倦，為欲教授一切菩薩所學諸波羅蜜故？」

「云何當得不退轉，多求一切佛法故？」
「云何當得不可壞，不為一切外道邪師所破故？」
「云何當得深信一切諸佛，不捨此念常見諸佛故？」
「云何當得如父想，紹隆一切佛法故？」
「云何當得佛力加持，於一切佛法光明中生故？」
「云何當得無障礙，一切佛法悉現在前故？」
「云何當得如幻人，於一切法無思念故？」
「云何當得如化者，觀一切法無生、滅故？」
「云何當得如夢，觀察三世無來、去故？」
「云何當得如鏡像，一切世界斯現身中故？」
「云何當得如響聲，一切法無作、無為，因緣生故？」
「云何當得如形影，於一切生法自無心取捨故？」
「云何當得空無所有，遠離一切諸物想故？」
「云何當得無相，觀一切法無有二故？」
「云何當得法界邊際，菩提心無限量故？」
「云何當得不起著，一切世界性無分別故？」
「云何當得無礙行，遍遊一切諸佛剎中故？」
「云何當得諸陀羅尼，聞一知萬，善達一切文字分別說故？」

「云何當得如諸法師，善知一切佛法故？」
「云何當得一切諸佛所護念，一切佛威力加持故？」
「云何當得雄猛不怯弱，出聲如大牛王及大師子王步故？」

「云何當得無畏，令一切世間歡喜故？」
「云何當得無疑惑，於一切佛平等無二故？」
「云何當得通達如如滅除疑惑，不著諸法故？」
「云何當得證深法界，善能解釋所問義故？」
「云何當得師利益他，具足大慈故？」
「云何當得滅除懶惰，恒樂說法故？」
「云何當得如法住，不捨一切眾生故？」
「云何當得不諂曲，性淳直故？」
「云何當得如眼目，為一切世間燈明故？」
「云何當得不可輕蔑，勝出一切三界故？」
「云何當得無諍論，如教說行故？」
「云何當得無艱難，行無住著故？」
「云何當得知於實際，不分別諸法故？」
「云何當得說一切語言智，令諸眾生住於大乘故？」
「云何當得至無畏處，遠離恐怖，永無一切毛豎等事故？」
「云何當得知佛方便說，善達一切修多羅等故？」
「云何當得不空生世間，恒入一切眾中獲利故？」
「云何當得為一切智首，於一切世間應受供養大名聞故？」
「云何當得無邊讚歎功德，為一切眾生福田故？」
「云何當得大歡喜踊躍無量，常在諸如來師子座下故？」
「云何當得勝上辯才，能問一切佛法故？」
「云何當得意不怯弱辯才，於一切大眾中無怖畏故？」
「云何當得一切論議辯如師子王，降伏一切外道、攝受諸
異論師故？」
「云何當得不壞本誓莊嚴，欲摧一切邪異朋黨故？」
「云何當得善巧說法、常處師子座，一切諸佛印可故？」
「云何當得遠離一切世間無義語言，以通達一切正教故？」

「云何當得深愛一切諸佛法，於諸如來生處行故？」
「云何當得樂欲真法，知諸如來不生故？」
「云何當得不懈慢，善承事知識故？」
「云何當得不染著，遊行一切世界故？」
「云何當得願行具足，為教化一切眾生故？」
「云何當得如珊瑚，得諸相故？」
「云何當得如虛空，一切法無得相故？」
「云何當得如菩薩，不斷佛種故？」
「云何當得不休息行，諸菩薩道未曾遠離大乘故？」
「云何當得著大鎧甲，諸佛廣大戒中決定住故？」
「云何當得一切諸佛所讚、灌頂，住於諸如來十力地中故？」

「云何當得一切所想，通達一切諸法行故？」
「云何當得一切算數，巧方便知故？」
「云何當得善知一切成壞，遠離一切障礙行故？」
「云何當得一切不住行，不取、不捨故？」
「云何當得一切大施主，能施無悔故？」
「云何當得入諸法海，能施勝上法寶藏故？」
「云何當得一切世間行，能捨世間諸相故？」
「云何當得廣大神通，隨順諸佛神通滿足歡喜故？」
「云何當得一剎那時間行即能遍至一切諸佛前故？」

「復云何當得住此佛剎遍見一切十方諸佛、聽聞正法、供養眾僧，非但未得出世六通、而實未得世間五通，而亦未捨此世界身、亦無生彼諸佛國土、唯住此土見餘世界諸佛、世尊，悉聞諸佛所宣正法、一切聽受如說修行？」

「世尊！譬如今時聖者阿難於世尊前親聞法已，皆悉受持、如說奉行；彼諸菩薩身居此土不至彼界而能遍觀諸佛、世尊，

聽聞法已悉能受持、如說修行，亦復如是。從是已後，一切生處常不遠離諸佛、世尊，聽聞正法，乃至夢中咸若斯也。」

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賢護！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妙義，汝為利益一切世間諸眾生故、亦為安樂諸眾生故、復為憐愍諸天人故、復為攝受未來世中諸菩薩故。

「賢護！而汝往昔已曾供養無量諸佛、種諸善根、聽聞正法、受持正法、愛樂正法、敬重正法；汝今但以摩訶迦葉教化行故，少欲知足，恒樂閑靜阿蘭若處——或居塚間、或在樹下、亦露地坐，常坐不臥，一敷不移，受乞食法，一食不再，或一坐食、或唯一搏，唯畜三衣及糞掃衣，讚歎頭陀，勸請諸菩薩、教菩薩行法、令諸菩薩喜、訶責諸菩薩、教示諸菩薩、成就諸菩薩，能為利益行大慈悲，於諸眾生生平等心。咸得自在到於彼岸，隨意得見一切諸佛，發廣大願、行深妙行，樂一切智菩提梁柱，善能隨順如來種性，發菩提心猶如金剛。通達世間眾生所念，廣大妙行不可校算、不可稱量，常在一一切諸佛目前。賢護！於汝功德中未說少分也。

「賢護！今有菩薩三昧名曰思惟諸佛現前三昧。若有菩薩具足修習如是三昧，當得成就如上所問諸功德等。賢護當知，更有無量無邊勝上功德，說不可盡。」

爾時，賢護菩薩復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說此菩薩念一切佛現前三昧，令此世間天、人、梵、魔、沙門、婆羅門、諸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多獲利益、多受安樂故，亦令當來無量眾生多得利益受安樂故，又為未來諸菩薩輩作大光明承受威力故。又，願現在、未來諸菩薩等普得聞此念一切佛現前三昧；彼既聞已皆悉受持；既受持已一切皆當如實修學、如教奉行；既學行已，

當令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現前即能具足成就如是功德及餘勝上功德等。」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如汝言者，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為汝分別解說。」

賢護復言：「善哉，世尊！我深樂聞如來所說。」

佛復告言：「賢護！云何名為菩薩思惟一切諸佛現前三昧？若有菩薩具足成就此三昧者，即獲如前諸功德事，亦得其餘殊異功德，所謂心念諸佛皆現在前，其心不亂、不捨作業。求勝上智勇猛精勤，荷負重擔度脫眾生。承事、供給諸善知識，常修空寂廣大思惟。親善知識、滅除諸蓋，遠離惡友、息世語言、塞諸根門。初、中、後夜減損睡眠，不貪衣服、食飲、湯藥、堂房、屋宇、床座、眾具，恒樂空閑，住阿蘭若。不愛己身、不重我命，不著形色、不縱其心，修以慈心、薰以悲行、一切時喜、常行捨心。破壞煩惱，成就諸禪，於中思惟不著滋味。觀察色想唯得空心，不亂正念、不取諸陰、不著諸入、不思諸界、不貪生處。調伏慢高，不妬他財，為諸世間多作饒益。於諸眾生起平等心、又於眾生生父母想、亦於眾生所作一子心。一切法中無有諍想，雖念持戒而不執著，常在禪定亦無耽染。好樂多聞，不起分別，戒聚不缺、定聚不動、智聚不妄。諸法無疑，不背諸佛、不謗正法、不壞眾僧、不好乖離。親近眾聖、遠離愚癡，不志求出世。雖聞語言，意不樂聽，亦不耽著世間六味。習近熏修五解脫法，除滅十惡、念修十善，斷滅眾生九種惱處、心常不離九想觀門，常思棄捐八種懈怠、一心修習八大人覺，不著禪味、不恃多聞，摧伏我慢，一心聽受。求法愍重修道證知，憐愍眾生離我分別，求壽命想畢竟難得、觀察諸陰無有物想，不住涅槃、不著生死。諸行煩惱輪，發大恐怖想；諸陰，怨家想；諸入，空宅想；諸界，毒蛇想；三界，衰惱想；

涅槃，利安想。觀諸欲惡猶如唾涕，深樂出家，不違佛教。於眾生所勸行功德、於諸世界無復染心。見一切佛皆悉現前、受一切身皆若幻夢，一切諸相觀察滅除，思惟往來不見三世。於信清淨深信真妙，念一切佛三世平等，無有動轉而能持諸善根。一切諸佛三昧自在，終不染著諸佛相身。於一切法皆悉平等，不與一切世間共諍。所可應作不相違背，通達甚深十二因緣，窮盡一切如來道地，得勝上忍入真法界。見眾生界性無生滅、見涅槃界本來現前，慧眼清淨，觀法無二。彼菩提心無中、無邊，一切諸佛體無差異。入於無礙清淨智門，明見菩提自然覺智。於善知識起諸佛想、於菩薩所不念乖離。已於生死破壞魔軍，一切眾事皆悉如化。見諸如來如鏡中像，應當求彼菩提之心。諸波羅蜜莫不平等，實際無盡集佛功德。賢護！**是為菩薩思惟諸佛現前三昧。**若有菩薩摩訶薩欲具成就如是三昧，當先成就如是功德。賢護當知，更有無量功德然亦緣此三昧而生。」

佛復告賢護言：「是中何等三昧能生如是諸功德行？所謂菩薩思惟諸佛現前三昧能生如是諸功德法。

「復次，賢護！云何名為菩薩思惟諸佛現前三昧也？賢護！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清淨持戒、具足諸行，獨處空閑如是思惟：『於一切處隨何方所即若西方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是人爾時如所聞已，即應自作如是想念：『如我所聞：彼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今在西方，經途去此過百千億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安樂。如是，如來今現在彼為諸菩薩周匝圍遶，處大眾中說法教化。』然而是人依所聞故，繫念、思惟、觀察不已了了分明，終獲見彼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也。

「復次，賢護！譬如世間若男、若女，於睡夢中見種種事——所謂金、銀、眾寶、珍財、倉庫，或見朋友、諸知識輩，

或見覺時心不樂者——是人夢中所對境界，或違、或順，或憂、或喜，有時語言歡欣極樂、有時躁感盡意悲哀，是人寤已思惟、憶念，如夢所見為他廣宣，追念夢中便生憂喜。如是，賢護！彼善男子、善女人端坐繫念，專心想彼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如是相好、如是威儀、如是大眾、如是說法。如聞繫念，一心相續次第不亂，或經一日、或復一夜、如是或至七日七夜，如先所聞具足念故，是人必覩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也。若於晝時不能見者，若於夜分或睡夢中阿彌陀佛必當現也。

「復次，賢護！譬如世間若男、若女，遠行他國，於睡夢中見本居家，時實不知為晝、為夜，而亦不知為內、為外。是人爾時所有眼根，牆壁、石山終不能障，乃至幽冥、黑闇亦不為礙也。

「賢護！菩薩摩訶薩心無障礙亦復如是，當正念時，於彼所有佛刹中間，凡是一切須彌山王，及鐵圍山、大鐵圍山，乃至自餘諸黑山等，不能與此眼根為障，而亦不能覆蔽此心。然是人者，其實未得天眼能見彼佛、亦無天耳聞彼法音、復非神通往彼世界、又亦不於此世界沒生彼佛前，而實但在此世界中積念熏修、久觀明利故，終得覩彼阿彌陀如來、應、等正覺僧眾圍遶菩薩會中，或見自身在彼聽法，聞已憶念、受持、修行；或時復得恭敬、禮拜、尊承供養彼阿彌陀如來、應、等正覺已。是人然後起此三昧；其出觀已，次第思惟，如所見聞為他廣說。

「復次，賢護！如此摩伽陀國有三丈夫：其第一者聞毘耶離城有一婬女名須摩那、彼第二人聞有婬女名菴羅波離、彼第三人聞有婬女名蓮華色。彼既聞已，各設方便繫意懃求，無時暫廢。然彼三人實未曾覩如是諸女，直以遙聞即興欲心，專念不息。後因夢已，在王舍城與彼女人共行欲事；欲事既成，求心亦息，希望既滿遂便覺寤；寤已追念夢中所行，如所聞見、

如所證知、如是憶念，來詣汝所、具為汝說者，汝應為彼方便說法、隨順教化，令其得住不退轉地、究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於當來必得成佛，號曰善覺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如是，三人既得忍已，還復憶念往昔諸事了了分明也。

「賢護！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欲成就菩薩摩訶薩思惟一切諸佛現前三昧亦復如是，其身常住此世界中，暫得聞彼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名號，而能繫心相續思惟，次第不亂，分明覩彼阿彌陀佛，是為菩薩思惟、具足成就諸佛現前三昧。因此三昧得見佛故，遂請問彼阿彌陀佛言：『世尊！諸菩薩等成就何法而得生此佛剎中耶？』

「爾時，阿彌陀佛語是菩薩言：『若人發心求生此者，常當繫心正念相續阿彌陀佛，便得生也；既得生已，世尊於是知彼心故亦即念彼，彼方得見佛、世尊耳。』

「賢護！時彼阿彌陀如來、應、等正覺告彼人言：『諸善男子！汝當正念、精懃修習、發廣大心，必生此也。』

「賢護！時彼菩薩復白阿彌陀佛言：『世尊！是中云何念佛、世尊、精懃修習、發廣大心得生此剎耶？』

「賢護！時彼阿彌陀佛復告彼言：『諸善男子！若汝今欲正念佛者，當如是念：「今者，阿彌陀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具有如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身色光明如融金聚，具足成就眾寶輦輦，放大光明坐師子座，沙門眾中說如斯法——其所說者，謂一切法本來不壞亦無壞者，如不壞色乃至不壞識等諸陰故，又如不壞地乃至不壞風等諸大故，又不壞色乃至不壞觸等諸入故，又不壞梵乃至不壞一切世主等；如是，乃至不念彼如來、亦不得彼如來。」彼作如是念如來已，如是次第得空三

昧。善男子！是名正念諸佛現前三昧也。』

「賢護！爾時，彼菩薩從三昧起已，來詣汝所說此三昧相者，汝時即應為彼說法、隨順教化，令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

賢護菩薩所問經卷第一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思惟品第一之二

「賢護！我時則亦授彼佛記：是人當來必得成佛，號曰德光明如來、應供、等正覺乃至佛、世尊。

「賢護！是中三昧誰當證知？今我弟子摩訶迦葉、帝釋德菩薩、善德天子及餘無量諸菩薩輩咸已修得此三昧者是為證。云何證？所謂空三昧也。

「賢護！我念往昔有佛、世尊號須波日。時有一人行值曠野，飢渴困苦，遂即睡眠，夢中具得諸種上妙美食，食之既飽，無復飢虛；從是寤已，還復飢渴。是人因此即自思惟：『如是，諸法皆空、無實，猶夢所見，本自非真。』如是觀時悟無生忍，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是，賢護！有諸菩薩——若在家、若出家——聞有諸佛，隨何方所，即向彼方至心頂禮，心中渴仰欲見彼佛，故作如是專精思惟；復應當觀如是色相，亦即作彼虛空之想；而彼成就虛空想已，得住如是正思惟中；住思惟已，得見彼佛光明清徹如淨琉璃、其形端正如真金柱。如是念者，彼見如來亦復如是。

「復次，賢護！譬如有人忽從本國至於他方，雖在他方而常追憶本所生處，曾如是見、亦如是聞、如是憶念、如是了知。久追憶故，於睡夢中明見自身在本生處，遊從見聞如前所更。是人後時向諸眷屬具論夢中所見之事：我如是見、我如是聞、我如是營、為如是獲得。

「如是，賢護！有諸菩薩——若在家、若出家——若從他

聞有佛、世尊，隨何方所，即向彼方至心頂禮，欲見彼佛正念不亂，應念即見彼佛形像——或如瑠璃、或純金色——亦復如是。

「復次，賢護！譬如比丘修不淨觀，見新死屍形色始變——或青、或黃、或黑、或赤——或時臃脹、或已爛壞，膿、血俱流、蟲獸食噉、肉盡骨白其色如珂，如是乃至觀骨離散。而彼骨散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唯心所作，還見自心。

「如是，賢護！若諸菩薩欲得成就彼念諸佛現前三昧，隨何方所，先念欲見彼佛、世尊，隨所念處即見如來。何以故？因緣三昧得見如來。得見彼佛有三因緣。何者為三？一者、緣此三昧，二者、彼佛加持，三者、自善根熟。具足如是三因緣故，即得明見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

「復次，賢護！如人盛壯，容貌端嚴，欲觀己形美、惡、好、醜，即便取器，盛彼清油、或持淨水、或取水精、或執明鏡，用是四物觀己面像，善、惡、好、醜顯現分明。賢護！於意云何？彼所見像，於此油、水、水精、明鏡四處現時，是為先有耶？」

賢護答言：「不也。」

曰：「是豈本無耶？」

答言：「不也。」

曰：「是為在內耶？」

答言：「不也。」

曰：「是豈在外耶？」

答言：「不也。世尊！唯彼油、水、精、鏡諸物清明，無濁、無滓 zǐ，其形在前彼像隨現，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餘處來，非自然有、非人造作。當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無有住所。」

時彼賢護如是答已，佛言：「賢護！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物清淨，彼色明朗，影像自現，不用多功。菩薩亦爾，一心善思見諸如來，見已即住，住已問義，解釋歡喜。即復思惟：『今此佛者從何所來？而我是身復從何出？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我身亦爾，本無出趣，豈有轉還？』彼復應作如是思惟：『今此三界唯是心有。何以故？隨彼心念還自見心。今我從心見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我心是如來、我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知心、心不見心，心有想念則成生死、心無想念即是涅槃。諸法不真，思想緣起，所思既滅，能想亦空。』賢護當知：諸菩薩等因此三昧證大菩提。」

大集經賢護分三昧行品第二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賢護！若諸菩薩摩訶薩具行四法，則能得是現前三昧。**何等為四**？一者、不壞信心，二者、不破精進，三者、智慧殊勝，四者、近善知識。賢護！是為菩薩具足四法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也。

「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具足行則能成就現前三昧。**何等為四**？一者、乃至於剎那時無眾生想；二者、於三月內不暫睡眠；三者、三月經行，唯除便利；四者、若於食時，布施以法，不求名利、無望報心。賢護！是為菩薩具足四法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也。

「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能具足行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何等為四**？一者、勸他見佛，二者、教人聽法，三者、心無嫉妬，四者、勸他發菩提心。賢護！是為菩薩具足四法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也。

「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四法成就三昧。何等為四？一者、造佛形像，勸行供養；二者、書寫是經，令他讀誦；三者、慢法眾生教令發心；四者、護持正法，令得久住。賢護！是為菩薩具足四法則得成就現前三昧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汝等當住佛法中，	勿藏正言及我法，
念勤精進除睡蓋，	三月不坐唯經行。
食時廣說而施他，	宣揚諸佛無比法，
不求名聞及利養，	無所著故得此禪。
莫生嫉妬及瞋恚，	當思解脫諸欲心，
樂此三昧求住者，	勤念無懈爾乃得。
金色百福莊嚴相，	端正圓滿若花榮，
世間樂見光明體，	常覩諸佛在現前。
往古諸佛及將來、	現在一切人中勝，
汝等一心恭敬禮，	亦常專念修供養。
汝若供養彼諸佛，	應以華香及塗香、
慧施美食起淨心，	證此三昧殊非難。
諸佛塔前作眾樂，	羸鼓、鈺鐸諸妙音，
歡喜踊躍難稱量，	必當成就此三昧。
勸造尊像無比身，	綵畫莊嚴具足相，
金色光大無瑕垢，	證此三昧良非難。
各各常念修法施，	清持禁戒及多聞，
精勤勇猛除懈怠，	得此三昧終不久。
不應他所懷毒心，	亦捨世間諸欲事，
常以慈悲念一切，	三昧豈遠在現前？
於法師所常隨喜，	尊重恭敬等如來，
莫生輕慢與慳貪，	喜心供養除嫉妬。

無量諸佛共稱揚， 汝但懃求自當得，
世尊鄭重演說斯， 為修如是妙法故。」

大集經賢護分見佛品第三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諸菩薩摩訶薩欲得成就此三昧者，當應於彼說法師所生諸佛想、起尊重心，勿生憍慢，乃至無有諍競、違逆、不順心故，然後於此勝三昧中精懃修學，方能剋證。

「賢護！若人於彼說法法師或比丘所起不善心、苟違異心、諍競之心、故陵辱心、諸不淨心，乃至不生如諸佛想，如是菩薩假令修行，終不能證如是妙定，若得證者無有是處。

「賢護！譬如清淨虛空無諸雲翳，有明目人於靜夜時仰觀空中無量星宿，區別方所、形色各異，了了分明。如是，賢護！菩薩摩訶薩思惟觀彼法性虛空，以想成故見諸如來，其事若此。

「然彼菩薩觀東方時多見諸佛——多見百佛、多見千佛、多見百千佛、多見億佛、多見億百千佛、多見億百千那由他佛——不假作意自然現前；而彼菩薩既作如是觀東方已，次觀南方、及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世界，各多見佛——所謂多見百佛、多見千佛、多見百千佛、多見億佛、多見億百千佛、多見億百千那由他佛——不假功用皆現在前。

「復次，賢護！如彼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其世界中諸菩薩等生彼國者，於初一日觀察東方多見諸佛，多見百佛，乃至多見百千億那由他佛已，然後於第二日觀察南方，如是乃至十方，事皆若此。如是，賢護！若菩薩摩訶薩成就菩薩思惟諸佛現前三昧，如是菩薩於自土中觀察十方多見諸佛，多見百

佛乃至多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也。

「復次，賢護！如諸如來成就佛眼，如是具已，於一切處悉如是知、悉如是見。如是，賢護！若菩薩摩訶薩亦既成就菩薩思惟一切諸佛現前三昧已，自然滿彼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乃至滿彼一切菩薩諸功德等。」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猶如靜夜除雲霧，	有明眼者仰觀空，
見彼眾星過百千，	晝念明了亦無失；
菩薩如是得定已，	多見無量億千佛，
復於起斯三昧後，	還為大眾演最尊。
如我佛眼清淨故，	無有障閼見世間，
是諸佛子菩薩眼，	出此三昧最勝觀。
以無相想思如來，	而見十方諸等覺，
破除惱毒及諸想，	汝聽菩薩妙功德。
若聽彼法清涼心，	能入空寂無畏處；
如我當今說斯法，	為令眾生證菩提。
如彼安樂諸菩薩，	多見無量佛、世尊；
菩薩如是入思惟，	亦見百千多調御。
如此比丘唯阿難，	一聞我說悉能受；
菩薩如是得三昧，	聽一切法能總持。
成就信慚具三昧，	悉捨一切世語言，
常以慈心慧他說，	要當到斯寂靜地。」

大集經賢護分正信品第四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諸菩薩摩訶薩為求如是三昧寶故，當應勇猛發勤精進，自然速能入此三昧也。

「賢護！譬如有人乘御大船入於大海，恣意載滿眾妙珍寶，已過一切諸大難處，垂至此岸。未幾之間，船忽破壞、眾寶沈沒。當爾之時，閻浮提人發大叫聲、生大悲苦，以失如是無價寶故。

「賢護！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耳聞如斯勝三昧寶，不能書寫、讀誦、受持，復不能思惟、如法而住。賢護！當知爾時一切世間諸天神等，亦應如是發大叫呼、生大悲惱，作如是言：『是諸眾生深可憐愍。云何於此諸佛、世尊勝三昧寶——一切諸佛之所稱揚、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一切諸佛之所教誡、一切諸佛最上功德、具足成就、圓滿無缺——菩薩聞已當應懇求，反更遠離，不肯書寫、不樂讀誦、不能受持、解釋義理、不能思惟、如法而住？如是放逸懈怠眾生，未來必當受大損減。』

「賢護！何等名為眾生損減？所謂於如是三昧寶中聞已遠離，不能書寫、讀誦、受持、不能解說、思惟義理、不如法住、專念修行，喪滅功德是為損減。賢護！是懈怠人、惡眾生輩於斯法中得利益者，無有是處。

「復次，賢護！譬如有人持赤栴檀示愚癡人，而彼癡人以愚癡故，於赤檀香起臭穢想。時主智人賣檀香者告愚人曰：『汝今不應於妙栴檀生臭惡想。何以故？是檀最精，香氣第一。汝今何故反為臭惡？若不信者，應先嗅嘗為臭、為香。又，汝眼明，亦應以目觀察是檀光色文彩為瘦、為肥、為善、為惡？』然彼愚者雖聞智人如是語言種種稱讚，以愚癡故轉生憎惡，以手捻鼻不用嗅聞、掩閉其目不肯觀視。

「如是，賢護！當來之世有惡比丘憎惡是經，其事亦爾。彼惡人輩不知修習身戒、心慧，愚癡無智，猶如白羊頑騃ái很 hěnn 弊。彼諸惡人又薄福故，雖復得聞如是妙典正念諸佛現前三昧，不用書寫、不能讀誦、不能受持、不能思惟、不能為人宣揚廣說、又亦不能廣生隨喜，云何能得如說修行？若彼惡人能說行者，無有是處。又復聞已，更興誹謗，都無信心謂為真實，雖聞多說終無開解。復作是言：『若斯法者，但為戲論故神異其事，又為熾盛言教故過飾其詞，誘誑世間造斯經典，豈得方比聖者阿難、諸比丘輩現在世時宣說如是諸修多羅也？』又於異時發如是言：『此修多羅非佛所說，乃是惡人自造文章、妄言經耳。』」

「賢護當知：如斯惡人長夜遠離如是微妙無上大寶；如彼癡人見妙香已，掩眼、塞鼻，不用見聞。如是，賢護！彼愚惡輩聞此妙經三昧寶已，不欲書寫、不樂讀誦、不念受持、不能宣說——所謂無心親近、不願聞故。

「復次，賢護！譬如有人賣摩尼寶，有愚癡人見彼寶已，即便問言：『仁者！斯寶其價云何？』寶主答言：『汝今當知，是寶精勝，世間所無，非可造次以世價論也。吾今且說此寶功能、威德、力用，粗為約耳。卿若欲知此摩尼寶光明所照近遠若干，卿今若須當以真金布滿斯地，爾乃相與。』彼愚癡人聞是語已，便大嗤笑、種種訾毀：『是摩尼寶竟不酬價。』如是，賢護！彼未來世諸惡比丘，聞此經中勝三昧寶，無有信心、多生嗤笑、更興誹謗，其事亦爾。

「或有比丘信根深厚、慧根明利，已於過去諸如來所親近承事、聽聞正法、如教修行、種諸善根。彼等聞此菩薩念佛現前三昧，即能讀誦、思惟義理、為人廣說、能多利益一切世間——所謂廣宣流布——生大信心、發大智慧，成就純直、具

足威儀，常行慚愧、怖畏眾罪，修持禁戒、不受諸欲，信甚深法、能多受聞，得深智忍、常行慈悲，然而斯等信根深固得是三昧。得三昧已，遊諸方國，為他廣說、解釋義理，常作是願：『令此菩薩念佛三昧甚深經典廣行流布、常住於世。』

「或有眾生善根微薄、福德尠 xiǎn 少，過去未曾親近諸佛、供養承事、聽聞正法，但為我慢所降、嫉妬所導、利養所覆、名聞所牽，廣行放逸、不持戒善、常樂亂心、不修禪定，遠離經教、不求多聞，未遇善師、唯逢惡友。斯人如是，聞此三昧誹謗輕毀、無一信心、謂為不實、志性頑愚、意無開解。復作是言：『如斯經典非佛所說，乃是世間鈍根比丘愚癡邪見、自作文章、嚴飾詞句。若處眾中應如是說、亦如是教：「汝諸眾生當知，今此修多羅典非佛所說。」』如是癡人不知親近諸佛、世尊，不種善根、不修供養，習近惡友、多作眾惡，當知是人遠離無上深妙法寶，永失無上最勝法利也。」

佛告賢護：「吾復語汝：我今現在一切世間梵、魔、沙門、婆羅門及諸天人、阿脩羅等諸大眾前宣說如是妙三昧時，若彼善男子、善女人聞已隨喜讀誦、受持念佛三昧，思惟信解、最以為真，發如是言：『是為真實諸佛說者。』當知彼人所獲福聚不可思議。

「賢護！若復有諸善男子、善女人持滿三千大千世界種種珍寶以用供養一切諸佛、如來、應供、等正覺，所得功德雖為廣大，然望持經所獲福聚，百千萬分不及其一，乃至更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諸福德聚亦不及一。」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邪曲愚惑人，	放逸根不熟，
惡友之所壞，	無有正信心，
破戒造眾罪，	深著於我慢，

彼各言：『此經， 非是諸佛說；
此諸修多羅， 非是法王教。』
彼輩自意言：『我何能說此？』
若見大調御， 世尊放光明，
我為彼廣宣， 彼亦能傳說。
其或於此經， 聞已生歡喜，
斯人無疑網， 不言：『非佛說。』
如有戒清淨， 所見能了知，
敬法起重心， 我為此陳說。
若以三千寶， 持奉諸如來，
為求大菩提， 其福不可說；
若有諸比丘， 說佛所歎定，
聞者生信心， 此福過於彼。」

大集經賢護分受持品第五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此眾有人今在我前親聞我說如是三昧，於我滅後其所生處還復得聞是三昧寶，雖聞不信、誹謗毀訾、遠離善友、隨逐惡人。

「賢護！復有一人於善人所聞是三昧深妙經典尚不生信、不以為實、不能開解，況惡人處聞是經典寧能生信而復開解？何以故？賢護！諸佛、如來所言難信、諸佛、世尊智慧難知故。賢護！若當成就如是三昧，然後乃能於當來世與諸眾生增長佛法。

「復次，賢護！有諸菩薩摩訶薩——若在家、若出家——聞此三昧不怖、不驚、不悔、不退、不謗、不毀，聞已隨喜生

信敬心、決定真實無復疑網，讀誦、受持、思惟義趣。賢護！如是等人，世尊悉見、悉知、悉識也。

「賢護！諸佛、世尊云何見斯諸善男子及善女人？復云何知？又云何識？賢護！若能讀誦、受持、思念此三昧門，如是之人終不為惡、不破淨戒、不壞正信、不入邪聚。賢護！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必定深信成就思惟、能分別成就思惟，於是法中具足信心，常能讀誦、攝持是法。賢護當知，是人決不求少功德、亦不種少善根。賢護！是善男子、善女人凡所生處或乏資須，然諸善根廣大不少。

「賢護！是故斯諸善男子、善女人已於過去諸如來所修行、供養、種諸善根。賢護當知，此輩非於一如來所修行供養種諸善根也、亦非於二、三、四、五乃至十如來所種諸善根也，亦非於百、千、億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也。賢護當知，此諸善男子、善女人已於過百千數無量無邊諸如來所修行、供養、種諸善根，方得聞此念佛現前三昧；聞已生信，心開意解，即以為實，無復疑網；既獲聞已，樂欲書寫、讀誦、受持、乃至為他廣宣是義。何以故？賢護！斯諸善男子、善女人往昔已於諸如來前聞是三昧，讀誦、受持。以是義故，如來滅後於最末世五百年終——法欲滅時、法將壞時——還當得聞如是三昧，聞即生信，無有驚疑、不退、不沒，生大歡喜遍滿身心，讀誦、受持、思惟其義、為他解說、乃至一日一夜行是三昧。

「賢護！若復有人聞此三昧無有驚怖、亦不退沒、不生謗毀，聞已隨喜即以為實，思惟分別、心開意解，但能為他暫時稱善，所獲福聚尚不可量，況能讀誦、受持、勤思而行、為他廣說至一日夜？賢護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因是事故，即便獲得過於無量阿僧祇大功德聚，遂得住於不退轉地，隨所願欲如意即成。

「賢護！其事雖爾，我今為汝更宣譬喻明顯此義。復次，賢護！譬如有人取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盡末為塵，復取一切草、木、枝葉，不問大、小皆為微塵；彼人爾時於彼塵聚取一微塵破壞分柈，還令得作爾許微塵，然後復取彼一切塵次第分柈皆令等彼初微塵數。賢護！於意云何？是微塵數可謂多不？」

賢護答曰：「甚多。世尊！」

佛言：「賢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取前爾許微塵數佛刹，盛滿眾寶，持用布施。賢護！於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所獲福聚復為多不？」

賢護報曰：「甚多。世尊！然彼善男子、善女人因是事故，獲得過彼無量無邊阿僧祇福聚。」

佛復告言：「賢護！吾更語汝，如彼善男子、善女人以爾許塵數佛刹，盛滿七寶持用布施，獲如斯福；復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念佛現前三昧，暫生隨喜、信心分別以為真實、心開意解、讀誦、受持、乃至暫時為他解說，是善男子、善女人所獲福聚，勝前施福，無量無邊、非可稱算、非可校計、非可思量。賢護！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此三昧生隨喜心，乃至暫時為他解說，尚獲無量無邊福聚，何況是善男子、善女人於此三昧修多羅中如聞而信、如信而受、如受而說、如說而行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斯義，以偈頌曰：

「若以三千大千界，	盛滿七寶用行檀，
我說彼福雖為多，	不如聞經少功德；
菩薩為求多福聚，	信解、讀誦、復思惟、
解說、修行念三昧，	斯所獲福過於彼。
末三千界盡為塵，	復分一塵等前數，
盡取如是諸塵刹，	盛滿珍寶以行檀；

諸佛所讚三昧經，
我言斯人獲功德，
若復為他具足說，
思惟增廣諸善根，
一切眾生盡作佛，
假於億數多劫中，
其間彼佛皆滅已，
終亦不盡彼福邊，
一切所有諸世界，
滿中眾寶持與他，
彼諸功德難可量，
其有聞受是三昧，
若人於此無遲疑，
彼則永絕諸惡趣，
彼若常能供養我，
增長多聞證菩提，
今我語汝誠實言，
一心歡欣發勇猛，
彼為供養百數佛，
假於後世恐怖時，
若有見我與比丘，
如是菩薩樂多聞，
若得聞此聖三昧，
是陀羅尼世尊歎，
若人善思此三昧，
當得種姓及多聞，

單以一偈為他說，
超彼檀福不可量。
下至一搆牛乳間，
何況長遠無量福？
淨慧終竟證彼如，
說斯偈福不可盡；
多億數劫常廣宣，
緣此深經四句偈。
四方、上、下、及四維，
為求勝福奉諸佛；
稱計與諸世界等，
善能宣說福過前。
其於諸法亦明了，
能入勝寂三昧禪。
必受多福不思議，
由思諸佛所讚定。
當念精進莫放逸，
自然速證彼菩提。
乃能受是三摩提，
自當速證微妙定。
及汝大士賢護等，
決定當得此三昧。
為他解釋或書寫，
能證一切佛菩提。
一切諸佛咸共稱，
諸佛次第而演說。」

大集經賢護分觀察品第六之一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諸菩薩摩訶薩即欲思惟此三昧者，當云何思？賢護！彼諸菩薩欲思惟者，即應當作如是思惟：『如我世尊今者現在天人眾中宣說法要。』賢護！菩薩如是一心思惟諸佛、如來坐師子座宣說正法，具足成就一切相好，最妙、最極，殊特端嚴，樂觀無厭。如是，觀察諸大人相，於一一相應當至心，即得明了見諸如來、應、等正覺；既得見已，當先諮問不見頂相；既得問已，然後次第遍觀諸相，皆令明了。

「如是觀已更復思惟：『諸佛、如來眾相微妙是為希有，願我未來還得如是具足成就諸妙相身、願我未來亦得如是清淨禁戒具足威儀、願我未來亦得如是具足三昧、願我未來亦得如是具足智慧、願我未來亦得如是具足解脫、願我未來亦得如是解脫知見，願我未來成滿如是諸相身已，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成佛已，亦當如是處彼天人大眾之中具足宣說如斯妙法。』

「菩薩如是具足觀察諸佛、如來乃至成就一切種已，復應更作如是思惟：『是中何者是我？誰為我所法？誰能得成諸佛菩提？為身得耶？為心得耶？若身得者，是身頑騃^{ái}，無覺、無知，猶如草木、石壁、鏡像，然彼菩提無色、無形，非像、非相，不可見知、不可觸證，云何更以頑騃、無知、無見、無識、無所分別、無作之身得彼菩提？菩提如是，既無形色、非相、非像，不可見知、不可觸證，誰復於中而行證者？若心得者，是心無色，不可得見；是心無相，不可得知。此心如是，同於幻化；然彼菩提亦爾，無色不可見、無相不可知，無漏、無為，亦同幻化。云何可證？云何覺知而言身心得菩提耶？』

「彼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分明了了見是身相不得菩提、亦知是心不得菩提。何以故？諸法無有以色證色、心證心故。然彼於言說中知一切法，雖無色、無形，無相、無漏，無可觀見、無有證知、亦非無證。何以故？以一切諸如來身無有漏故。又，諸如來身無漏故，心亦無漏；又，諸如來心無漏故，色亦無漏。

賢護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觀察品第六之二

「又，諸如來色無漏故，受亦無漏，乃至行、識亦無漏。又，諸如來戒亦無漏、所有三昧智慧亦無漏，乃至解脫、解脫知見亦無漏。如是，乃至諸如來、諸如來所有言說——已說、今說、當說——及一切法，斯皆無漏也。」

「賢護！諸如是等一切佛法，智人能達、愚者莫知。彼若能作如是觀時，一切諸法悉不可得。云何不可得？所謂誰能證也不可得。云何證也亦不可得。何緣證也亦不可得。彼能作是觀已，如是入滅寂定，分別諸法、亦不分別諸法。何以故？諸法無故。賢護！如火未生，或時有人發如是言：『我於今日先滅是火。』賢護！於意云何？彼人是語為誠實不？」

賢護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賢護：「如是，諸法從本以來畢竟無得，云何於今乃作斯說：『我能證知一切諸法、我能了達一切諸法、我能覺悟一切諸法、我能度脫一切眾生。』於生死中此非正言。所以者何？彼法界中本無諸法、亦無眾生。云何言度？但世諦中因緣度耳。」

「賢護！於意云何？彼如是說得為實不？」

賢護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賢護：「是故，彼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欲成就無上菩提，乃至欲成緣覺菩提、聲聞菩提者，皆應如是觀一切法。作是觀時則入寂定，無有分別、非無分別。何以故？賢護！彼一切法無所有、不生。然彼定有分別即是一邊、定無分別復為一

邊，然此二邊所有是無寂定、非無寂定，無思量處、無分別處、無證知處、無經營處、無聚集處、無思念處、無發起處。賢護！是名中道——所有數事處等但依世諦說故。

「復次，賢護！於彼真實第一義中，若中、若邊皆不可得。何以故？賢護！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本來寂滅，非斷、非常，無有積聚、無有住處、無可依止，無相、無為、無有算數。賢護！彼不可數，云何為有？不可數故，不入於數；不入數故，乃至無有智算名言也。

「賢護！彼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諸如來時，不可執著。何以故？一切法無執著故，以無處所而可執著、亦無根本是可斷絕，除滅根本故無依處。

「賢護！彼菩薩摩訶薩當作如是思惟諸佛現前三昧，若如是見諸如來已，不應取著、不當執持。何以故？賢護！一切諸法不可執持——猶如虛空，體性寂滅。

「賢護！譬如金鎚 chuí 安置火中，善作鑪囊 bǎi，融消鍊冶，熾然毒熱。又如鐵丸新從火出，炎赫熾然，有智之人不應執觸。何以故？鐵流金熾，觸則熾然故。如是，賢護！菩薩觀佛不應取著，其事若此。

「是故，菩薩觀佛色時不應生著；如是，觀受乃至行、識不應生著。又，彼菩薩若觀戒時亦不應著；如是，觀定乃至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亦不應著。何以故？夫取著者，終不能離生死苦法，以是苦法皆由取著故。是故，菩薩觀察如是諸如來時不應生於取著之想。

「賢護！雖無取著，然應懃求諸佛、世尊勝妙功德，所謂佛智、如來智、廣大智、自然智、自在智、不思議智、難稱量智、無等等智、一切智智。若欲求入如是智者，常當精勤思惟、觀察見佛三昧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譬如明鏡與油器，	女人莊飾曜其形，
愚夫於是生染心，	處處馳騁為求欲。
彼於無中顛倒想，	不知是法虛妄生，
彼欲熾火之所燒，	斯婦起欲還自發。
若有菩薩作是念：	『是名無智著我心，
菩提甘露在當來，	我拔眾生出重苦。』
第一義中無眾生，	世間獨有生、老、死，
諸法無形如水月，	豈有菩提而可求？
眾色形貌若鏡像，	如幻、如炎、如虛空，
凡夫著想而受羈 jī，	彼輩雖縛空無實。
若斯智者諸菩薩，	知世顛倒故見真，
了達無人誰受苦，	彼則當成無上覺。
無意分別佛菩提，	其心本來自明淨，
不見生死諸滓 zǐ濁，	彼證真實最勝尊。
一切色法諸無漏，	不可分別妄與空，
滅除諸欲解脫心，	如是知者證三昧。
初念諸佛無相身、	後聞諸法本清淨，
如是思惟無餘念，	證此三昧誠非難。
常作空相而思惟，	即能滅彼微塵聚，
不分別成及與壞，	一切外道失於中。
於一切色無分別，	其眼雖覩不累心，
彼見諸佛如日輪，	法界世間挺超出。
其心清淨眼亦明，	雖勤精進常在定，
彼得多聞不可說，	證此三昧真思惟。
若以不見證三昧，	一切盲者應證知；
亦不以見非不見，	是中外道皆迷沒。

常離相想而思惟，	見彼諸佛清淨心，
如是見已一切觀，	其人速成此三昧。
彼無地水及火風，	亦非空界現前住，
若欲觀察一切佛，	當想處座演妙音。
如我今日宣妙法，	心樂法者觀我身，
彼應無復餘思惟，	唯當想佛說法事。
如是專念莫他觀，	為求若斯多聞故，
一心觀我說此定，	總持諸佛之所宣。
無有一佛在過去、	亦無現世及當來，
唯此清淨微妙禪，	彼不可言證能說。
我於三界無上尊，	為利世間故特出，
念證諸佛菩提故，	宣此三昧無等倫。
若欲身樂及心樂，	求佛功德不思議，
乃至證彼妙菩提，	要當修此勝三昧。
欲淨深廣多聞海，	為眾生故常勤求，
彼應速去諸欲塵，	要當修此勝三昧。
若欲一生見多佛，	見已恭敬復諮詢，
彼應速離勿生著，	要當觀此妙三昧。
是處無欲復無瞋，	亦無愚癡與嫉妬，
又無無明及疑網，	要當住此深寂禪。」

大集經賢護分戒行具足品第七

爾時，賢護菩薩復白佛言：「希有，世尊！乃有如斯最勝三昧。世尊！若諸菩薩捨家出家、深心樂欲說此三昧、亦當思惟此三昧者，彼等應當安住何法而能宣說及思惟耶？」

佛告賢護言：「賢護！若有菩薩捨家出家、深樂廣宣、復欲思惟如是三昧者，彼出家菩薩當先護持清淨戒行、不缺戒行、不染戒行、不污戒行、不濁戒行、不著戒行、不動戒行、不被呵戒行、智者所讚戒行、聖所愛敬戒行，應當念知如是諸戒也。

「賢護！彼出家菩薩云何當得清淨戒行，乃至云何當得聖所愛敬戒行也？賢護！彼出家菩薩應當依彼波羅提木叉成就威儀、成就眾行，乃至成就微塵數等戒行，見已驚怖，清淨活命於諸戒中。當念成就、應信甚深，不得著忍，於空、無相、無願諸法中聞說之時心不驚怖、無有悔沒。賢護！以是因緣，彼出家菩薩成就如是清淨戒行——不見戒行、不著戒行，乃至成就聖所愛敬戒行也。」

爾時，賢護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出家菩薩云何得有如是不清淨戒行、缺戒行、染著戒行、污戒行、依倚戒行、智所訶毀戒行、聖所不愛戒行也？」

佛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有出家菩薩取著色，受持禁戒，修於梵行；如是，取著受、取著想、取著行、取著識，受持禁戒，修行梵行；修行已，作如是念：『我今如是持戒、如是苦行、如是修學、如是梵行，願我未來得生天上或生人間，自在有生受諸果報。』賢護！以是因緣，彼出家菩薩成就如是不清淨戒乃至聖者所不愛戒，是謂為求有故、為有生故、為受欲果故、為生處所故。

「賢護！是故，彼出家菩薩念欲說此三昧、思此三昧者，要當先具清淨戒行乃至成就聖所愛戒，亦念常行檀波羅蜜——所謂最勝施、諸法施、上施、妙施、微妙施、精妙施、無上施——亦常勇猛精進不休、不捨重擔、不忘正念，常行一心，正信清淨，無有嫉妬，不著世間利養、名聞，如法索求以濟形命、恒行乞食不受別請，厭離人間、樂阿蘭若，尊崇聖種、敬

事頭陀，息世語言但論出世，處眾靜默、假言不多，常敬於他不敢輕慢，於一切時常行慙 cán 愧，有恩必知、知恩必報，於善知識常念親近，諸師尊所謹事無違。若聞如是甚深經典，專心聽受終無疲厭，於法師所起慈父心、善知識心，乃至生於諸如來想，以為如是微妙法故、成就無上大菩提故、轉增愛敬尊重心故。

「復次，賢護！若彼菩薩或時至於聲聞人所聞說如是甚深經法，彼法師所無愛敬心、無尊重心、不生慈父想、不生善知識想、不生諸佛想、不生教師想、不能親近承事供養，隨於何所聞是經典，當知是人不能聽受、書寫、解說、令法久住；如是之人若能聽受、若能書寫、若能解說、令法久住，無有是處。

「復次，賢護！若彼菩薩或復至於聲聞人所聞說如是增上妙法，不生愛敬心、不生尊重心，乃至不生諸佛想、不能盡心親近供養者，若能讀誦、若能受持、若能解說、令是經典不速滅者，無有是處。何以故？以不尊重是經典故，是故斯法不久必滅。

「復次，賢護！若彼菩薩或復至於聲聞人所聞說如是微妙經典，生愛敬心、生尊重心，乃起教師想、諸如來想，親承供養即能聽受、亦能書寫、復能解說、能令是經久住利益，斯有是處。

「復次，賢護！若彼菩薩復於聲聞人所聞說如是微妙經典，即於彼所生尊重心、如諸佛想、親近承事、恭敬供養者，如是之人雖未修學如是經典即為修習、雖未解釋即為解說、令是妙法久住世間不毀、不滅，斯有是處。何以故？以能愛敬尊重法故，是故此經久住世間。

「賢護！以是因緣，吾今語汝，是人於是說法師所生愛樂心、生敬重心、生尊貴心，起善知識想、起教師想、起諸佛想，

盡心承事、恭敬供養。賢護！若能如是，是則名為行我所行、受我教誡也。

「復次，賢護！彼出家菩薩必欲解說如此三昧、復欲思惟此三昧者，常當樂行阿蘭若事，不得居處聚落、城邑，捨離朋黨多求之處，不貪衣食、不得貯聚穀米食具、不得受畜財物生資、不得貪求名聞利養，不惜重命、常念捨身，遠離貪著、恒修死想，常行慙 *cán* 愧、不造諸惡，攝受正法無有疑心，常念遠離、不取眾相，當修慈心、勿懷嫌怨，常起慈悲、無行瞋恚，安心喜捨、莫想愛憎，常當經行、破除睡蓋。賢護！出家菩薩若能安住如是法行，則能修學、解說、思惟如是念佛現前三昧也。」

爾時，賢護菩薩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所說經典，甚深甚深、最勝微妙、不可思議。然彼未來諸菩薩等懈怠懶惰，雖聞如是深妙經典，生大恐怖、驚疑退沒、不發歡喜愛樂之心。彼等當復作如是念：『我今當應餘諸佛所乃可修習如是經典。所以者何？我今自知多諸障難，身遇病苦、氣力甚微，寧堪修行如是經典？』世尊！彼輩如是，於甚深法更生放捨、遠離之心，不能發勤勇猛精進、樂欲成就如是經典。

「世尊！爾時亦當有諸菩薩精進勤求專念之者，愛樂是法、勸持是法、攝受是法。若諸法師說是法者，於是法中如法行故，能捨身命，不著名聞、不求利養、不自宣說己身功能、不染衣鉢、不樂城邑，常趣空閑山林靜處。其或聞是微妙法故，生大歡喜，更當具足發勤精進聽受如是微妙法門，常讀誦故、常念持故、思惟義故、如說行故，彼等於未來世諸如來所，非徒直欲求彼多聞、亦無但求在於有處，唯為成就諸功德故，常念勤求精進勇猛。

「世尊！然復應有往昔已曾供養諸佛、宿種善根諸善男子、

善女人輩發大精進，為聞如是微妙法故，更發如是大誓莊嚴：『願我當得乾渴肌膚、散骨消髓、熾然身心、苦行不息，必欲成就如是妙典，終無暫時懈怠懶惰而不聽聞微妙勝法，亦無不思甚深義理，復無捨他不為宣說，而常勇猛行大精進，但為攝受諸菩薩故，聽聞如來如是妙典。』聞已即便生歡喜心。」

爾時，世尊讚彼賢護菩薩言：「善哉善哉。賢護！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今隨喜。賢護！我隨喜故，一切三世恒河沙等諸佛，世尊皆亦隨喜。」

時彼賢護菩薩復白佛言：「若有在家菩薩處於世間聞是三昧，欲自思惟即為他說——乃至一日或經一夜——是人安住幾種行法，當得成就思惟三昧為他說也？」

佛言：「賢護！彼在家菩薩處於世間，若欲修習、思惟三昧——或一日、一夜，乃至一犍gòu牛乳時——者，吾今語汝，彼在家菩薩既居世間，當應正信、不起慳貪，常念行施、隨多少施，當一切施、不求果報，應歸依佛、又歸依法、亦歸依僧，不事天神、亦無禮拜，不生嫉妬、常念隨喜，當須清淨如法活命，不愛兒女、不著妻妾、不染居家、不耽財寶，常樂出家、念除鬚髮、修八關齋、恒住伽藍，常懷慙cán愧、發菩提心、不念餘乘，見有持戒清淨比丘、修梵行者終無調戲、常行恭敬。從誰聞學如此三昧，當於師所生愛敬心、起尊重心、善知識想、生教師想、起諸佛想，一切眾具悉以奉之，常當識恩、恒思報德，以能教我微妙法故。」

「賢護！彼在家菩薩處俗之時，應住如是諸法行已，然後教示如是三昧、如是思惟、如是修習。」

時彼賢護菩薩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今乃為彼出家、在家諸菩薩輩、正信成就、樂深法者，宣說如是無上妙法，令住如是無量法行，然後當得思惟、解說如

是三昧。世尊！如來滅後，如是三昧於閻浮提能廣行不？」

佛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我滅度後，此三昧經於閻浮提四千年中廣行於世，而後五百年末一百歲中——正法滅時、比丘行惡時、誹謗正法時、正法破壞時、持戒損減時、破戒熾盛時、諸國相伐時——當斯之際頗有眾生熾然善根，往昔已曾親近諸佛、供養修行、殖善種子，為彼諸丈夫輩得是經故，此三昧典復當流行於閻浮提，所謂佛威神故，故令彼等於我滅後、聞此經已，歡喜書寫、讀誦、受持、思惟其義、為他解釋、如說修行。」

爾時，賢護菩薩及寶德離車子聞如來說正法滅時，悲泣雨淚，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當於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末百年中——沙門顛倒時、正法欲滅時、誹謗正法時、破壞正法時、持戒損減時、破戒增長時、正法護滅時、非法護增時、眾生濁亂時、諸國相伐時——能於如來所說經典妙三昧中讀誦、受持、思惟義理、為他廣說。何以故？我心無厭，終不知足。是故，我於如來所說修多羅中能聽聞故、能書寫故、能讀誦故、能受持故、能思惟故、能修行故、能廣說故。」

爾時，商主優婆塞伽訶岌多居士之子、那羅達多摩納等，聞如來說未來世中正法壞滅，為正法故悲哀泣淚，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等能於如來所說妙修多羅，及能受持修多羅者，我皆攝護，令得增長。世尊！我今復為如來所說微妙經典作其加護，令得廣宣久住於世。何以故？以是經典能於無量阿僧祇劫多所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世尊！我等得聞未曾有法，至心受持、思惟其義、為他解說、廣行流布。世尊！我今聞此甚深經法，一切世間無有信者，我先為其造善根器，然後為解。」

爾時，眾中有五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部眾等，聞如來說未來世中正法壞滅，為正法故悲泣雨淚，從坐而起，整持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等受持如來正法，然諸大士、善丈夫輩爾時於我當作正依、當作覆護、為我經理，能令我等於如來所說如是甚深修多羅中取真實義、如法修行。唯願，世尊！付囑我等諸善丈夫分明立記。何以故？世尊！我及彼等皆能護持攝受正法及攝受者故。」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放金色光，其明遍照十方世界諸佛國已還至佛所，右遶三匝從頂上沒。爾時，尊者阿難作如是念：「世尊昔來已多微笑，然於笑時必為異事，我今應問微笑因緣。」如是念已，即從坐起，整持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白言：

「其心清淨行無穢，	有大威德巨神通，
一切最尊世中上，	顯現無垢如明月。
無礙聖智解脫心，	迦陵伽聲天中最，
一切異論莫能動，	今忽微笑有何緣？
通達正真為我說，	能多利益兩足尊，
聞是如來微妙音，	一切皆當大歡喜。
諸佛、世尊豈虛笑？	佛復放光有勝人。
誰於斯日獲大利？	是故今應宣笑旨。
誰於今日得證真？	誰於今日受法王？
誰於今日自灌頂？	誰於今日登佛位？
誰於今日利世間？	誰當總宣佛法藏？
誰於佛智得常住？	以是尊應顯笑緣。」

爾時，世尊即以偈告長老阿難曰：

「阿難！汝見大集不？攝護五百從坐起，

身心歡喜發誠言：
此等一心瞻察我：
咸於我前興大誓：
復有八輩從坐起，
彼於末世法壞時，
我今告汝如是言，
是輩非於一佛所，
我觀往昔無量世，
八人為首從坐起，
前此八萬億由他，
心得解脫大名稱，
今復於我勝法中，
教化無量菩薩眾，
此等於我滅度時，
善持我斯諸佛事，
平地造塔或在山，
斯等依仗於此經，
後雖轉生於人間，
善持我斯菩提事，
或時為法至他國，
得已轉授眾多人，
求法精誠無懈怠，
降伏一切諸外論，
時世無能受斯經、
唯有此輩五百賢，
復此八士諸菩薩，
樂恒廣宣多利益，

『我輩當來獲斯法。』
『我於何時亦復然？』
『我輩當來證斯道。』
五百上首此為尊，
為世間法故宣說。
於此眾中無礙智，
起立合掌敬諸尊。
八萬諸佛皆現前，
還為護持是妙法。
復值如是數諸佛，
彼時此輩已攝持。
能為攝護利益首，
斷除嫉妬諸大人。
取我舍利興供養，
安置篋笥 sì 遍十方；
付囑天、龍及金鳥，
壽終皆得生天上；
而常不離勝家姓，
還發大願隨本心。
恒值如是深妙典，
以歡喜心除嫉妬。
輕財、賤命，豈愛身？
常以妙法惠施彼。
亦無讀誦轉教人，
今於我前從坐起。
當來北天授斯法，
弘是甚深修多羅。

此八正士為上首，
遠離嫉妬棄名聞，
如是比丘及尼輩，
巧智無妬登法師，
彼不思議神德具，
得微妙樂除眾苦，
此等從今捨命已，
一切生中常和合，
既捨一切惡趣生，
功德不可知邊際，
復當得見彌勒佛，
恭敬供養利益他，
彼時此輩恒集會，
為此諸佛妙菩提，
於後末世法壞時，
如是所處恒修行，
所可於此賢劫內，
彼一切處護是經，
將來億數多諸佛，
斯皆供養廣修行，
其有在前成菩提，
而或於先取滅度，
今此賢護大菩薩，
商主耆多、伽摩那，
於彼亦受無上經，
妙算不能盡其形，
若有眾生得聞名，

彼五百數復無增，
來世當授廣大法。
諸優婆塞、優婆夷，
當成正覺大威德。
百福之體相莊嚴，
長拔三毒煩惱根。
終不受生惡道中，
所遇菩提最勝事。
亦能永離諸難處，
如是無量受多福。
於彼常起和合心，
唯求無上菩提故。
承事超世兩足尊，
當度生死登彼岸。
彼等亦常持此法，
遇彌勒世事若斯。
廣為利益世間燈，
安住三世無所畏。
不可思議難得邊，
常護如是勝佛事。
彼彼咸同修供養，
我住多世那由他。
及是寶得出眾珍，
當見恒沙無數佛。
前已經歷多劫數，
無量億劫誰能知？
或於覺時及睡夢，

能發勇猛師子吼，
若有眾生但聞名，
一切作佛無疑慮，
其所受法不思議，
利益廣大無窮盡，
彼過去佛難思量，
此輩於彼廣行施，
彼諸功德不可數，
於菩提中無增減，
阿難！若人護此經，
汝應決定興愛敬，
阿難！若人持此經，
淨持禁戒捨睡眠，
我毘尼處說木叉，
若能頭陀不捨離，
一切別請盡能捨、
師所常起諸佛心，
貪、恚、癡患先覺知，
情無垢著念無為，
清淨意處無可染，
一心專念如來身，
若有菩薩在居家，
受持、讀誦口業成，
恒應修持五種戒、
常住寺廟捨資生，
不當耽著眾婦妾、
住優婆塞行羞慚，
彼輩皆得天人尊。
直能信敬及隨喜，
何況供養於彼身？
壽命、住法亦無量，
功德、智慧不可知。
清淨持戒恒沙數，
唯求無上佛菩提。
多劫宣說莫能窮，
常念護持是經法。
書寫、讀誦、及憶念，
終不離是五百中。
自當勤心求堅固，
決定得斯妙三昧。
諸比丘學居蘭若，
得此三昧定無疑。
凡是美味皆斷除，
誰云不證斯三昧？
我慢、嫉妬咸遠離，
讀誦、思惟勝三昧。
調伏諸根息怨嫌，
讀誦、受持妙三昧。
心常堅住出家事，
心常念學此三昧。
亦常數受八戒齋，
讀誦、思惟此三昧。
勿愛兒女及珍財，
但當憶持此三昧。

莫於他所起害心，
無處可著住於忍，
莫於財物生執著，
無處染著安彼忍，
若比丘尼求此經，
調戲、貢高及我慢，
應發精進破睡眠，
心愛樂法淨命存，
心常不共貪欲俱，
不以魔縛繫眾生，
無以諂曲有所為，
莫行兩舌離別他，
男女聲色不繫念，
於教師所生佛想，
所生永離眾惡道，
破除三有諸障難，
唯思除去諸調戲，
但念思惟此三昧。
花香、塗粉及諸鬘，
但當受持此三昧。
當勤歸敬除嫉妬，
證彼菩提亦不難。
一切諸求皆當斷，
唯當讀誦此三昧。
莫起恚恨無迫惱，
唯當受持此三昧。
勿貪好衣及塗薰，
唯當受持此三昧。
寂絕無諸邪念事，
唯當受持此三昧。
於佛法中不空信，
要當受是三摩提。」

賢護菩薩所問經卷第三

大乘大集經賢護分卷第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稱讚功德品第八

爾時，賢護菩薩及寶得離車子、善商主長者伽訶岌多居士子那羅達多摩納、水天長者與五百徒眾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即以五百上服奉覆世尊，復以多種供具供養世尊，心樂法故各以己身奉承如來。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是賢護菩薩當於彼等五百徒眾而作義師，說諸法要，教化慰喻，令彼歡喜。以歡喜故，彼輩即得隨順之心、真實之心、清淨之心、離欲之心，除諸煩惱，無復蓋纏。」

時五百人一心合掌，恭敬頂禮，退住一面。

爾時，賢護即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而能得此念佛三昧也？」

爾時，世尊告賢護言：「賢護！若菩薩摩訶薩具足四法，得是三昧。何等為四？一者、不著一切外道語言，二者、不樂一切諸愛欲事，三者、常不遠離頭陀功德，四者、常厭三界諸有生處。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四法得此三昧。

「復次，賢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受持是三昧典、或時復能為他解說，現前即獲五種功德。何等為五？一者、一切眾毒不能損害，二者、一切兵仗不能破傷，三者、一切諸水不能漂沒，四者、一切猛火不能焚燒，五者、惡王、縣官不能得便。所以者何？由是三昧慈心力故。

「賢護！若彼善男子、善女人一心勤求是三昧時、讀誦受持是三昧時、思惟修習是三昧時、為他解釋是三昧時，若有眾

毒、及以兵仗、一切水、火、惡王、縣官能傷害者，無有是處。

「復次，賢護！假使世間壞劫之火，世界炎赫、天地洞然，若彼受持此三昧典諸善男子及善女人，設令墮落大劫火中，三昧威神，彼火即滅。賢護！又如甕水能滅小火；如是，賢護！假使持經諸善男子及善女人落彼火中，三昧力故，大火隨滅，若不滅者無有是處。

「復次，賢護！若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經時，若被惡王、若惡官、若劫賊、若師子、若虎、狼、若蛇毒，若能作障礙者，無有是處。又，設彼等行是經時，若被夜叉、若羅刹、若餓鬼、若鳩槃荼、若毘舍闍，乃至一切非人能為障礙，亦無有是處。又，若彼男子、女人讀誦經時、正思惟時、為他說時、入三昧時、行梵行時，若失衣、若失鉢，乃至有諸障礙事者，無有是處——唯除宿殃不可轉者。

「復次，賢護！若彼受持三昧經典諸善男子、善女人輩，若患眼、若患耳、若患鼻、若患舌、若患身、若患心，復有諸餘種種患難，乃至命難、梵行難者，亦無是處。

「復次，賢護！若彼男子、女人於此經中得如是聞、得如是見、得如是知、如是具足已，若不值佛、若謗正法、破和合僧、背佛菩提者，亦無是處。賢護當知，即彼持經男子、女人，如上諸事莫能為礙——唯除宿殃不能轉耳。

「復次，賢護！彼善男子、善女人持是經者，常為一切諸天稱讚、亦為一切諸龍稱讚、又為一切夜叉稱讚、又為一切乾闥婆等之所稱讚、又為一切阿脩羅等之所稱讚、又為一切迦樓羅等之所稱讚、又為一切緊那羅等之所稱讚、又為一切摩睺羅伽之所稱讚、又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稱讚、又為一切四大天王之所稱讚、又為一切帝利天王之所稱讚、又為一切大梵天王之所稱讚；如是，乃至常為一切諸佛、世尊之所稱讚也。

「復次，賢護！又，彼諸善男子、善女人持是經者，常為一切諸天愛敬；如是，乃至常為一切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之所愛敬；又為一切四天大王之所愛敬；如是，常為一切帝利天王乃至一切大梵天王之所愛敬；如是，常為一切諸菩薩輩乃至一切諸佛、世尊之所愛念也。

「復次，賢護！又，彼諸善男子及善女人以經力故，常為一切諸天守護；如是，常為一切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及人非人之所守護；又為一切四天大王，如是，帝利天王乃至大梵天王之所守護；如是，當為一切諸菩薩輩乃至一切諸佛、世尊悉皆覆護十方世界無量阿僧祇世界中現持法者。

「復次，賢護！又，彼諸善男子、善女人以經威力故，一切諸天皆欲見之；如是，一切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及人非人等皆思欲見；又彼一切四天大王，如是，一切帝利天王乃至一切大梵天王皆思欲見；如是，一切諸菩薩輩乃至一切諸佛、世尊各欲見之。

「復次，賢護！又，彼諸善男子、善女人以經威故，一切諸天常至其所親見其形，令彼觀覩；如是，一切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見其形，隨宜利益；又彼一切四天大王、帝利天王乃至一切大梵天王等皆親臨視；如是，一切諸菩薩輩乃至一切諸佛、世尊——非但晝日、或於夢中——為現形像、自稱名號、摩頂慰安、稱揚勸發也。

「復次，賢護！又，彼諸善男子、善女人雖未曾聞諸餘經典，以是三昧威神力故，自然有人來至其所乃至夢中為其宣說，令彼得聞、憶持不失也。

「復次，賢護！我若說彼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暫持三昧微妙經典所得功德，設經劫數終不能盡，我之智辯雖復無窮亦不能說，何況彼輩聞此三昧依教修行、如法而住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而說偈曰：

「若人有能解釋斯，	諸佛大寂勝三昧，
假令我今說功德，	猶彼恒河取一沙。
若能為他說三昧，	水不能溺、火不燒，
刀杖、毒害所不傷，	王賊、惡官不得便；
若能讀誦三昧經，	不畏一切恐怖事，
如彼大蛇、諸大毒，	此等經力能滅除。
若有受持是經典，	不畏一切諸惡人、
夜叉、羅刹及諸龍，	彼徒終無得其便；
若常守護供養者，	便在蘭若為朋類，
師子、虎、狼、諸獸等、犀牛、豺豹及野干。	
若能護持此三昧，	彼有威力不可當，
遠離一切惡心人、	及諸夜叉噉精氣。
若能解說此三昧，	彼無諸病及障災，
所生報眼終不衰，	言詞清妙有大辯。
若人證知深寂禪，	身體雄健無眾病，
一生永絕諸惡色，	後終不畏地獄道。
若有能讀三昧典，	諸天守護及龍、神，
夜叉、羅刹與怨仇，	彼雖惡臨不驚懼。
若能為他說斯經，	人、龍、夜叉皆歡喜，
諸天晝夜常歌歎，	一切世尊愛若子。
若人為他常轉讀，	一切法中無有疑，
彼諸容色無等倫，	豈於菩提有退減？
若能轉教諸眾生，	遭值惡王、民人亂，

時年亢旱穀價貴，終無受弊及飢荒。
若人解說此三昧，所有功德不思議，
假雖魔嬈諸眾生，不能動斯一毛髮。
我前說彼持經人，眾患、恐怖及煩惱，
彼終不能加損害，唯除往業先定殃。
若有護持於此經，是則於吾為長子，
我已稱讚於彼等，當來之世亦復然。
若能護持如斯法，自應恒發歡喜心，
咸共宣通勿放捨，我今為汝如是說。」

大集經賢護分饒益品第九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我念往昔過於無量阿僧祇劫時，有一佛號無畏王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當爾之時，有長者子名須達多，與二萬人俱詣彼佛無畏王所。到已，頂禮彼世尊足；敬禮畢已，退坐一面。時須達多即便請彼無畏王如來廣宣如是三昧深義。

「賢護！爾時彼無畏王如來、應供、等正覺知長者子有深信心、樂欲聽聞如是三昧，應時隨順而為敷演。賢護！時須達多於彼佛所聞三昧已，讀誦、受持、思惟其義、即如說行。既修行已，還即於彼無畏王如來法中捨家出家，剃除鬚髮，服袈裟衣。經八萬歲思惟、住持如是三昧，又復在彼無畏王如來所聞一切法皆悉受持。是後復經諸如來所聞說斯法亦皆能持，於諸佛所種諸善根、能廣成就不思議已，然後捨命即得上生三十三天同受果報。

「即彼劫中還復值遇第二如來——而彼如來從刹利生出家成道——名曰電德如來、應供、等正覺，而復於彼電德如來法中出家修行，經八萬四千歲還復思惟如是三昧。而更值遇第三如來——彼第三佛於婆羅門家生已亦出家成道——號曰光王如來、應供、等正覺，復於彼如來所出家修行，亦於八萬四千歲中常得思惟如是三昧。賢護！時彼長者子須達多自是之後，過百餘劫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賢護！汝應當知，爾時彼長者子須達多者豈異人乎？即彼過去然燈如來、應供、等正覺是也。賢護！是故當知，彼長者子須達多者，以有如是愛樂法故、復有如是求法行故，能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復次，賢護！汝今當觀是三昧王為諸菩薩及眾生輩而作幾許大弘益事，所謂當得一切諸佛智地故、復能攝受一切諸佛多聞海故。賢護！是故，汝等當應勤求如是三昧，常樂聽聞、讀誦、受持、思惟、修行；既聞受已，當復為他讀誦、受持、解釋義理、令他勤求、咸得聞受、正念思惟、如說修行。所以者何？賢護！若能勤求、讀誦、受持、正念修行、廣宣流布是三昧者，不久當得證諸佛智、諸如來智、大自在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無等等智、一切智智，乃至得彼不共他智故。

「賢護！若復有人能善宣說，彼應正言：『今此三昧即是一切諸菩薩眼、諸菩薩父、諸菩薩母，能與一切諸菩薩輩諸佛智者。』賢護！如是說者，是為善說時善說是三昧也。

「賢護！若復有諸男子、女人能善說時，彼當正言：『是三昧者，即是佛性、即是法性、即是僧性、即是佛地、是多聞海、是無盡藏頭陀、是無盡藏頭陀功德、是無盡藏諸佛功德、是無盡藏能生深忍、是能生大慈、能生大悲、能生菩提也。』賢護！是為彼能善說時說是三昧也。

「賢護！若復有人能善宣說是三昧時，彼應正言：『是三昧王能破一切諸法黑闇、能作一切大法光明。』賢護！是為彼能善說三昧也。」

「賢護！汝宜觀此菩薩念佛現前三昧為諸眾生作大利益，乃至一切諸菩薩輩住於此土，遍見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到諸佛所恭敬禮拜、聽聞正法、供養眾僧，亦不貪著。賢護！以是義故，諸菩薩等若欲成就三昧王者，常當專心精勤觀察彼四念處。賢護！云何菩薩觀四念處？賢護！菩薩摩訶薩常當專心觀察身行，畢竟不見一切諸身；常當專心觀察受行，而亦不見一切諸受；常當一心觀察心行，而亦不見一切諸心；常當一心觀察法行，而亦不見一切諸法。賢護！如是等事誰能信者？唯彼漏盡阿羅漢及以阿毘跋致諸菩薩等。」

「賢護！是中一切愚惑凡夫於彼念佛現前三昧，常當思惟諸佛、世尊，不得生著；又亦思惟諸佛、世尊說如斯法，而亦不著；又亦思惟：『我聽聞法，一切所為皆不得著。』何以故？賢護？諸法皆空，本來無生故。賢護！諸法不可念，無念處故。賢護！諸法遠離，絕心想故。賢護！諸法不可執持，真如無得故。賢護！諸法無染，如虛空故。賢護！諸法清淨，遠離眾生故。賢護！諸法無濁，因緣滅故。賢護！諸法無為，福伽羅不可得故。賢護！諸法即涅槃相，本性清淨故。賢護！諸法無所有，一切物不可得故。」

「賢護！是故，諸菩薩等若欲思惟此三昧者，不可異相而能得入，無得相故；得見諸佛、正念諸佛，和合相應；亦得思惟助菩提分，念聞正法；思量分別選擇菩提分，而不見自身亦不證諸法。所以者何？賢護！是中不可以色相故而得見佛、不可以聲相故而得聞法、不可以希望心成就檀波羅蜜、不可以樂著諸有具足尸波羅蜜、不可以慳悋祕法而得涅槃、不可以深著

福伽羅想而獲多聞、不可以攀緣諸行而能遠離諸事、不可以樂著住處而得證果、不可以隨順貪愛誡諸過非、不可以常樂鬪諍成就諸忍、不可以常行惡業而得善果、不可以聲聞乘人而證菩薩念佛三昧，亦不可得諸菩薩忍、亦不可以嫉妬取著而得空三昧、亦不可以行愛欲而入奢摩他、亦不可以懈怠懶惰證諸聖道，乃至不可以不捨異念諸物而能成就思惟也。

「賢護！是故，我今以此三昧付囑世間諸天王輩受持守護，亦付於汝當來宣布，勿令斷絕。」

於是世尊說斯法時，有八那由他欲色界諸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無量百千人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然而斯輩皆於未來過恒沙劫盡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同一號，名正解脫如來、應供、等正覺，住世教化、壽命亦等。」

「賢護！以斯初發菩提心故，尚得如是無量功德具足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復我昔行菩提時供養我者，彼寧不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賢護！復有無量無邊眾生聞說此法得淨智眼、復有八百諸比丘等於諸漏中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誰當受持此三昧？	彼於福聚不可量，
斯等戒行無塵垢，	本心清淨猶如鏡。
誰當受持是三昧？	多聞深廣無邊崖，
智慧自然無缺減，	功德盛滿若明月。
誰當受持是三昧？	得覩諸佛不思議，
智慧觀察希有法，	不思議人皆守護。
誰當受持此三昧？	曾見無量諸世尊，
彼佛說法難稱量，	皆當奉承修供養。

誰能受持此三昧？ 彼為世間作燈光，
大悲如斯拔眾生， 所有世尊悉供養。
誰能受持此三昧？ 未來無數諸聖尊，
若有菩薩欲見者， 清淨信心修供養。
誰能受持此三昧？ 彼勝得利難思議，
善能下生於人間， 常得出家善求食。
誰能護持此三昧？ 彼受多福不思議，
復能住持於將來， 獲斯功德最後利。」

大集經賢護分具五法品第十

爾時，賢護菩薩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明日食時臨顧我家受我供養，憐愍我等諸眾生故。」

世尊默然受賢護請。時彼賢護知佛受已，頂禮尊足，右繞三匝於是辭還，遂復詣彼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所。到已，頂禮波闍波提比丘尼足而即白言：「願阿梨耶及諸尼眾憐愍我故，受我明朝所設微供。」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默然受請。賢護知己，頂禮辭還。

時彼賢護復詣寶德離車子所語寶德言：「寶德！汝來，汝之所有親戚、眷屬、朋友、知識及此會中優婆塞眾，乃至一切王舍大城及以自餘城邑聚落諸新來者，為我請曰，受我明朝所設飯食。」

爾時，寶德離車童子受賢護言，即告會中諸優婆塞、親戚、眷屬等曰：「仁輩當知，彼賢護菩薩令我告汝：『明日食時受我

微供。』』

爾時，賢護菩薩、寶德離車子，及善商主長者伽訶岌多居士子那羅達多摩納、水天長者，并及一切諸餘眷屬、朋友、知識等，頂禮佛足已，還彼賢護菩薩舍宅。到已，佐彼賢護經營，即於其夜約勅家人辦具諸種精妙上饌——所謂世間凡可食噉、色香美味百物備有——乃至外國遠來貧窮乞丐亦為辦具種種精膳而供給之，與諸大眾一等無異。所以者何？凡諸菩薩心無憎愛、不敢輕他，於諸眾生皆平等故。

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乃至忉利天王釋提桓因，四大天王提頭賴吒等，及彼善德天子與諸眷屬，咸為人身贊助其事，欲令賢護菩提果報速成就故。

爾時，賢護與諸眷屬、善友、知識等，掃灑其家乃至王舍大城街巷、道路，處處皆悉懸妙幡蓋、廣設種種諸莊嚴具而莊飾之，又以諸種微妙華香布散其地，復燒世間第一名香而為供養。

時彼賢護如是莊嚴王舍大城及妙食已，於明旦時與諸眷屬詣世尊所，頭面禮敬而啟白言：「世尊！我事已辦，願知此時。」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為賢護故——著衣持鉢，與彼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人大眾左右圍遶，向彼賢護菩薩舍宅。

於是賢護發如斯念：「我家隘小，不受多眾。自非世尊威靈加護，令宅寬廣、盡為琉璃，令諸城內一切人民莫不明見，亦令今此天人大眾隨意受用無所乏少，不亦快乎？」

爾時，世尊知彼賢護心所念已，即以神力令其家宅嚴麗寬廣、所有眾具變成琉璃，亦令城內一切人民皆得覩見分明顯了，足令大眾隨意用之。

爾時，世尊入賢護宅，隨其床座安詳而坐，亦令一切諸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人天大眾隨其部類次第而坐。

時彼賢護及寶德離車子、善商主優婆塞伽訶岌多長者子、那羅達多長者子，既見世尊與彼四部天人大眾皆安坐已，於是賢護躬以自手持最妙食奉上世尊；世尊受已，然後授與諸四部眾及與一切天人大眾種種上妙香美味食，咸令自恣，悉皆豐滿。如是，一切飯食斯畢，澡手、漱口，乃至洗滌鉢器、持舉皆竟，賢護於是別置小座，在世尊前頭面頂禮，然後退坐一心瞻仰。

爾時，世尊即為賢護菩薩及寶德離車子、善商主優婆塞伽訶岌多長者子、那羅達多摩納等，乃至四部天人大眾等，如應說法令其解知、開導慰喻令其歡喜，然後與諸比丘、比丘尼、天人大眾歸還本所。

時彼賢護菩薩後食畢已，將諸眷屬、善友、知識及百千眾左右圍繞至世尊所恭敬禮拜，退坐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當能證此現前三昧？」

佛言：「賢護！菩薩若能成就五法則便得此現前三昧。何等為五？所謂：一者、具甚深忍，滅除至盡；二者、實無所盡、無有盡處；三者、本無有亂，滅除諸亂；四者、本無有垢，滅除諸垢；五者、本無有塵，斷離諸塵。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無生忍故而能得此現前三昧。

「復次，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法能得三昧：一者、深厭諸有，不受諸行；二者、一切生處念菩提心；三者、所生常見諸佛、世尊；四者、終不耽著陰界諸入；五者、終不愛著受欲樂事。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五法成就三昧。

「復次，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法能得三昧：一者、常當思念無邊際心；二者、常能善入禪定思惟；三者、分別思惟一切諸法；四者、於諸眾生無有諍心；五者、常以四攝攝受眾生，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

足五法成就三昧。

「復次，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法能得三昧：一者、於諸眾生所常行慈心；二者、於一切時念修聖行；三者、常行忍辱，見破戒者恒生敬心；四者、於自和上阿闍梨所不說己能；五者、於一切處不敢輕他。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五法則能證是現前三昧。

「復次，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法能得三昧：一者、常依聖教，如說修行；二者、清淨意業，滅身、口惡；三者、清淨戒行，斷除諸見；四者、常求多聞，深信諸善；五者、常念如來、應、等正覺。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五法則能獲得現前三昧。

「復次，賢護！菩薩摩訶薩復有五法能得三昧：一者、常行大施，能為施主，不起慳貪，心無嫉妬，弘廣心施，純直無諂。於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孤獨、一切乞人無所愛惜、無有勝上可重之物而不施者——所謂一切微妙飲食、名衣上服、第一房舍、諸種敷具、燈燭、花香，凡所受用皆悉捨之。雖常行施而不求報，憐愍一切無疑惑心，既施之後終無變悔。二者、常為施主而行法施，所謂常為眾生說如斯法，所謂第一、最上、最勝、最妙、最精。修行如是大法施時，能出一切無礙辯才，文義次第相續不斷。如來所說甚深法中皆能安住、成就深忍。或時被他誹謗、罵辱、捶擊、鞭打，終無瞋恨、穢濁毒心，亦無驚懼、種種苦惱，而心無畏、常懷歡喜。三者、若聞他說此三昧時，至心聽受、書寫、讀誦、思惟其義、廣為他人分別演說，令是妙法久住世間，終無祕藏使法疾滅。四者，常無嫉妬、遠離諸惱，棄捨蓋纏、斷除塵垢，不自稱譽、亦不毀他。五者、於諸佛所常重信心、於諸師長常行敬畏、於知識處常生慚愧、於諸幼稚常懷慈憐、乃至受他小恩尚思厚報，何況人有重德而

敢輒忘？常住實言，未曾妄語。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五法則能獲得如是三昧。」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若於深法心欲樂，	厭離一切諸後有，
智者不願一切生，	若能如是得三昧。
不用一切諸外論。	乃至語言不聽受，
永斷世間諸五欲，	若能如是證三昧。
清淨持戒住梵行，	所生不念諸女人，
深厭五欲真佛子，	若能如是證三昧。
常行大施不求報，	亦無住著悔恨心，
一捨已後不重緣，	唯當攝念思諸佛；
憐愍眾生行施時，	決定除疑無變退，
安住調柔而修施，	若能如是得三昧。
若於財施為大主，	無有憍慢、嫉妬心，
行一切施常踊躍，	若能如是得三昧。
又於法施為上首，	善解微妙修多羅，
能知甚深寂滅法，	若能如是得三昧。
安住甚深諸法中，	善能堪忍無嫉妬，
雖被過罵無惱恨，	若能如是得三昧。
或時聞說此經典，	書寫、讀誦、巧廣宣，
唯為法住利世間，	若能如是得三昧。
於諸法中不祕慍，	不求利養及名聞，
但為紹隆諸佛種，	若能如是證三昧。
遠離睡眠與衰惱，	除斷嫉妬及蓋纏，
不自稱讚輕毀他，	能滅我相得三昧。
正信諸佛及法、僧，	常行誠心無欺誑，
不忘一切諸恩報，	彼證三昧無艱難；

若能真說無妄言， 凡有所行亦不失，
所作雖微獲報廣， 彼於證法無障礙。
若人有能具斯法， 清淨持戒護有恩，
彼得菩提尚不難， 何況甚深微妙定？」

大集經賢護分授記品第十一

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我念往昔過於無量阿僧祇、復過無量阿僧祇劫，初於然燈佛、世尊所聞此三昧；聞已，即證如斯三昧，見諸如來常現在前；從是已來經於無量阿僧祇諸世尊所，皆受是經、修行供養。彼佛、世尊授我記曰：『摩訶！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賢護！汝輩亦當專精、一心思惟、修習如斯聖法——非是凡夫所見境界——甚深寂靜眾相滅處；如是學已，未來自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艱難，如我不異。汝等當知，若有安住是三昧者，自然當得近大菩提。」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我昔遇彼然燈佛， 見已即得三摩提，
從是常覩諸如來， 具足功德大名稱。
汝但多集諸功德， 一心專念即得成，
若人能行此法中， 當得無上菩提道。」

大集經賢護分甚深品第十二

爾時，賢護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思惟如是三昧？」

佛言：「賢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念欲思惟此三昧者，

觀彼色時不應取著、於彼聲中不應取著、於彼香中不應取著、於彼味中不應取著、於彼觸中不應取著、於諸法中不應取著、於諸生中不應取著、於一切處不應取著，於是法中當起真實大慈行也。是中何等名為三昧？所謂於一切法中如法行故。

「若諸菩薩觀念處時，當應如是：觀察身行終不分別見身行處、觀察受行亦不分別見受行處、觀察心行亦不分別見心行處、觀察法行亦不分別見法行處，菩薩當應如是觀察思惟三昧。何以故？賢護！彼菩薩觀身行時，於身不起思惟分別；觀受行時，於受不起思惟分別；觀心行時，於心不起思惟分別；觀法行時，於法不起思惟分別故。所以者何？一切法不可得故。如是，諸法既不可得，云何當有分別思惟？賢護！是故，一切法無有分別；無分別者，無有思惟；無思惟者，當知彼中無法可見。賢護！無可見故便為無礙，一切法中無障礙故，即是菩薩現前三昧。菩薩成就是三昧故，即得覩見無量無數過阿僧祇諸佛、世尊，并所宣說皆悉聽聞，聞彼法已咸能受持彼諸如來、應、等正覺所有一切無礙解脫、解脫知見，亦即能得彼無礙智。

「復次，賢護！菩薩觀察四念處時，無法可見、無聲可聞；無見聞故，則無有法可得分別、亦無有法可得思惟，而亦復非瞽 gǔ、盲、聾類，但是諸法無可見故。是故，觀時不生住著而見諸道；思惟道故，即於諸法無有疑網；無疑網故，見佛、如來；見如來故，永離迷謬；無迷謬故，知一切法終無可見。何以故？菩薩若有如斯見者，則取彼見；取彼見故，則取法相；取法相故，則取事業；取事業故，則見眾生；見眾生故，則見壽命；見壽命故，則見富伽羅；見富伽羅故，則見諸陰；見諸陰故，則見諸入；見諸入故，則見諸界；見諸界故，則見諸相；見諸相故，則見諸物；見諸物故，則見彼因；見彼因故，則復見緣；以見緣故，則便求取；以求取故，則有有生。何以故？

賢護！一切諸法終不可取。無可取故，菩薩於彼一切諸法不思、不念、不見、不聞。

「賢護！終不如諸外道、若外道弟子取著富伽羅及以我見也。賢護！菩薩終不作如是見。云何見？菩薩見者，如如來見，終不退轉；菩薩見如辟支佛見、如阿羅漢見，菩薩當應作如斯見。如斯見故，不憶、不念、不見、不聞；以不憶念及見聞故，滅諸妄想，即得思惟如斯三昧也。

「復次，賢護！譬如虛空，本無形色，不可觀見，無有障礙、無所依止、無有住處，清淨無染亦無垢濁；諸菩薩輩見一切法亦復如是，所謂於彼有為、無為一切法中，無有處障礙，乃至亦無處所，以眼清淨無障礙故，一切諸法自然現前。彼諸菩薩如是念時即見諸佛，其所莊嚴狀如金輦、具足威儀如百千光、炎赫斯照如秋滿月、眾星圍繞如轉輪王、軍眾熾盛如天帝釋、四輔中尊如大梵王、處彼天座如師子王威伏眾獸、如鮮白鵠處空而飛、如須彌山王安住大海、如大雪山出諸良藥、如鐵圍山攝持猛風、如彼水界住持大地、如大風輪淨虛空界、如須彌頂壯麗天宮。如是，賢護！彼諸如來、應、等正覺以智德光照明一切三千大千諸佛世界，其事若此。

「賢護！彼諸菩薩於正觀中復如斯念：『而諸如來有所宣說，我昔聽聞；聞已，讀誦、受持、修行。』如是念已從三昧起，如彼定中所聞諸法，思惟其義、為他宣說。

「賢護當知，是三昧王為諸菩薩作斯利益，能與如是諸功德聚，所謂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也。賢護！是故，若彼善男子、善女人隨欲求證無上菩提，當應聽聞如是三昧；聞已，書寫、讀誦、受持、修習思惟、廣為他說，令是妙法流布世間。」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諸佛清淨離塵垢， 功德深廣無所依，

鍾鼓鏗鏘眾妙音，萬種咸備修供養。
布散諸種超世香、精異花鬘上寶蓋、
然燈供養眾塔廟，所為求此三摩提。
佛法甚深難可見，開示世諦令人知，
彼如自性初不遷，汝當隨順智無礙。
猶日、月、天初出時，帝釋佐天三十二，
眾具莊嚴實周普，求彼三昧亦復然。
譬如梵天處梵眾，威儀寂靜功德圓，
勇猛精進不可稱，彼求三昧亦如是。
又如醫王處世間，給施病者眾妙藥，
隨順諸佛清淨心，初未曾離本空性。
譬如雪山、諸山王，煒燁同於轉輪帝，
亦如寶輦妙莊嚴，彼見諸佛眾相滿；
又猶鵠王絕明白，處空自在無礙遊，
如是諸佛金色身，世尊真子如斯念。
無垢三昧淨智燈，能破大冥諸黑闇，
彼除一切眾物想，念諸佛智無礙光。
諸垢消滅無瞋毒，無明清淨妙智人，
若能觀是無自他，彼終無有諸色相。
無疑惑中淨智生，悉能斷斯諸有見，
亦已滅亡陰界想，聞法除惱得清涼。
比丘當知諸佛子，及以清淨比丘尼，
彼優婆塞優婆夷，若能念此得三昧。」

賢護菩薩所問經卷第四

大乘大集經賢護分卷第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現前三昧中十法品第十三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有比丘樂欲修習此三昧者，先當思惟彼無相想；既思惟已，我慢不生。賢護！除慢高已，心意泰然，遠離眾相。爾時即應為他宣說如是三昧，不應起諍。是中云何名為諍也？所謂妄想、誹毀，即謗於空名為諍也。賢護！是故，彼比丘以無諍故，當能修學、為他宣說此三昧也。」

「賢護！有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修學、為他解釋此三昧者，應當具足成就十法，然後為他解斯三昧。何等為十？所謂：一者、彼諸善男子、善女人先摧我慢，起恭敬心；二者、知恩不忘，心常念報；三者、心無倚著，亦無嫉妬；四者、除斷疑惑及諸障礙；五者、深信不壞，繫念思惟；六者、精進勤求，經行無倦；七者、常行乞食，不受別請；八者、少欲知足，調伏諸根；九者、正信甚深無生法忍；十者、常念：『誰所有是三昧？』即於彼師生諸佛想，然後修習如是三昧。賢護！是為彼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如上十種法已，應當修習如是三昧、亦令他人受持、讀誦。」

「如是行者當得八事。何等為八？一者、畢竟清淨，於諸禁戒無毀犯故；二者、知見清淨，智慧和合，不與餘相應故；三者、智慧清淨，更不復受諸後有故；四者、施與清淨，不願一切諸行果報故；五者、多聞清淨，既聞法已畢竟不忘故；六者、精進清淨，於一切時求佛菩提故；七者、遠離清淨，於一切名利不染著故；八者、不退清淨，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初不動搖故。賢護！是為彼善男子、善女人所獲八法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說偈曰：

「智人不起有相想，	亦當除慢及我心，
於深忍中無取著，	彼能速宣此三昧；
空中本來滅諍根，	涅槃無相大寂定，
於佛無嫌不謗法，	彼能速宣此三昧。
智者不興妬嫉意，	念佛知恩及法、僧，
所生降伏無遷移，	如是寂靜持三昧；
無有嫉妬亦無疑，	思惟深法真實信，
精進不懈離諸欲，	彼能如是得三昧。
常行比丘乞食法，	捨諸別請況求財，
斷除垢染證真如，	彼能如是得三昧。
誰能有此三摩提？	我應聽受廣流布，
於教師所起佛想，	彼能如是得三昧。
若人修行此三昧，	當具功德超世間，
彼應速受八種法，	稱諸佛心淨無垢。
持戒清淨無有邊、	三昧菩提及勝見，
彼能清淨諸有中、	住以最妙功德聚。
智慧清淨不受有，	布施離垢入無為，
得彼多聞未曾忘，	其為智人功德藏。
勇猛精進得菩提，	於世名利不貪染，
若諸智者善行此，	彼入無上深妙禪。」

大集經賢護分不共功德品第十四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賢護！彼諸菩薩摩

訶薩復當成就十八不共法。何等名為不共法也？所謂如來初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般涅槃，於其中間如來所有三業智慧為首，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一切意業隨智慧行；又，諸如來知見過去無有障礙、知見未來無有障礙、知見現在無有障礙；又，諸如來所為無有錯誤、言無漏失、意無忘念、無別異想、常在三昧、無不知已捨；又，諸如來意欲無減、精進無減、禪定無減、智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賢護！是為如來十八不共法，彼菩薩摩訶薩當應修習、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具足甚深難見、攝受正法、即欲宣說是三昧者，應當更受十種勝法。何等為十？所謂如來十力。云何十力？賢護！是中如來是處非處力者，如來於諸處非處事，能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處非處事，如來能以正智如實知者，此則如來處非處力。如來得此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一切世間終無有能如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一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是中如來一切至處道力者，如來於一切處道差別，皆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一切至處道事如來能以正智如實知者，此則如來至處道力也。如來得此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諸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二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是中如來世間種種界力者，如來於世間種種諸界無量差別，能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世間種種

界事如來皆以正智如實知者，此則如來世間界力也。如來得此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諸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三**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是中如來心行力者**，如來於諸眾生種種心行無量差別，皆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眾生種種心行無量差別如來能以正智如實知者，此則如來知心行力也。如來得此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諸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四**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如來知眾生諸根差別力者**，如來於眾生諸根種種差別皆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眾生諸根種種差別如來皆以正智如實知者，是則如來諸根差別力也。如來得此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諸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五**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是中如來禪定力者**，如來於一切禪定解脫、三昧生起煩惱及以滅除，斯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一切禪定解脫、三摩跋提生起煩惱乃至清淨，如來皆以正智如實知者，是則如來禪定力也。如來得已知真正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先所未轉——若彼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六**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如來業力者**，如來於彼一切諸業種種差別，

及彼未來和合得報亦無量差別，如來斯以正智如實知故。賢護！如是諸業種種差別、未來得果亦復差別，如來皆以正智如實知者，斯則如來知業力也。如來得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先所未轉——若彼世間若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如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七業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如來天眼力者**，如來常以清淨天眼過於人眼見彼未來諸眾生輩死此生彼，其所受身或美、或醜、或善、或惡，所得諸色或好、或惡、或妙、或麤，或生善道、或生惡趣，又見眾生所作諸業或善、或惡。有諸眾生具身惡業、具口惡業、具意惡業、訶罵聖人、誹謗正法、壞和合僧，具足如是諸惡業故，身壞命終生於惡道；又，諸眾生具身善業、具口善業、具意善業、恭敬聖人、尊重正法、供養眾僧，具行如是諸善業故，命終得生人天善趣；如是等事皆如實知。賢護！如來以淨天眼見諸眾生死此生彼，乃至命終生於天上，是則如來生死智力。得是力已知真實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彼世間若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若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八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如來宿命智力者**，如來能以諸宿命智知於過去諸宿命事，所謂眾生生此死彼，或於一處初受一生，或二、或三、或五、或十、或百、或千、乃至或受無量百生、無量千生、無量百千生，如是，乃至無量轉劫、無量定劫、無量轉不轉劫等皆如實知。又，於彼所生趣如是處、如是家、如是種姓、如是名字、如是相貌、如是生中、如是服食、如是所作、如是善惡、如是憂喜、如是苦樂，乃至若干壽命等亦如實知。又，於某處捨彼身已復生某處、如是身相、如是所說、如是所經，

乃至壽命諸過去事皆悉知故。賢護！如來能以種種無量諸宿命智知彼眾生宿命所經，始自一生及無量生，乃至壽命諸過去事如實知者，是則如來宿命智力也。得是力已，處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彼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若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九智力**，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具足成滿。

「復次，賢護！**如來漏盡力者**，如來能盡一切諸有，無復諸漏。心慧解脫自覺法已，是故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賢護！如來如是能盡諸漏，心慧明脫自證知故，故言：『我生已盡，乃至不受後有。』如實知者，是則如來漏盡智力也。如來得已，處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昔所未轉——若彼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若梵、若魔、若人，終無有能若斯轉者。賢護！是為如來**第十智力**，菩薩摩訶薩當應修學、具足成滿。

「賢護！若諸菩薩摩訶薩讀誦、受持、思惟、修習是三昧者，則能攝受如來十力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十八不共等覺法、 十力明智諸佛同，
菩薩修習此妙禪， 自然成就斯二種。」

大集經賢護分隨喜功德品第十五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若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四隨喜故，即當得斯現前三昧，速疾成滿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何等名為四種隨喜也？所謂彼菩薩摩訶薩應作如是念：

『如彼過去一切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各於往昔行菩薩時，皆因隨喜得是三昧，因三昧故具足多聞，由多聞故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今日亦應如是，依因隨喜得是三昧，因三昧故具足多聞，由多聞故速得成就無上菩提。』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一**隨喜功德聚也。

「賢護！彼菩薩摩訶薩復應如是念：『如彼當來一切諸如來、應供、等正覺行菩薩時，皆因隨喜得是三昧，因此三昧故具足多聞，由多聞故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今日亦應如是，當因隨喜得是三昧，歸憑三昧求滿多聞，由多聞故速疾成彼無上菩提。』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二**隨喜功德聚也。

「賢護！是菩薩摩訶薩復應如是念：『而今現在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世界中一切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各於往昔行菩薩時，亦因隨喜得是三昧，因是三昧具足多聞，由多聞故現皆得成無上菩提；然我今日亦應隨喜，乃至為欲速成無上菩提故。』賢護！是為菩薩**第三**隨喜功德聚也。

「復次，賢護！彼菩薩摩訶薩復應如是念：『我今已得仰學三世一切諸如來本於過去行菩薩時，皆因隨喜得是三昧，皆因三昧具足多聞，皆由多聞而得成佛；今我以此隨喜功德願與一切眾生共之，同生隨喜、同獲三昧、同具多聞、同悉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賢護！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四**隨喜功德聚也。

「復次，賢護！而彼菩薩既得成就如是隨喜、如是三昧、如是多聞、如是速疾成就菩提，以是功德悉與眾生，共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功德難可稱量，我今為汝略開少分，汝宜諦聽，善思念之。

「賢護！譬如有人定壽百歲，身輕氣猛、行駿若飛。是人

生已便能行一世界，先行東方盡世界邊；如是次第行於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旋十方窮極地際。賢護！於意云何？假使有人聰明出世、善通算術，能計是人所行地界道路近遠、長短耶？」

賢護白言：「不也。」

「又能稱量耶？」

「不也。」

「又能觀察耶？」

「不也。」

「亦能思惟耶？」

「不也。世尊！」

「賢護！且置初行。即使是人滿足百年，速疾往返遍至十方無量世界，彼明算人復能知否？」

賢護報言：「不也，世尊！彼明算人尚不能知初時所行地界近遠，云何能計是人一世盡力飛行周遍十方無數世界道路由旬其數多少？若欲的知，唯獨世尊及大弟子舍利弗與彼不退諸大菩薩等乃能知耳。」

佛告賢護：「如是如是。我今語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起信敬心，於彼風行壯人所經世界盛滿珍寶持用奉獻十方諸佛，其所獲福雖曰極多，然尚不如隨喜三昧功德少分。何以故？賢護！由彼菩薩摩訶薩修此三昧、具足如上四大隨喜，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求多聞成正覺故。賢護！以是因緣，持彼施福望前隨喜所獲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萬分不及一、億百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賢護！汝今當知諸菩薩等隨喜迴向所得功德，是故，我今更為汝說菩薩隨喜功德少分，汝宜諦聽也。賢護！我念往昔過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意如來、應供、等正

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賢護！時此世界閻浮提中，人民熾盛，多饒財寶，豐樂安隱，甚可愛樂。賢護！爾時，此閻浮提其地弘廣，具足一萬八千由旬；其間城郭聚落乃有一萬八千，一切皆以七寶所成；其城縱廣十二由旬，於諸城內城別皆有九億民家。

「賢護！爾時大城名曰賢作，城中居民有六十億，彼城即是師子意如來現生處也。賢護！爾時，師子意如來初會說法，有九十億人證阿羅漢果；過七日已，於第二會復有九十億人得阿羅漢果；過第二會，第三會中復有九十億人得阿羅漢果；過三會已，復有九十億人咸從他方而來大集——悉是清淨諸菩薩眾——自後彼佛恒有無量阿僧祇諸聲聞眾。

「賢護！爾時，人民行十善業，如彼未來彌勒佛世教諸眾生具足成就十種業行。爾時，人壽八萬四千，如彌勒時人壽無異。

「賢護！時彼大城有轉輪王名曰勝遊，如法治世，具足七寶——所謂金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女寶、長者寶、主兵寶，是為七寶——滿足千子，身相端嚴，成就威雄，降伏怨敵。彼王所統盡世界邊，不用刀兵，亦無威迫，無所稅斂，眾具自然。時勝遊王詣師子意如來、應供、等正覺所，頂禮尊足，然後退坐。

「爾時，師子意如來知勝遊王渴仰心已，即為廣宣現前三昧。時彼王既聞如是三昧，深自慶幸，發隨喜心，以一把寶奉散佛上。彼王緣此隨喜善根，命終之後還生閻浮，為彼王子名曰梵德，復紹王位，如法治化。彼佛滅後，於正法中有一比丘其名曰寶，聰明精進，常為四眾宣揚廣說如是經典。

「賢護！爾時，彼梵德王於比丘所聞三昧已，得深淨信、起隨喜心，持上妙衣——價直百千——覆比丘上。賢護！又，

梵德王從比丘所聞三昧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愛法故，捨家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是時亦有百千人眾成就信心，即隨彼王法服出家，亦為如是三昧經故。

「時彼梵德比丘與彼百千諸比丘眾，經八千歲供養承事彼寶比丘無有疲倦，終不能得如是三昧，唯除一聞。聞已隨喜，具以四種隨喜功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初隨喜如是廣行。然後梵德比丘及百千眾，緣此善根尋得值遇六萬八千諸佛、世尊，凡所生處常得為眾頌宣廣說如是三昧。彼王比丘因彼善根，復更值遇六萬八千億數諸佛，如是次第種諸善根得此三昧，具足圓滿助菩提法已，尋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堅固精進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而彼百千諸比丘眾得此三昧，亦能成就助道法故，皆已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曰堅勇如來、應供、等正覺，復令無量百千眾生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賢護！彼但耳聞尚獲如是，何況菩薩聞受三昧，讀誦、憶持、為他廣說、復勤思行而不得也？賢護！以此義故，諸菩薩等聞是三昧，誰不隨喜？誰不讀誦？誰不受持？誰不修習？誰不廣說？何以故？賢護！以彼菩薩聞是三昧即得成就助道法等，速疾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賢護！以是因緣，吾今語汝，若人正信淨心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要先至心求此三昧。菩薩若聞百由旬內有此甚深三昧經者，菩薩即應躬自往詣聽是經典；聞已，即應讀誦、受持、修習、思惟、為他廣說。

「賢護！且置百由旬內當往聽受，又彼菩薩若聞二百由旬、三百、四百、五百，乃至千由旬內有是三昧在某都城、某聚落所，菩薩即應躬往聽受、習誦、受持。何以故？賢護！以是菩

薩清淨信心，為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薩不應起懈怠心、生懶惰心、起散亂心，當更發精進心、發猛利心，應當為是三昧速至千由旬所，乃至但得聞是三昧，何況讀誦、受持、思惟、解說？何以故？賢護！以是三昧能攝一切助道法故。

「復次，賢護！是中若有菩薩以純淨心為求菩提，應當往詣千由旬所。為聽如是三昧法時，菩薩應當承事供養彼說法師，一切眾具悉皆奉上，常當隨逐法師而行——或時一年、或復二年、或十、二十、或經百年，乃至盡壽隨逐法師，不得捨離——乃至但求聞是三昧，何況能得讀誦、受持、思惟義理、為他解釋？如是，菩薩隨法師時，當捨自心諸所為事，常當隨順彼阿闍梨法師意行，謹心承事不得違教，起尊敬心及重愛心，除捨一切無愛敬事，於法師所發善知識想，乃至當起如諸佛心。

「賢護！彼菩薩於是法師阿闍梨所能生如是敬愛心已，若當不得讀誦、受持、思惟廣說，乃至聽聞是三昧者，終無是事——唯除往昔誹謗如是甚深經典，業時已熟，定墮惡道，業不淨耳。

「復次，賢護！假彼菩薩或欲須離彼法師者，常當知恩、常當念恩、常當報恩。何以故？賢護！以是法師宣講因緣，令斯經典久住不沒。

「復次，賢護！若有菩薩為是三昧尚當應往千由旬處，況復隨近城都、國邑、聚落、空處或山野中而當不往聽受、讀誦、思惟義理、為他廣說也？

「復次，賢護！我今語汝，若有菩薩為三昧故即能往至千由旬所乃至不得聞是三昧，而彼菩薩雖復不得聞是三昧，於是法中念求善根，當發精進，莫即懈怠。汝應當知，如是之人則為已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聽聞、受持、讀誦、

思惟修習、為他廣宣？

「賢護！汝今當觀彼菩薩輩聞此三昧已而能受持、思惟、修行，即得爾許大功德聚；乃至求已不能得聞，亦當具足幾大善根。若聞不聞，皆為已住不退轉地，畢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聞已讀誦、受持、思惟修習、廣為他說，亦令多人聞已誦持、修習、思惟、熾然流布也？」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我念過去有如來，	號師子意人中上，
彼時有王為眾首，	親往詣佛求三昧。
時大智王得聞已，	歡喜遍滿不可宣，
以手持寶奉散之，	供養人尊師子意。
內心思惟發是言：	『我今歸依無上覺，
為諸世間作饒益，	唯願善說三摩提。』
時王興建此業已，	捨身還生於彼宮，
尋得值遇寶比丘，	大德名聞滿十方。
彼聞比丘善說時，	心生歡喜無稱量，
即以勝妙眾寶服，	答彼比丘為菩提。
復與數千眾出家，	供養承事彼比丘，
經歷滿於八千歲，	為求如是三昧故。
彼唯一說不再宣，	聞受深妙如大海，
爾時心智都無倦，	求此如實勝寂禪。
彼輩如是修行已，	值遇諸佛大威雄，
具滿六萬有八千，	其間亦聞此三昧。
餘世供養復承事，	六萬八千億世尊，
所聞深妙悉隨喜，	斯由師子如來故。
彼王如是具修行，	終得成佛號堅進，
教化眾生無量數，	所在生死皆遠塵；

從王出家數千眾，亦同得佛名堅勇，
德聲遍滿於十方，聞三昧名證大覺。
何況復能為他說，不染著彼諸世界？
當更廣顯妙思惟，若斯三昧諸佛演。
若知三昧百由旬，為求菩提詣彼聽，
於言教中莫辭倦，聞者功德不可量。
若至於彼不得聞，尚獲若干諸福聚，
何況聞已思說者？唯當速求此三昧。
當念彼具梵德人，親近承事勿生厭，
誰比丘所有此經，即當詣彼修供養。」

大集經賢護分覺寤品第十六

爾時，世尊復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我念往昔過多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薩遮那摩如來、應供、等正覺，十號具足。時有比丘名曰和輪，於佛滅後稱揚廣說是三昧經。我於爾時為大國王，一心專求是妙三昧，即於夢中聞有告言是三昧處。既覺寤已，遂便躬詣比丘師所求是三昧，因請法師剃髮出家，為求聽受是三昧故。躬用承事和輪法師備經三萬有六千歲，天魔障蔽竟不得聞。」

時佛復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言：「我今語汝，汝等當應急疾聽受是三昧王，無得賒遲、亦無忘失，善承事師，無令失所。求是三昧，以得為期，若經一劫乃至百千不生懈心，無不得也。」

「賢護！若人一心求是三昧，常隨逐師，不得遠離，當設供養——所謂湯藥、飲食、衣服、床敷、種種眾具、及以一切

金、銀、珍寶，凡是資用盡奉於師，無所愛惜——如其自無，乞求而與，趣得三昧，勿生厭心。

「賢護！且置如斯尋常供具。夫求法者，師若有須，乃至應當自割其身、肌膚、肢體供奉於師；師若須命尚無愛惜，況餘外物而不奉師？
「賢護！其求法者，承事法師將護隨順，其事若此。又，承事師如奴隨主、如臣事君，事師亦爾。斯人如是疾得三昧，得三昧已當念憶持，常念師恩、恒思報答。
「賢護！是三昧寶不易可聞，正使有人過百千劫但求聞名尚不得聞，何況聞已書寫、誦持、轉復為他分別說也？
「賢護！假使恒河沙數諸佛世界盛滿珍寶，持以行檀，其福雖多，猶亦不如聞此經名、書寫一偈所獲功德無可校量。」
爾時，世尊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我念過去無量時，	具足數滿六千歲，
常隨法師不暫捨，	初不聞是三昧名。
有佛厥號為至誠，	時彼比丘名和輪，
其於世尊滅度後，	比丘廣說是三昧。
我時為彼天下王，	夢中聞告三昧處，
和輪比丘常宣轉，	王當聽受是妙經。
從夢寤已即推求，	躬詣比丘請三昧，
遂捨王位而出家，	恭敬供養不暫休。
經歷三萬六千年，	但願得逢彼宣流，
常為天魔來固擾，	終竟未果一聽聞。
是故，比丘、比丘尼、諸優婆塞、優婆夷，	
吾故誠汝此誠言：	汝當趣持是三昧。
其欲敬承彼法師，	若經一劫及多劫，
備奉藥湯、諸妙膳，	求聞如是三昧經；

又辦億數眾衣服、	床敷、燈燭及諸珍，
精勤如是不覺疲，	為聽如是妙三昧。
比丘自無當乞奉，	乃至身命無恻情，
何況餘物有惜心？	如是求者得三昧。
受恩常念思報恩，	智人聞已應廣說，
億那由劫專精求，	斯妙三昧爾乃聞。
假使恒沙諸世界，	盛滿珍寶用行檀，
能於是中說一偈，	此人功德過於彼。
正言宣說一偈者，	過於諸劫那由他，
何況聞已能廣傳？	斯人功德不可說。
若人樂行於菩提，	當為一切求是法，
必能正覺無上道，	聞已安住斯定中。」

大集經賢護分囑累品第十七

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言：「賢護！是故，彼善男子有淨信者，常當精勤聽此三昧；既聞受已，讀誦、總持、思惟其義、廣為世間分別演說、宜善書寫安置藏中。所以者何？賢護！於我滅後當來之世，有諸菩薩摩訶薩輩淨信心者，為眾生故當求多聞；求多聞故當詣諸方聽受正法。賢護！是故，彼諸善男子有欲樂者、具足信心者、攝受正法者、愛樂正法者、總持修多羅者，為如是等廣宣說故、以如來力加持故，書寫如是大乘經典，以如來印印封之已，然後安置於匣藏中。

「賢護！是中何等為如來印？所謂一切諸行無造、無作。無造作者，未曾有無為、無相、無想、無依、無攝、無取、無住。一切諸行盡，苦因盡；有盡，一切煩惱盡。無生、無滅，

無道、無道果，一切諸聖無有覆藏，愚癡所毀、智者所稱、巧者能受。」

如來、世尊說此經時，無量眾生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諸善根。彼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有無量阿僧祇諸菩薩摩訶薩眾，皆從本國發來至此，咸為聽受是三昧者，彼輩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六種震動——所謂動、大動、等遍動，涌、大涌、等遍涌，起、大起、等遍起，震、大震、等遍震，吼、大吼等、遍吼，覺、大覺、等遍覺——乃至邊涌中沒、中涌邊沒，時此世界如是大動。

爾時，世尊告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阿難，及賢護菩薩、寶德離車子、商主長者、星德長者子、偉德摩納、水天長者等五百人眾，并餘諸天、世人四部眾等言：「迦葉！我今以是三大阿僧祇劫修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汝等，如是等義一切世間所不能信。何以故？如來所說修多羅最勝微妙、第一甚深，於當來世能與一切眾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今慇懃囑汝，汝當聽受、汝當讀誦、汝當憶持、汝當思惟、汝當修行、汝當開發、汝當廣宣、汝當解釋、汝當盡善、汝當流布勿令斷絕。

「復次，阿難！若有諸善男子、善女人念欲修習此三昧經者、欲讀誦者、欲受持者、欲思惟者、欲開示者、欲廣說者，當應令他生正信故、令他讀誦故、令他受持故、令他思惟故、令他開示故、令他廣說故。我今為彼安住大乘諸善男子、善女人輩廣開發已，當如是學，常當念我如斯教勅。」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尊者摩訶迦葉、舍利弗、大目犍連、阿難，自餘一切諸大聲聞，及彼賢護、寶德善商主、星德、偉德、水天長者等五百優婆塞眾，及彼從十方他佛國土諸來菩薩

摩訶薩眾，乃至一切天、龍、鬼神、人非人等，聞如來說，皆大歡喜，奉教修行。

賢護菩薩所問經卷第五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五十九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十方菩薩品第十三

佛在王舍國法清淨處時，自然師子座交絡帳。

佛時坐現三十二相，光影表現十方。諸菩薩皆來謁問佛：「菩薩何因緣？有癡者、有點者、有慧者、有能飛者、有能坐行三昧禪者、有能徹視者、有不能飛者、有不能坐行禪行三昧得定意不能久者、智慧有厚薄者。同菩薩行，何因緣有薄厚？同有心意識、同眼耳鼻口身。何因緣得行異？」

佛言：「善哉，善哉！十方過去佛、現在佛、諸當來佛，皆說人能計心意識眼耳鼻口身，皆說為同法。」

佛言：「人能校計六情為一切，得十方佛智慧。」

佛告諸菩薩言：「諸菩薩有薄厚。」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薄厚？」

佛言：「菩薩厚者，謂菩薩行道隨道行深。菩薩薄者，行道不能悉隨行，謂行有多少隨道少，是為菩薩薄。」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菩薩常隨道不失行？」

佛言：「謂菩薩常守心意識令不動，歸滅盡種道栽；謂菩薩能守眼令色不著，歸滅盡種道栽；謂菩薩能守耳令聲不著，歸滅盡種道栽；謂菩薩能守鼻令香不著，歸滅盡種道栽；謂菩薩能守口令味不著，歸滅盡種道栽；謂菩薩守身令細滑不著，歸滅盡種道栽；菩薩如是能守六情得好惡不動常守滅盡，是為厚隨道深。」

菩薩復問佛：「何等為菩薩行薄？」

佛言：「謂菩薩失行，有時得行有時不得行，有時菩薩能守心意識隨道，有時眼不能守，便失行不隨道。有時守眼不能

守耳，有時能守耳不能守鼻，有時守鼻不能守口，有時能守口不能守身，有時能守身不能坐禪，有時能坐禪不能校計，有時能校計不能行，有時能行不能分別，有時能分別不能知細軟微意。用是故，菩薩隨道有失行有得行；用是故，菩薩行道有薄厚不等。」

菩薩問佛：「如是當作何等行？」

佛言：「要菩薩當自行校計，當自知墮校計不墮校計。墮校計者，菩薩為黠，不知校計為癡。」

問曰：「當校計黠，當校計癡者云何？」

佛言：「已校計癡，便能校計黠。」

佛言：「人有百八愛令癡，欲校計得黠者，有五十校計，知五十校計中細微罪便得黠。」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五十校計？」

佛言：「五十校計者，謂從心本起。欲知者，第一當校計百八癡、第二當校計百八疑、第三當校計百八顛倒、第四當校計百八欲、第五當校計百八墮、第六當校計百八愛、第七當校計百八裁、第八當校計百八識、第九當校計百八因緣著、第十當校計百八種，是為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第一當校計百八關生、第二當校計百八止行、第三當校計百八斷生死、第四當校計百八滅不滅、第五當校計百八罪入空不見、第六當校計百八不捨盡、第七當校計百八不捨淨入淨、第八當校計百八精還戒、第九當校計百八進入道、第十當校計百八忍戒，是為菩薩十校計。」

「菩薩復有十校計：第一當校計百八辱道、第二當校計百八合道願、第三當校計百八本信入道、第四當校計百八出癡入慧、第五當校計百八歡喜滅、第六當校計百八未得佛悲、第七當校計百八未得佛愁、第八當校計百八未得佛惱、第九當校計

百八未得佛經黠未得佛泥洹要、第十當校計百八出罪要未得入泥洹要，**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第一當校計百八求入慧出罪法、第二當校計百八求入空法度出空、第三當校計百八罪法起空時當知滅時歸空、第四當校計百八持空法解盡法、第五當校計百八盡法不復生、第六當校計百八泥洹長生不滅、第七當校計百八應相念、第八當校計百八捨相念、第九當校計百八雜相念當知雜相、第十當校計百八受相長生不滅，**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第一當校計百八十方生死萬物本末成敗、第二當校計百八十方成敗作證、第三當校計百八十方人所有皆癡、第四當校計百八牽十方癡作證、第五當校計百八十方阿羅漢泥洹去無所有作證、第六當校計百八牽十方辟支佛泥洹去作證、第七當校計百八牽十方過去若師泥洹去當牽作證、第八當校計百八十方今現在佛亦當泥洹去今我作釋迦文佛所主天地自在變化要當復泥洹去若當牽我用作證、第九當校計百八十方當來佛亦當泥洹去當牽作證、第十當校計百八盡力却貪求佛如我亦當般泥洹去，**是為合菩薩五十校計。**」

諸菩薩皆稽首受教。

諸菩薩問佛言：「當校計百八癡從心本起者云何？」

佛告諸菩薩言：「若有菩薩心有所念，不自知心生心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意，意有所念，不自知意生意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自知為癡。

「轉入識，識有所識，不自知識生識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眼，眼見好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眼所見中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

不知為癡；眼所見惡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耳，耳聞好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耳所聞中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耳所聞惡聲，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鼻所聞中香，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鼻所聞惡臭，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身所得中細軟，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身所得惡堅苦痛不可身，不自知著不自知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癡。菩薩行道要當數息校計如是。」

菩薩即稽首受行。

諸菩薩言：「佛雖為我說癡，我未解。」

諸菩薩問佛言：「設我知百八癡著知滅滅，當為癡為黠？」

佛報諸菩薩言：「雖知著知滅，續尚癡未解。」

諸菩薩復問佛：「我未聞佛說數息時癡，我聞佛說已知。何以故為癡？」

佛告諸菩薩：「譬喻如新學菩薩未能飛，但耳聞十方佛欲願往，要未能飛，如是為見十方佛未？」

諸菩薩報言：「如是為但有願，要為不見十方佛。」

佛告諸菩薩言：「若曹今雖聞我說百八癡著滅，譬如新學菩薩但願欲到十方佛國，不能飛往。」

佛復問諸菩薩言：「新學菩薩！何以故願到十方佛國，不能飛往？」

諸菩薩報佛言：「用不能壞癡未滅罪故，未能飛行至十方佛國。」

佛言：「譬喻諸菩薩但能說著說滅，但說不行，名為癡。」

諸菩薩問佛：「何從當得黠？」

佛告諸菩薩言：「所著為癡要當滅，不著乃為不癡要，未為黠。」

諸菩薩問佛言：「何以故復未為黠？」

佛告諸菩薩言：「復有百八疑不解故。」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為百八疑？」

佛言：「菩薩不自知心生心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不自知意生意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不自知識生識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眼所見中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眼所見惡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耳所聞中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耳所聞惡聲，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鼻所聞中香，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鼻所聞惡臭，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自知為疑。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身所得中細軟，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不自知生滅中有五陰、中有習，不知為疑。」

佛言：「菩薩不去是，未應為菩薩。」

諸菩薩問佛：「何以故不應為菩薩？」

佛言：「用不行安般守意不校計百八顛倒故。」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百八顛倒？」

佛言：「謂菩薩心所多念為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

「轉作意，意所多念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顛倒。」

「意轉作識，所多識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

「倒轉入眼，眼所多視好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眼所多視中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眼所多視惡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

「轉入耳，耳所多聞好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耳所多聞中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為顛倒；耳所多聞惡聲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

是為顛倒。

「轉入鼻，鼻所多聞好香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鼻所多聞中香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鼻所多聞惡臭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

「轉入口，口所多得美味好語言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口所多得中味中語言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口所多得惡味惡語言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

「轉入身，身所多得好細軟可身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身所多得中細軟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身所多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生死罪中有五陰、中有習，自言我無罪，如是生死無數劫是為顛倒。」

佛言：「是為百八顛倒，如是菩薩為不解。」

諸菩薩報佛言：「我雖生死顛倒，我欲依經法度人。」

佛問諸菩薩言：「汝度人，欲求使人作何等道？」

諸菩薩報佛言：「我欲使人悉得佛道。」

佛言：「若曹輩眾多。何以故不自取佛但群輩相隨？」

諸菩薩言：「我雖相隨，不離經行。」

佛問諸菩薩言：「若曹輩寧能一日俱得佛不？」

諸菩薩報佛言：「我不能俱得佛。」

佛問諸菩薩：「何以故？」

諸菩薩報佛言：「我輩中有相未具者，我曹輩中有功德未滿者，我曹輩有生死罪未盡者。」

佛告諸菩薩：「若曹輩有相未具者，有功德未滿者，有罪未盡者。如若曹言，相未具者，自不能得佛，何能使他人得佛？若曹功德未滿，不能自得佛，何能使他人得佛？」

佛言：「若曹生死罪意未盡，不能自得佛，何能使他人得佛？」諸菩薩皆稽首慚。

諸菩薩復問佛言：「如是我何因緣不得佛？」

佛報諸菩薩言：「若曹坐不行安般，若守意校計百八欲欲不捨故。」

諸菩薩言：「行安般守意校計捨百八欲欲者云何？」

佛報諸菩薩言：「若曹心所念念復念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欲欲。」

「轉入意，意復念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識，識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眼所見中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眼所見惡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耳所聞中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耳所聞惡聲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鼻所聞中香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鼻所聞惡臭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語言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口所得中味語言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身所得中細軟可身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身所得惡癩堅痛不可身為欲欲中有五陰、中有習，為欲欲。」

佛言：「諸菩薩！若曹但坐不解欲欲。」

諸菩薩報佛言：「我曹無有欲欲。」

佛問諸菩薩：「若曹欲求佛、度十方人不？」

諸菩薩言：「然！我曹欲求佛、度十方人。」

佛報諸菩薩言：「如是為欲欲，何以故言無欲？」

佛問諸菩薩：「若意寧念十方勤苦人不？」

諸菩薩言：「然！我曹念勤苦人。」

佛言：「若念諸勤苦人為欲，何以故言無欲？」

佛問諸菩薩言：「若曹至十方佛所問經，若今為忘不？」

諸菩薩報言：「我所問經，我皆識不忘。」

佛問諸菩薩：「汝識十方佛說經，寧傳為人說經不？」

諸菩薩言：「然！我日行為人說經。」

佛言：「若為人說經，寧欲使人解不？」

諸菩薩言：「然！欲使人解。」

佛言：「如若為人說經，為欲使人解，如是為欲欲，何以故言無欲？」

佛復問菩薩：「若為人說經，寧教人布施不？」

諸菩薩言：「然！我曹教人布施」

佛問諸菩薩：「若教人布施，持何等與佛？」

諸菩薩報言：「我第一欲使人持好色華。」

佛言：「汝曹不欲色，何以故使人持五色好華可眼與佛？如是汝為欲色，何以故言我曹不欲色？」

佛復問諸菩薩：「若寧聞十方佛說經為可耳不？」

諸菩薩報言：「十方佛為我說經可耳，我曹皆歡喜。」

佛言：「如汝聞經歡喜為欲，何以故言無欲？」

佛復問諸菩薩言：「若欲教人為佛燒香不？」

諸菩薩報佛：「我日自行採眾華名香，持用上佛。」

佛言：「如汝行採眾華香欲得可鼻，持行上佛。」

佛言：「如若欲得香華可鼻，如是為欲，何以故言無欲？」

佛復問諸菩薩言：「若曹為人說經，寧欲可口不？」

諸菩薩言：「我曹為人說經，欲分別可口，欲使人意解。」

佛言：「如若可口為欲，何以故言不欲？」

佛復問諸菩薩言：「汝寧欲具三十二相可身不？」

諸菩薩言：「我勤苦具相，但欲可身耳。」

佛言：「如若可身為欲，何以故言不欲？」

諸菩薩稽首各自慚。

佛言：「如是菩薩尚未有所怙。」

諸菩薩稽首言：「願佛哀我當為說。」

佛因為說：「行菩薩道若數息行禪、若自怙定意，當校計百八墮，滅者應禪，不滅者不應禪。」

諸菩薩問佛言：「禪為棄惡，百八墮滅者為棄惡，不滅者不為棄惡。若從禪覺起，若行步坐起，得因緣為人說經，所見萬物能自校計百八墮能使不著，能使不墮罪，是為菩薩校計行。」

諸菩薩問佛言：「校計百八墮，當從何所起？」

佛告諸菩薩：「校計百八墮者，菩薩心所念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心轉作意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意轉作識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眼所見中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眼所見惡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耳所聞中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耳所聞惡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鼻所聞中香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鼻所聞惡臭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身所得中細軟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墮；**是為百八墮行。**」

佛告諸菩薩言：「校計百八墮，不自知墮罪，苦痛當在後，亦不知羞慚，自說言能斷百八墮道行。」

佛言：「是人，譬如姪洸妬女上頭姪洸自可已妊身，不知胞胎兒在腹中日大幾所，姪洸妬女為復姪洸自可，至兒成就十月當生，兒當轉未轉、當生未生，其母腹痛自慚自悔。當墮痛時妬女啼聲聞第七天，兒生已後其母痛愈，便復念姪洸，便不念慚不念痛，便復姪洸如故，如是苦不可言，妬女亦不能自覺苦痛。」

佛言：「菩薩行道不校計百八墮，譬如姪洸妬女不自知罪多少，亦不厭苦痛，亦不自校計還慚罪，不知生死五道苦痛，不自知墮三惡道，不自慚行言我墮道。如是世世自受殃。還自慚斯無有利，學道弟子諦學。」

是諸菩薩皆歡喜稽首受行。

佛言：「菩薩如是尚未應為解。」

諸菩薩問佛言：「何以故為未解？」

佛言：「謂菩薩不能校計百八愛故。」

諸菩薩問佛：「校計百八愛者云何？」

佛言：「菩薩行禪不能一意一心令滅，但坐著百八故。一

者菩薩心有所念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心轉作意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意轉作識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眼所見中色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眼所見惡色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耳所聞中聲不能滅，是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耳所聞惡聲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鼻所聞中香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鼻所聞惡臭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身所得中細軟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身所得惡龜堅苦痛痒不可身不能滅，為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愛。」

佛言：「菩薩行道不校計却百八愛，不自知百八愛墮罪。譬如新生小兒從小至大不能自知日增幾所大。菩薩行道不能覺罪多少，譬如如是。若菩薩行道覺百八愛墮罪，便當自慚，便當自斷，便當自離，便當自滅，如是愛斷為應菩薩。」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稽首受行。

佛言：「菩薩行道當校計百八裁，行道不校計百八裁，不應為菩薩行，去裁者乃應菩薩行。」

諸菩薩問佛言：「當去栽者云何？」

佛告諸菩薩言：「菩薩獨處一處當坐行禪，數息相隨止觀還淨，得淨為除栽，不淨者為不除栽，如是從禪起若在人中，當行校計當斷去栽。」

諸菩薩問佛言：「當校計去栽者云何？」

佛言：「行道不得一心定意，為不滅栽。」

佛言：「不得一心定意者，心有所念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意，意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識，識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眼，眼見好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眼所見中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眼所見惡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耳所聞中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耳所聞惡聲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鼻所聞中香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鼻所聞惡臭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身所得中細軟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便生栽，如是為栽不斷。」

佛言：「若有菩薩行道言我無是栽，如是為貢高。為自種栽，便不能自度脫，便無有點意，不能知栽罪多少。譬如身生

毛，其人亦不能自校計一一數，不能自知毛多少。諸菩薩行道不能自除罪，反言我求佛道欲度十方。如是尚不能自度，何能度十方？菩薩行道能去裁者，便能度十方；不去裁便不能度十方。」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歡喜受行。

佛言：「如是菩薩尚未應解。」

諸菩薩復稽首言：「如是未解，願佛為我解。」

佛言：「菩薩有百八罪識，不滅者不應為菩薩。」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為百八罪識？」

佛言：「謂菩薩心所念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意，意所念復念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識，識所念不忘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眼所見中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眼所見惡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耳所聞中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耳所聞惡聲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鼻所聞中香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鼻所聞惡臭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身所得中細軟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為罪，中有五陰、中有習為識，是為罪識。」

佛問諸菩薩：「若曹有是罪不？」

諸菩薩言：「我但有五陰，無有罪。」

佛復問諸菩薩言：「天下何等為使人有罪不得道者？」

諸菩薩報佛言：「天下人皆坐貪不得道。」

佛言：「天下人貪生死，為有五陰習不？」

諸菩薩言：「有罪。」

佛問諸菩薩言：「若曹持見身取佛，當復生死。」

諸菩薩報佛言：「我曹當復生死，不從是現在身得佛。」

佛問諸菩薩：「若曹要當更幾生死當得佛？」

諸菩薩報佛言：「我曹生死尚未有要。」

佛復問諸菩薩：「何以故無有要？」

諸菩薩言：「我不自知罪福多少？用是故我不知要。」

佛告諸菩薩：「如是若曹與天下人有何等異？」

諸菩薩報佛言：「我能飛到十方佛國，我能曉佛所語。」

佛言：「若曹能飛到十方佛國，能曉十方佛所語。若曹何以不應時取佛，何以故復生死要？」

諸菩薩報佛言：「我曹尚有本罪未盡故，用本願功德福未滿故，用是故我曹不應時得佛。」

佛言：「若曹言天下人但坐五陰生死習故有罪，今若曹亦當復生死習有罪。若曹何以故語我言無罪？」

諸菩薩皆慚稽首受行。

佛言：「我雖說是，菩薩尚未解。」

諸菩薩稽首言：「願佛當復為我解。」

佛言：「菩薩有百八因緣著痛。」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百八因緣著痛？」

佛言：「菩薩心有所念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意，意有所念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識，識有所識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眼所見中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眼所見惡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耳，耳聞好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耳所聞中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耳所聞惡聲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鼻所聞中香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鼻所聞惡臭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為因緣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身所得中細軟為因緣著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為因緣著

痛，中有五陰、中有習，當坐因緣生死痛。」

佛言：「諸菩薩尚未厭因緣生死痛。」

諸菩薩言：「我用厭因緣生死痛故作菩薩耳。」

佛言：「汝曹厭生死痛。何以故不種道栽？何以故種因緣生死痛罪罪栽？」

諸菩薩報佛言：「我日種道栽。」

佛言：「如若種道栽，何以故有因緣生死百八痛？」

諸菩薩即慚稽首受行。

諸菩薩皆稽首問佛言：「佛雖為我說經，我不解是。」

佛言：「我見若曹種百八痛，我知汝曹不解。」

諸菩薩復稽首言：「願佛解我。」

佛言：「菩薩心有所念，欲得心不能，以時得坐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意，意有所念，復念可意不可意為種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識，識有所識不可我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眼所見中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眼所見惡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耳所聞中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耳所聞惡聲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鼻所聞中香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鼻所聞惡臭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

是為種痛；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轉入身，身所得細軟可身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身所得中細軟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為痛，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種痛。」

佛言：「菩薩斷是百八痛，乃應為菩薩行，不斷痛者不應為菩薩行，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諸菩薩如是尚未解，當復校計。」

諸菩薩問佛：「當復校計何等？」

佛言：「菩薩當校計百八關生。」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百八關生？」

佛言：「菩薩心所貫痛痒思想生死識，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

佛言：「關心不使入痛痒思想生死識，便無五陰、無有習。」

佛言：「關五陰習令心不動，為斷生死痛。關者為貫地水火風空、痛痒思想生死識，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關意便不動。不受地水火風空、痛痒思想生死識。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關意便不動，不受地水火風空、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受五陰習。不關者墮罪，關意不動者墮道，是為關生。」

「轉入識，識亦貫地水火風空、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便有五陰習，便貫生死。不關者墮生死痛，關者為墮道不為生死。」

「轉入眼，眼所貫好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眼所貫中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墮罪；眼所貫惡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

「轉入耳，耳所貫好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耳所貫中聲中有五陰、中有習，

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耳所貫惡聲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

「轉入鼻，鼻所貫好香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鼻所貫中香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鼻所貫惡臭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

「轉入口，口所貫美味好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口所貫中味中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口所貫惡味惡語言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

「轉入身，身所貫好細軟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身所貫中細軟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身所貫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中有五陰、中有習，是為貫生死，關令不動者墮道，不關者墮罪。」

佛言：「菩薩行要當關令不動，動者為未解。」

諸菩薩報佛言：「我曹當坐禪令不動。」

佛問諸菩薩言：「禪已復動不？」

諸菩薩報佛言：「禪覺復動。」

佛問諸菩薩：「何以故復動？」

諸菩薩言：「自然動。」

佛問諸菩薩：「何以故自然動？」

諸菩薩言：「我不解，不知從何因緣動？」

佛言：「如是諸菩薩尚未解。」

諸菩薩言：「願佛當復為我解。」

佛言：「菩薩所以禪自然動覺者，菩薩有百八關生，動不

動不止故。」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稽首受行。

佛言：「菩薩如是尚未應解。」

諸菩薩言：「何以故復未解？」

佛言：「但坐菩薩有本，不止守百八行故。」

諸菩薩皆稽首言：「願佛當復為我解。」

佛言：「菩薩心本多所念，不止守故，心本罪百八行。

「轉入意，意本多所念，不止守故，意本罪百八行。

「轉入識，識本多所念，不止守故，識本罪百八行。

「轉入眼，眼本多所見好色，不止守故，眼本罪百八行；
眼本多所見中色，不止守故，眼本罪百八行；眼本多所見惡色，
不止守故，眼本罪百八行。

「轉入耳，耳本多所聞好聲，不止守故，耳本罪百八行；
耳本多所聞中聲，不止守故，耳本罪百八行；耳本多所聞惡聲，
不止守故，耳本罪百八行。

「轉入鼻，鼻本多所聞好香，不止守故，鼻本罪百八行；
鼻本多所聞中香，不止守故，鼻本罪百八行；鼻本多所聞惡臭，
不止守故，鼻本罪百八行。

「轉入口，口本多所得美味好語言，不止守故，口本罪百
八行；口本多所得中味中語言，不止守故，口本罪百八行；口
本多所得惡味惡語言，不止守故，口本罪百八行。

「轉入身，身本多所得好細軟可身，不止守故，身本罪百
八行；身本多所得中細軟，不止守故，身本罪百八行；身本多
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不止守故，身本罪百八行。」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歡喜受行。

以下是 CBETA 电子佛典中《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五十九》卷末的说明如下：

此經自下二卷，則丹藏所無，故今無可相校；而宋、鄉二本，此卷之中皆有三節之文，文斷義絕，難取解處。第一、第九幅十七行云：有五陰中有之下(便云)所多得中味中語言等；第二、第十幅二十一行云：言相未具者自不之下(便云)習自言我無罪等；第三、第十二幅二行云：是為顛倒口之下(便云)能得佛何能使人得佛，是為三節文斷處也。

今准《明度經》，此中二本，皆錯將是為顛倒口之下，所多得中味中語言乃至相未具者自不等凡二十七行，總三百七十九字，進而寫之于五陰中有之下，却將五陰中有之下，習自言我無罪乃至是為顛倒口等凡二十七行，總三百七十六字，退而寫之于相未具者自不之下，致令三節之文文斷義絕。今依《明度經》進退而正之，又為看舊鄉、宋藏者略錄正文于左：

中有五陰中有(便云)習自言我無罪，乃至是為顛倒口(便云)所多得中味中語言，乃至相未具者自不(便云)能得佛，何能使人得佛(云云)？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六十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十方菩薩品之二

佛言：「菩薩坐禪數息不得定意、得定意不久，但坐不斷本罪故使禪不安。」

菩薩自言：「我何因緣本罪不斷？」

佛言：「用菩薩坐不校計斷生死，故令本罪不斷。」

佛言：「欲斷本罪者，當斷當來生死意，當滅本罪生死意。」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當斷當來生死意、當滅本罪生死意？」

佛言：「心所動為本罪轉得因緣，為當來生死罪。要當斷當來生死乃應菩薩。」

諸菩薩皆稽首言：「願佛當復為我解當來生死罪。」

佛告諸菩薩：「心所動得因緣合，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菩薩意所動得因緣，不能遠意，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菩薩為本識動，復欲識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轉入眼，菩薩眼所見好色為本，好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眼所見中色為本，中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眼所見惡色為本，惡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轉入耳，菩薩耳所聞好聲為本，好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耳所聞中聲為本，中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耳所聞惡聲為本，惡聲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

生死。

「轉入鼻，菩薩鼻所聞好香為本，好香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鼻所聞中香為本，中香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鼻所聞惡臭為本，惡臭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轉入口，菩薩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為本，美味好語言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為本，中味中語言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為本，惡味惡語言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為本，細軟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身所得中細軟為本，中細軟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為本，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動欲分別中有盛百八生死，菩薩要當斷是盛百八生死。」

佛言：「菩薩要當斷是乃應菩薩，不斷者不應為菩薩，如是尚未解。」

諸菩薩報佛言：「我已解因緣。」

諸菩薩言：「我聞佛所說，我一切不墮罪中。」

佛問諸菩薩：「汝寧見菩薩髡 kūn 頭 tóu 剔鬚作沙門者不？」

諸菩薩言：「然見作沙門。」

佛問諸菩薩：「沙門當髡 kūn 頭 tóu 剔鬚時，沙門頭髮了盡斲 sì 不？」

諸菩薩言：「盡斲 sì。」

佛言：「當盡斲時，沙門寧願復欲使頭髮生不？」

諸菩薩言：「沙門不願使生。」

佛問諸菩薩：「頭鬚髮何以故復生？」

諸菩薩言：「自然生，沙門亦不使生。」

佛言：「沙門頭鬚髮生，寧能自知日長幾分？」

諸菩薩報佛言：「沙門頭鬚髮生，不能自知日長幾分？」

佛言：「菩薩不能自覺微微盛百八罪行，譬如沙門自有頭髮生不知日長幾分；如是菩薩罪坐不能自知，言我無罪者云何？」佛問諸菩薩：「寧有是不？」

諸菩薩即稽首慚受行。

諸菩薩報佛言：「願佛當復為我解。」

佛言：「菩薩不可自怙言我無罪、罪滅。」

佛言：「要校計百八本罪滅不滅。」

菩薩問佛：「何等為百八本罪滅不滅？」

佛言：「菩薩心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意，意生轉復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識，識生轉復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眼所見中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眼所見惡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耳所聞中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耳所聞惡聲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鼻所聞中香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鼻所聞惡臭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當復生受不滅。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身所得中細軟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生轉便滅，滅中有百八後世當復生受不滅。」

菩薩言：「我何以故罪生復滅？何以故我不見？」

佛問諸菩薩：「汝曹心寧轉不？」

諸菩薩報佛言：「我心轉生，設我心不轉生，亦不能與佛共語。」

佛問諸菩薩言：「若心生時寧還自覺心生不？」

諸菩薩言：「我但識見因緣時，不覺初起生時。」

佛言：「如汝所說，尚不能知心初生時，何能無罪？」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慚稽首受行。

諸菩薩報佛言：「為我解微太促，願佛更復為我解。」

佛問諸菩薩言：「汝曹生以來，寧能覺身中溫熱有幾所火？覺身中寒有幾所風？合身中有幾所水？」

諸菩薩言：「我不能還自具分別知多少？」

佛言：「若不知多少，寧知寒熱為水火不？」

諸菩薩報佛言：「我知寒熱有水火。」

佛言：「汝尚知寒熱水火，何以故不知多少？」

諸菩薩言：「我但能覺寒熱，不能知多少？」

佛言：「菩薩不自覺心生正受罪百八罪多少，譬如不覺寒熱水火不知火生以來多少。菩薩不自知心轉生以來多少。如是菩薩但能覺枝不能覺根，如是菩薩罪入空中尚未解。」

諸菩薩皆稽首問佛：「願更為我解罪入空中。」

佛言：「菩薩有百八罪，入空中不可見。何等為百八罪？若菩薩心有所念，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心生滅。」

譬如人語有聲不可見，要為有聲在空中但不可見。

「轉入意，意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識，識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眼所見中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眼所見惡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耳所聞中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耳所聞惡聲，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鼻所聞中香，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鼻所聞惡臭，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身所得中細軟，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身所得惡龜堅苦痛不可身，生空中復滅空中，中有百八罪不可見。」

佛告諸菩薩：「若不見罪生空中，亦不見滅空中，如是諸菩薩尚未應解。」

諸菩薩言：「如是我為覺知解。」

佛問諸菩薩：「若何因緣覺，諸菩薩何以故不常坐禪？何以故復飛行到十方佛所？」

菩薩言：「用我有本願故，不得不行耳。」

佛言：「如若有本願到十方佛所，何因緣坐禪棄罪？設令

汝坐禪棄罪，本願當滅。」

諸菩薩言：「我坐禪但滅當來罪耳，我未滅本願罪。」

佛問諸菩薩：「若曹從無數劫以來所作過去生死罪當滅不？」

諸菩薩言：「我當滅過去無數劫本罪。」

佛言：「若尚能滅無數劫本罪，何以故獨不滅本願罪？」

諸菩薩言：「佛問我是，我不能卒解。」

佛言：「如是若曹為未解，何以故言我解？」

諸菩薩皆稽首慚受行。

諸菩薩報佛言：「佛雖為我解，我尚未解。願佛當復為我解，當復何等行？」

佛言：「諸菩薩行道無數劫以來，意生死本意。譬如菓實種著土中生大樹，已成大樹，樹上生百種億億枝，枝生億億萬葉，枝枝生億億萬實，一實者當復轉生一樹。菩薩坐禪棄我本罪，譬如取樹葉一一滅之，取實一一滅之，便不復種生；取枝一一滅之，如是葉實枝滅盡了斲sì但有根。根者為譬，如本願一意所起本罪意，譬如樹根枝葉生當復滅之，不滅者當長養，實復生滅者不復生。菩薩守意，譬如守樹根，不得使樹枝葉實生，生為增當來罪，滅者為不增當來罪，為滅本罪。如是菩薩本罪未盡者，常當念百八不捨盡。」

諸菩薩稽首言：「願佛為我解我不解。」

佛言：「不捨盡心有所念，生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意，意生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識，識生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眼所見中色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眼所見惡色念還

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耳所聞中聲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耳所聞惡聲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鼻所聞中香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鼻所聞惡臭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口所得中味中語言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口所得惡味惡語言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身所得中細軟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念還盡，百八便盡，是為不捨盡。如是菩薩不捨盡，便入百八淨。」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歡喜稽首受行。

諸菩薩復稽首問佛言：「為何等為百八淨？」

佛言：「若有菩薩心起生出念，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意，意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識，識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眼所見中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眼所見惡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耳所聞中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耳所聞惡聲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

不捨淨；鼻所得中香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鼻所聞惡臭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身所得中細軟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身所得惡癢堅苦痛不可身生出，即還入滅為入淨，為滅百八不捨淨。**菩薩行如是不捨淨，便能精還百八應戒。**」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歡喜受行。

諸菩薩復稽首問佛言：「何等精還百八應戒？」

佛言：「諸菩薩行道心起，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意，意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識，識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眼所見中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眼所見惡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耳所聞中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耳所聞惡聲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鼻所聞中香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鼻所聞惡臭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身所得中細軟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生，即精還滅百八，為還應戒。」

佛說如是，諸菩薩皆歡喜受行。

佛言：「諸菩薩以精還應戒便進行入道。」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為精還戒便進行入道？」

佛言：「菩薩心有所念從心盡力，盡所念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意，意有所念從意盡力，盡所念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識，識有所識從識盡力，盡所識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從好色盡力，盡好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眼所見中色，從中色盡力，盡中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眼所見惡色，從惡色盡力，盡惡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從好聲盡力，盡好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耳所聞中聲，從中聲盡力，盡中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耳所聞惡聲，從惡聲盡力，盡惡聲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從好香盡力，盡好香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鼻所聞中香，從中香盡力，盡中香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鼻所聞惡臭，從惡臭盡力，盡惡臭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從美味好語言盡力，盡美味好語言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口所得中味中語言，從中味中語言盡力，盡中味中語言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口所得惡

味惡語言，從惡味惡語言盡力，盡惡味惡語言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從好細濡可身盡力，盡好細軟可身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身所得中細軟，從中細軟盡力，盡中細軟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從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盡力，盡惡麤堅苦痛不可身滅百八，是為進行入道。」

佛言：「進行入道便能忍持行戒。」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為忍持行戒？」

佛言：「菩薩已能當能忍持戒不離戒，如是乃應菩薩行。菩薩心動當忍百八不得令轉，是為忍心忍行戒。

「轉入意，意有所念，當從意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行戒。

「轉入識，識有所識，當從識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識忍行戒。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從好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好色忍行戒；眼所見中色，從中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中色忍行戒；眼所見惡色，從惡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惡色忍行戒。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從好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好聲忍行戒；耳所聞中聲，從中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中聲忍行戒；耳所聞惡聲，從惡聲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惡聲忍行戒。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從好香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好香忍行戒；鼻所聞中香，從中香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中香忍行戒；鼻所聞惡臭，從惡臭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惡臭忍行戒。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美味好語言忍行戒；口所得中味中語言，從中味中語言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中味中語言忍行戒；口所得惡味惡語言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惡味惡語言忍行戒。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從好細軟可身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好細軟可身忍行戒；身所得中細軟，從中細軟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忍中細軟忍行戒；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從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當忍不得令轉，百八便不得行，是為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忍行戒。」

佛言：「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

諸菩薩稽首問佛：「何等為十校計？」

佛言：「菩薩當能耐辱，能耐辱便入道。」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耐辱入道？」

佛言：「菩薩心有所念，當辱心不得令念，便辱百八罪不得勝，是為辱心入道。

「轉入意，意有所念，當辱意不得令念，便辱百八罪不得勝，是為辱意入道。

「轉入識，識有所念，當辱識不得令念，便辱百八罪不得勝，是為辱識入道。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當辱好色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好色入道；眼所見中色，當辱中色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中色入道；眼所見惡色，當辱惡色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惡色入道。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當辱好聲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好聲入道；耳所聞中聲，當辱中聲不得令念，便

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中聲入道；耳所聞惡聲，當辱惡聲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惡聲入道。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當辱好香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好香入道；鼻所聞中香，當辱中香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中香入道；鼻所聞惡臭，當辱惡臭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惡臭入道。

「轉入口，口所得美味好語言，當辱美味好語言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美味好語言入道；口所得中味中語言，當辱中味中語言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中味中語言入道；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惡味惡語言入道。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當辱好細軟可身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細軟可身入道；身所得中細軟，當辱中細軟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中細軟入道；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當辱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不得令念，便辱百八不得勝，是為辱惡麤堅苦痛不可身入道。」

佛言：「菩薩行如是，為應菩薩忍戒行，菩薩以忍辱便得百八合道願，便得百八本信入道，便得百八出癡入慧，便得百八歡喜還滅，便得百八佛悲心，便得百八未得佛道愁。

「何等為佛百八悲心？何等為百八未得佛道愁？謂菩薩得佛悲心，念十方泥犁中人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禽獸蜎飛蠕動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薜荔中餓鬼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二十八天及諸天長壽憍樂不知苦習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世間帝王豪貴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世間癡人不解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世間人多癡難得度脫。謂菩薩得佛悲心，念十方五道一切五道一切同法難得度脫。如是菩薩為得佛悲心，便得佛愁。謂菩薩念

十方五道勤苦難得度脫愁，菩薩已悲已愁百八愛復增多，如是菩薩不可用百八愛增多故不悲愁。」

佛言：「我但用十方五道勤苦悲愁故得佛，是為菩薩未得佛百八悲，是為菩薩未得佛百八愁。」

佛言：「復有菩薩未得佛百八惱。」

諸菩薩問佛言：「何等為菩薩百八惱？」

佛言：「謂菩薩未得佛，見十方泥犁中人拷掠毒痛，欲往度脫不能度脫便生惱。謂菩薩未得佛，見禽獸蝸飛蠕動及人民轉相拷掠毒痛相殺，菩薩欲度不能度便生惱。謂菩薩未得佛，見薜荔餓鬼無所食，欲度脫不能度便生惱。謂菩薩未得作佛，見世間人所作惡貪婬瞋恚烹殺祠祀貪利強盜快心恣意，見是曹人死生五道苦痛無有斷絕。雖上為諸天無有別異，要五道死生苦痛，便不時得佛便生惱，便增盛百八愛行，是為菩薩未得佛百八惱。謂菩薩未得佛經要百八點，未得佛泥洹要。」

諸菩薩復問佛：「何等為百八得佛經點？」

佛言：「謂菩薩能自護六情百八不行，為得佛經點。」

「何等為未得佛泥洹要？」

佛言：「謂菩薩未得佛，未得泥洹要。」

佛言：「諸菩薩當校計百八出罪要，便得入泥洹要。」

菩薩復問佛言：「何等為出罪要便得入泥洹要？」

佛言：「謂菩薩所念為罪出要當滅，滅者為得入泥洹要，一切六情百八滅，亦為入泥洹要，是為菩薩出百八罪入泥洹要，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第一、菩薩相聚會，但當校計百八當令盡，當求入慧出罪，便應菩薩法；二者、當校計菩薩百八求入空法，便出罪空法，是為菩薩百八校計出罪入道空；三者、菩薩當校計百八罪法初起空生時，當知校計滅歸空時，

是為菩薩校計百八生滅，為合空以知生滅，是為菩薩諦校計；**四者**、菩薩當校計百八持空法解盡法。」

諸菩薩復問佛：「何等為持空法解盡法？」

佛言：「菩薩一切知十方所有本末皆空已，知空知所有當復滅盡。菩薩知盡以為諦，即不復貪百八。不復行著欲，菩薩能自解當知盡，是為菩薩校計持空法解盡法，是為菩薩校計百八解盡應法。」

「**五者**、菩薩當校計百八盡法不復生，已知不復生，是為菩薩校計盡法不復生已知不復生法；**六者**、菩薩當校計百八盡，當得泥洹長生不復滅不死，菩薩得是校計自知苦，是為菩薩法知泥洹樂校計法；**七者**、菩薩當校計知百八盡泥洹念，是為菩薩知泥洹校計相念；**八者**、菩薩當校計百八滅盡捨相念不復念，是為菩薩百八捨相念不復念校計；**九者**、菩薩當校計所念不盡便生雜相念，以知雜相念，當校計泥洹無所有，何以故復有雜相念當復滅，是為菩薩知雜相念校計；**十者**、菩薩當校計自知滅無所有，長受泥洹相，泥洹長生不復滅，是為菩薩校計受泥洹相。是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菩薩復有十校計。」

諸菩薩問佛：「何等為菩薩十校計？」

佛言：「**一者**、菩薩自知百八罪，亦當為十方人說百八罪，亦當為人說十方生死五道苦痛，常當為十方人說萬物成敗本末生死無所有，是為菩薩一校計；**二者**、菩薩當校計十方成敗牽證用示人，是為菩薩牽證校計解人法；**三者**、菩薩當校計十方人所有皆坐貪故著，以貪著皆為癡，菩薩常當為人解貪著解人癡，菩薩亦當持貪癡還自況，我未知菩薩道時貪癡亦劇，是菩薩得是校計；常當慈心解人貪癡，是為菩薩校計；**四者**、菩薩常當校計百八牽十方癡人作證。」

諸菩薩復問佛：「何等為牽十方癡人作證？」

佛言：「十方人所念皆坐百八癡，故菩薩去百八乃為不癡。菩薩失行百八行便為癡，常當牽十方癡人作證不得失行，是為菩薩校計法。」

「**五者**、菩薩當復校計百八牽十方阿羅漢作證者。」

諸菩薩言：「復校計百八牽阿羅漢作證云何？」

佛言：「菩薩失行但坐貪著，故當牽阿羅漢泥洹去無所有。我何為所念失行？何為當坐是苦所念？牽阿羅漢泥洹常作證，是為菩薩校計法。」

「**六者**、若復失行，當校計百八牽辟支佛泥洹無所有作證，是為菩薩校計法；**七者**、菩薩若失行，當復校計百八無所有，當牽十方過去佛泥洹無所有，十方過去佛皆我師，皆取泥洹去，我何為失行行在世間？菩薩已牽證便還攝行，是為菩薩牽證校計法；**八者**、菩薩復失行，當復牽現在十方佛亦當泥洹去，常當牽自證，已自證當即還行，是為菩薩百八牽證還行校計法；**九者**、菩薩當校計百八復失行。」

佛言：「我今作釋迦文佛，我所主天地帝王人民皆屬我，自在飛行大威神，我要般泥洹去歸無所有，常當牽我作證，常當堅意求佛，持我作證意不轉，轉者為失行，便墮盛百八愛行中，是為菩薩校計。」

「**十者**、菩薩常當盡力却貪，令不得受求，受求者為不應菩薩，菩薩諦求分別思惟我所校計，**是為菩薩五十校計。**」

佛言：「諸菩薩行安般守意常苦失行，無有不失行。」

時諸菩薩問佛：「何以故？我曹作菩薩常苦失行。」

佛言：「菩薩不厭生死苦習故，不自覺生死習故，不諦知生死盡無所有，不諦知有佛泥洹道故。」

佛言：「諸菩薩不可自用作菩薩道故貢高勝十方人。」

佛言：「未得佛生死苦習未與盡合未與道合，常有身體苦痛，亦有寒熱苦，亦有飢渴苦惱不能斷，如是菩薩未可自怙其善。」

佛言：「我未得佛時，自謂智慧無能及者，自謂知禪無能及者，自謂知細微滅心無有及者。」

佛言：「我已立身作釋迦文佛，還自校計作菩薩時所知。譬如一菩薩智，今已作佛有所知；譬如十方佛國中，所有萬物菩薩。」

佛言：「十方佛所有菩薩智慧，未能得一方佛一小塵智。」

菩薩即稽首問佛言：「我曹癡，何以多不能及佛一塵智？」

佛言：「用汝不厭生死苦習故，不早取佛故，不知細微意故，不知滅本斷根故。汝曹盡力精進行，亦當知十方佛智慧。」

諸菩薩問佛：「我何因緣生死多如是？」

佛言：「汝曹不諦行安般守意三十七品經十二問三向中微意，不知分別校計生死百八中細微意，故使生死多、難得佛。」

佛言：「汝心未起時，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心轉作意，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意轉作識，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轉入眼，眼所見好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眼所見中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眼所見惡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轉入耳，耳所聞好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耳所聞中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耳所聞惡聲，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轉入鼻，鼻所聞好香，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鼻所聞中香，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鼻所聞惡臭，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轉入口，口所得好味好語言，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口所得中味中語言，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口所得惡味惡語言，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轉入身，身所得好細軟可身，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身所得中細軟，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身所得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

佛言：「一心中有五百四十百八愛行，五百四十百八愛行中，一愛者當受一生死，一愛者當受一身，如是不盡五百四十為受五百四十生死身。意亦爾、識亦爾，好色亦爾、中色亦爾、惡色亦爾，好聲亦爾、中聲亦爾、惡聲亦爾，好香亦爾、中香亦爾、惡臭亦爾，美味好語言亦爾、中味中語言亦爾、惡味惡語言亦爾，好細軟可身亦爾、中細軟亦爾、惡麤堅苦痛不可身亦爾。」

佛問諸菩薩：「寧知是不？」

諸菩薩言：「聞佛說皆知。」

佛言諸菩薩：「汝曹寧信有是無？」

諸菩薩言：「信有是。眾不疑，但不解。」

佛問諸菩薩：「汝曹發起來至我所，寧知汝意中幾轉？汝聞我造說經以來，知汝意幾轉？」

諸菩薩報佛言：「不知幾轉。」

佛問諸菩薩：「何以故不知幾轉？」

諸菩薩言：「我聞佛說經，歡喜不知覺幾轉。」

佛言：「汝曹來至今不覺意轉墮生死，譬如摩竭國中塵不知多少。菩薩但坐失行，不自知覺生死多少，是故不即時得佛。」諸菩薩各各稽首歡喜受行。

諸菩薩各各稽首言：「未聞佛五十校計時，自用不失行，聞佛解五十校計，自知失行。」

佛言：「汝亦失行，亦不失行。」

菩薩復問：「何以失行，亦不失行？」

佛言：「汝至十方佛前自貢高自譽言，我解無有是五十校計罪，便墮罪失行，**是為亦失行。**」

佛言：「**不失行者**，菩薩至十方佛前，常當自慚，身體自慚、生死自慚，生墮罪不能校計知，常持五十校計還自慚，是為菩薩不失行，不自慚者常失行。」

佛說如是。諸菩薩各各自慚，各各自悔，各各自念：「滅盡非常苦空非身。」諸菩薩聞經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頭面著佛足，受行而去。

大集經卷第六十

禪祕要法經卷上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五百大德聲聞：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等。

爾時王舍城中有一比丘，名摩訶迦絺羅難陀，聰慧多智，來至佛所，為佛作禮，繞佛七匝。爾時世尊入深禪定，默然無言。時迦絺羅難陀見佛入定，即往舍利弗所，頭面禮足，白言：「大德舍利弗！唯願為我廣說法要。」爾時舍利弗即便為說四諦，分別義趣，一遍乃至七遍，時迦絺羅難陀心疑未寤。如是乃至遍禮五百聲聞足，請說法要。諸聲聞等，亦各七遍為轉四真諦法，時迦絺羅難陀心亦不寤。復還佛所，為佛作禮。爾時世尊從禪定起，見迦絺羅難陀頂禮佛足，淚如盛雨，勸請世尊：「唯願為我轉正法輪。」爾時世尊復為廣說四真諦法，一遍乃至七遍。時迦絺羅難陀猶故未解；五百天子聞佛所說，得法眼淨，即持天華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因迦絺羅難陀比丘快得法利，見法如法，成須陀洹。」時迦絺羅難陀聞諸天語，心懷慚愧，悲咽無言，舉身投地如太山崩，即於佛前四體布地向佛懺悔。

爾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繞佛三匝，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迦絺羅難陀比丘，有何因緣？生而多智，四毘陀論、違世羈經、日月星辰、一切技藝無不通達。復有何罪，出家以來經歷多年，於佛法味獨不得嘗。如來世尊親為說法，如生聾人無聞無得；佛法大將隨順轉法輪

者數有五百，為其說法，亦無有益。唯願天尊為我分別說此比丘往昔因緣。」

阿難問時，佛即微笑，有五色光從口中出，繞佛七匝，還從頂入。告阿難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解說。」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此迦絺羅難陀比丘，過去久遠無數劫時，有佛世尊名曰然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阿純難陀，聰明多智。以多智故憍慢放逸，亦不修習四念處法，身壞命終墮黑闇地獄。從地獄出，生龍象中，五百身中恒作龍王，五百身中恒作象王。捨畜生身，因前出家持戒力故，得生天上。天上命終，來生人間。前身讀誦三藏經故，今得值佛。由前放逸不修四念處，是故今身不能覺寤。」

爾時迦絺羅難陀聞佛此語，即從坐起，合掌長跪白佛言：「世尊！唯願天尊教我繫念。」

爾時佛告迦絺羅難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汝於今日快問如來滅亂心賊甘露正法、三世諸佛治煩惱藥，關閉一切諸放逸門，普為人天開八正道。汝好諦觀，莫令心亂。」

佛說此語時，眾中有五十摩訶羅比丘亦白阿難：「世尊今者欲說除放逸法，我等隨順欲學此事。唯願尊者為我白佛。」說此語時，佛告諸比丘：「非但為汝，亦為未來諸放逸者，我今於此迦蘭竹園為迦絺羅難陀比丘說繫念法。」

佛告迦絺羅難陀：「汝受我語，慎莫忘失。汝從今日修沙門法。沙門法者，應當靜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齊整衣服，正身端坐，偏袒右肩，左手著右手上，閉目以舌拄腭，定心令住不使分散。先當繫念著左脚大指上，諦觀指半節，作泡起想，諦觀極使明了。然後作泡潰想，見指半節極令白淨，如有白光。

見此事已，次觀一節，令肉劈去，見指一節極令明了，如有白光。」佛告迦絺羅難陀：「如是名繫念法。」迦絺羅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觀一節已，次觀二節。觀二節已，次觀三節。觀三節已，心漸廣大，當觀五節。見脚五節如有白光，白骨分明。如是繫心諦觀五節，不令馳散；心若馳散，攝令使還。如前念半節，念想成時，舉身煖熅心下熱。得此想時，名繫心住。心既住已，復當起想，令足趺肉兩向披，見足趺骨極令了了，見足趺骨白如珂雪。此想成已，次觀踝骨，使肉兩向披，亦見踝骨極令皎白。次觀脛骨，使肉褫落，自見脛骨皎然大白。次觀膝骨，亦使皎然分明。次觀臑骨，亦使極白。次觀脇骨，想肉從一一脇間兩向褫落，但見脇骨白如珂雪，乃至見於脊骨極令分明。次觀肩骨，想肩肉如以刀割，從肩至肘、從肘至腕、從腕至掌、從掌至指端，皆令肉兩向披，見半身白骨。見半身白骨已，次觀頭皮。見頭皮已，次觀薄皮。觀薄皮已，次觀膜。觀膜已，次觀腦。觀腦已，次觀肪。觀肪已，次觀咽喉。觀咽喉已，次觀肺膪。觀肺膪已，見心、肺、肝、大腸、小腸、脾、腎、生藏熟藏。

「四十戶蟲在生藏中，戶領八十億小蟲，一一蟲從諸脈生，孚乳產生，凡有三億，口含生藏。一一蟲有四十九頭，其頭尾細猶如針鋒。此諸蟲等二十戶是火蟲，從火精生。二十戶是風蟲，從風氣起。是諸蟲等，出入諸脈遊戲自在。火蟲動風、風蟲動火，更相呼吸以熟生藏。上下往復，凡有七反。此諸蟲等各有七眼，眼皆出火。復有七身，吸火動身以熟生藏。生藏熟已，各復還走入諸脈中。

「復有四十戶蟲，戶領三億小蟲，身赤如火。蟲有十二頭，頭有四口，口含熟藏。脈間流血，皆觀令見。見此事已，又見

諸蟲從咽喉出。又觀小腸、肝、肺、脾、腎，皆令流注入大腸中，從咽喉出墮於前地。此想成已，即見前地，屎尿臭處，及諸虻蟲更相纏縛，諸蟲口中流出膿血，不淨盈滿。

「此想成已，自見己身如白雪人，節節相拄。若見黃黑，當更悔過。既悔過已，自見己身骨上生皮，皮悉褫落聚在前地，漸漸長大如鉢多羅。復更長大，似如瓮堦，乃至大如乾闥婆樓，或大或小隨心自在。又漸增長猶如大山，而有諸蟲啖食此山，流出膿血，有無數蟲遊走膿裏。復見皮山漸漸爛壞，唯有少在，諸蟲競食。有四夜叉忽從地出，眼中出火，舌如毒蛇，而有六頭。頭各異相：一者如山、二者如貓、三者如虎、四者如狼、五者如狗、六者如鼠。又其兩手猶如猿猴，其十指端一一皆有四頭毒蛇，一者雨水、二者雨土、三者雨石、四者雨火。又其左脚似鳩槃荼鬼，右脚似於毘舍闍鬼，現醜惡形甚可怖畏。時四夜叉，一一荷負九種死屍，隨次行列住行者前。」

佛告迦絺羅難陀：「是名不淨想最初境界。」佛告阿難：「汝持是語，慎莫忘失。為未來眾生，敷演廣說此甘露法三乘聖種。」

時迦絺羅難陀，聞佛說此語，一一諦觀，經九十日不移心想。至七月十五日僧自恣竟，時諸比丘禮世尊已各還所安，於日後分次第修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皆悉具足，心大歡喜，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因思惟故、因正受故、依三昧故，生分已盡，不受後有，知如道真，必定得成清淨梵行。世尊！此法是甘露器，受用此者食甘露味。唯願天尊重為廣說。」

爾時世尊告迦絺羅難陀：「汝今審實得此法者，可隨汝意作十八變。」時迦絺羅難陀住立空中，隨意自在作十八變。時諸比丘，見迦絺羅難陀我慢心多猶能調伏，隨順佛教繫心一處，不隨諸根，成阿羅漢。爾時會中有千五百比丘，亂心多者見此

事已皆生歡喜，即詣佛所次第受法。爾時世尊因此憍慢比丘摩訶迦絺羅難陀，初制繫念法，告諸四眾：「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優婆夷，自今以後欲求無為道者，應當繫念專心一處。若使此心馳騁六根猶如猿猴，無有慚愧，當知此人是旃陀羅，非賢聖種，心不調順。阿鼻獄卒常使此人。如是惡人，於多劫中無由得度。此亂心賊生三界種，依因此心墮三惡道。」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汝今見此摩訶迦絺羅難陀比丘，因不淨觀得解脫不？汝好受持，為眾廣說。」阿難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第二觀者，繫念額上。諦觀額中如爪甲大，慎莫移想。如是觀額令心安住，不生諸想，唯想額上。然後自觀頭骨，見頭骨白如頗梨色。如是漸見舉身白骨皎然白淨，身體完全，節節相拄。復見前地諸不淨聚，如上所說。不淨想成時慎莫棄身，當教易觀。易觀法者，想諸節間白光流出，其明熾盛猶如雪山。見此事已，前不淨聚夜叉吸去。復當想前作一骨人極令大白。此想成已，次想第二骨人。見二骨人已，見三骨人。見三骨人已，見四骨人。見四骨人已，見五骨人，如是乃至見十骨人。見十骨人已，見二十骨人。見二十骨人已，見三十骨人。見三十骨人已，見四十骨人。見四十骨人已，見一室內滿中骨人，前後左右行列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是時行者，漸漸廣大見一庭內滿中骨人，行行相向，白如珂雪，各舉右手向於行者。心復廣大，見一頃地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心漸廣大，見一由旬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一由旬已，乃至見百由旬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由旬已，乃至見閻浮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一閻浮提已，次見弗婆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

弗婆提已，次見瞿耶尼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瞿耶尼已，見鬱單越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四天下滿中骨人已，身心安隱，無驚怖想。心漸廣大，見百閻浮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閻浮提已，見百弗婆提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弗婆提已，次見百瞿耶尼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百瞿耶尼已，次見百鬱單越滿中骨人，行行相向，各舉右手向於行者。見此事已，身心安樂，無驚怖想。心想利故，見娑婆世界滿中骨人，皆垂兩手伸舒十指，一切齊立向於行者。于時行者見此事已，出定入定恒見骨人，山河石壁、一切世事，皆悉變化猶如骨人。

「爾時行者見此事已，於四方面見四大水，其流迅駛、色白如乳，見諸骨人隨流沈沒。此想成時，復更懺悔。但純見水涌住空中，復當起想令水恬靜。」佛告阿難：「此名凡夫心想白骨白光涌出三昧，亦名凡夫心海生死境界相。我今因迦絺羅難陀，為汝及未來一切眾生等說是白骨白光涌出三昧門，為攝亂心渡生死海。汝當受持，慎勿忘失。」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即現白光三昧一一相貌，皆令阿難悉得見之。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名白骨觀最初境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更教餘想。教餘想者，當自觀身作一白骨人，極使白淨，令頭倒下入臑骨中，澄心一處極使分明。此想成已，觀身四面，周匝四方皆有骨人。此想成已，即於前地作一白骨人，如似己身，亦復倒頭入臑骨中。想一成已，次當想二。想二成已，次當想三。想三成已，次當想四。想四成已，次當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如是滿一房內，見諸骨人皆悉倒頭入臑骨中。見一房內已，乃至見於百房之內，是諸骨人皆悉倒頭入臑骨中。見百房已，見一由旬，滿中骨人，

皆悉倒頭入臆骨中。見一由旬已，乃至見無量諸白骨人，皆悉倒頭入臆骨中。此想成已，見諸骨人各各縱橫悉在前地，或見頭破、或見項折、或見顛倒、或見繚戾、或見腰折、或見伸脚、或見縮脚、或見脚骨分為二分、或見頭骨倒入胸中、或見頭骨偃仰掣縮，紛亂縱橫悉在前地，周匝上下滿一室內。此想成已，乃至見於無量無邊諸白骨人紛亂縱橫，或大或小、或破或完。如此眾事，皆當住心諦觀極令分明。」

佛告阿難：「是時行者見此事已，當自思惟：『前骨完具，今者破散縱橫紛亂不可記錄。此白骨身猶尚無定，當知我身亦復無我。』諦觀是已，當自思惟：『正有縱橫諸雜亂骨，何處有我及與他身？』爾時行者思惟無我，身意泰然安隱快樂。」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令心廣大，使彼行人見一閻浮提縱橫亂骨。見諸骨外周匝四面有大火起，焰焰相次燒諸亂骨，見諸骨人節節火起。如是火相，或有眾火猶如流水，明炎熾盛流諸骨間。或有眾火猶如大山，從四面來。此想成已極大驚怖，出定之時身體蒸熱。還當攝心如前觀骨，觀一白骨人極令明了。是時行者入定之時不能自起，要當彈指然後得起。此想成者，當自起念而作是言：『我於前世無數劫來造熱惱法，業緣所牽，故使今者見此火起。』復當作念：『如此火者從四大有，我身空寂四大無主。此大猛火橫從空起，我身他身悉皆亦空。如此火者從妄想生，為何所燒？我身及火二皆無常。』」

佛告阿難：「行者應當至心諦觀如是等法，觀空無火亦無眾骨。作此觀者，無有恐懼，身意恬安倍勝於前。」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者名第二觀白骨竟。**

佛告阿難：「觀第二白骨竟已，復當更教繫念法。繫念法者，先當繫心著左足大指上，一心諦觀足大指，使肉青黑津膩，猶如日光炙於肥肉。漸漸至膝，乃至於臆。觀左足已，觀其右

足亦復如是。觀右足已，次當觀腰，至背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胸，舉身支節一切身分皆亦津黑，猶如日光炙於肥肉，不淨流溢如屎尿聚。諦觀己身，極使分明。想一成已，復當想二。想二成已，復當想三。想三成已，復當想四。想四成已，復當想五。想五成已，復當想十。想十成已，見一室內滿中津黑，猶如日光炙於肥肉，如屎尿聚。諸不淨人，行列縱橫滿一室內。見一室已，復見二室。見二室已，乃至見無量眾多不淨人，四維上下皆悉充滿娑婆世界。此想成已，行人自念：『我於前世，貪婬愚癡不自覺知，盛年放逸貪著情色無有慚愧，隨逐色聲香味觸法。今觀我身不淨流溢，他身亦爾。何可愛樂？』見此事已，極自厭身，慚愧自責。出定之時，見諸飲食如屎尿汁，甚可惡厭。

「次教易觀。易觀法者，當更起想念。想念成時，見其身外諸不淨間，周匝四面忽然炎起。如熱時焰，其色正白，如野馬行，映諸不淨。爾時行者見此事已，當大歡喜。以歡喜故，身心輕軟，其心明朗快樂倍常。」佛告阿難：「**是名第三慚愧自責觀。**」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者，名第三津膩慚愧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左脚大指上，令諦觀脚大指節，起臃脹想。見臃脹已，起爛壞想。見爛壞已，起青黑赤白諸膿血想。是諸膿血，極使臭處，難可堪忍。如是漸漸至膝至臑，皆令臃脹爛潰不淨。觀左脚已，右脚亦然。如是漸漸，至腰、至背、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胸，舉身支節一切臃脹，皆悉爛壞，青黑赤白諸膿流出，臭惡雜穢不可堪處。想一成已，復更想二。想二成已，復更想三。想三成已，復更想四。想四成已，復更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想十

成已，見一室內周匝上下諸臃脹人，皆悉爛壞，青黑赤白諸膿悉皆流出，雜穢臭處不可堪忍。復當更想一由旬。想一由旬已，乃至想百由旬。想百由旬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上下、地及虛空一切彌滿，臃脹爛壞，青黑赤白諸膿流出，雜穢充滿不可堪處。」

佛告阿難：「爾時行者見此事已，自觀己身不淨充滿，觀於他身亦復如是。當作想念：『我此身者甚可患厭，眾多不淨彌滿一切。』諦觀是已，畏生死患，其心堅固深信因果。出定入定恒見不淨，欲求厭離捨棄此身。作此想時，自見己身舉體皮肉如秋葉落。見肉墮地在前地已，即大動心，心生驚怖，身心震掉不能自寧，身氣熱惱，如熱病人為渴所逼。出定之時，如人夏日行於曠野渴乏無水，身體疲極。此想成已，乃至食時，見所食物如臃死屍，見所飲漿猶如膿血。此想成已，極大厭身。觀於身內及於身外，求淨不得。」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令其易想，莫使棄身唐無所得。易觀法者，當於遠處臭穢之外作一淨物，教其繫心想一淨物，心眼明了即欲往取。如是漸漸，所見廣遠諸不淨外，有諸淨地如琉璃地，見此淨處即便欲往。轉復廣遠，意不能達。」佛告阿難：「爾時當教如此行人而作是言：『汝所見事是不淨想，此不淨想而雜穢物。當知此想從顛倒起，皆由前世顛倒行故而得此身。如此身者，種子根本皆為不淨。汝今實見此不淨不？雖見不淨、於外見淨，當知此淨及與不淨不可久停，隨逐諸根憶想見是。此不淨身屬諸因緣，緣合則有、緣離則無。爾所見事亦屬緣想，想成則有、想壞則無。如此想者，從五情出、還入汝心，諸欲因緣而有此想。此不淨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汝當一一諦觀不淨，求索彼我了不可得。世尊說我及他皆悉空寂，何況不淨！』如是種種呵責其心，教令觀空，見髮毛爪齒一切

悉無，豁然捨諸不淨之物，如前住意還觀骨人。」

佛告阿難：「汝持是語，慎莫忘失此不淨觀及易想法。」爾時阿難聞佛此語，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四臃脹膿血及易想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次當更教繫念一處，端坐正受，諦觀右脚大指上，令指上皮携携欲穿，薄皮厚皮內外映徹。其薄皮內有一薄膜，亦當諦觀，如是漸漸至膝至臍。左脚亦然。至腰至背、至頸至項、至頭至面至胸，舉身皆爾。薄皮厚皮內外映徹，携携欲穿如被吹者，其皮臃脹不可具說。身諸毛中一一毛孔，百千無量諸膿雜汁，猶如雨滴從毛孔出，疾於震雨。內外俱流，膿血盈滿，不淨之極難可堪忍。猶如膿池，亦如血池，諸蟲滿中。此想成已，當觀胸裏舉身是蟲，猶如蟲聚。復當更觀左脚大指臃脹膿潰，青膿、黃膿、赤膿、黑膿、紅膿、綠膿、白膿，爛潰交橫與屎尿雜，復有諸蟲遊戲其中，穢惡臭處不可堪忍。厭患此身，不貪諸欲、不樂受生。此想成時，見大夜叉身如大山，頭髮蓬亂如棘刺林，有六十眼猶如電光，有四十口，口有二牙，皆悉上出猶如火幢，舌似劍樹吐至于膝，手捉鐵棒，棒似刀山，如欲打人。如是眾多其數非一。見此事時，極大驚怖身心皆動。如此相貌，皆是前身毀犯禁戒、諸惡根本，無我計我、無常計常、不淨計淨，放逸染著貪受諸欲，於苦法中橫生樂想，於空法中起顛倒想，於不淨身起於淨想，邪命自活不計無常。此想成時，復當更教：『汝莫驚怖。如此夜叉，是汝惡心猛毒境界，從六大起、六大所成。汝今應當諦觀六大。此六大者，地、水、火、風、識、空。如此一一汝當諦推：汝身為是地耶？為是水耶？為是火耶？為是風耶？為是識耶？為是空耶？如是一一諦觀此身，從何大起？從何大散？六大無主，身亦無我，汝今云何畏於夜叉？如汝心想，來無所

從、去無所至。想見夜叉，亦復如是。但安意坐，設使夜叉來打汝者，歡喜忍受，諦觀無我，無我法中無驚怖想。但當正心結加趺坐，諦觀不淨及與夜叉。』作一成已，復當作二，如是漸漸乃至無量，一一諦觀皆令分明。」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觀薄皮不淨法，慎莫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五觀薄皮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著右脚大指上，當諦觀脚指使脚腩脹，從脚至頭如吹皮囊，腩脹津黑青瘀難堪，滿中白蟲如粳米粒。蟲有四頭，蠢蠢相逐，更相啖食。肌肉骨髓皆生諸蟲，一切五藏蟲皆食盡，唯有厚皮在其骨外。其皮厚薄猶如繒練，諸蟲出入如穿竹葉，內外携携其皮欲穿。眼中躁癢，有無數蟲穿眼欲出，生眼眶間。身分九孔亦復如是。諸蟲爾時，從厚皮出、入薄皮中，皮遂穿盡，蟲皆落地。其數眾多，不可稱計，作一大聚猶如蟲山。在行者前，更相食噉、或相纏繞。爾時行者見眾多蟲已，復當繫念諦觀一蟲，使此一蟲噉諸蟲盡，既噉蟲已一蟲獨在。其心漸大，見向一蟲大如狗許，身體困頓、鼻曲如角，嗅行者前，其眼正赤，如燒鐵丸。見此事已極大驚怖，當自憶念：『我身云何忽然乃爾作如此事？先見諸蟲更相食噉，今見此蟲形體醜惡何甚可畏！』此想成時當自觀身：『我此諸蟲，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如此不淨從心想生，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亦非是我亦非是他。如此身者，六大和合因緣成之，六大散滅身亦無常。向者諸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我身、蟲聚，當有何實？蟲亦無主，我亦無我。』作是思惟，時所見蟲，眼當漸漸小。見此事已身心和悅，恬然安樂倍勝於前。」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厚皮蟲聚觀法，慎莫忘失。」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已，名第六厚皮蟲聚觀竟。◎**

◎佛告阿難：「復當住意繫念一處，諦觀右脚大指上，從足至頭好諦觀之。當使皮肉都盡，腸胃腹肝、肺心脾腎，一切五藏悉落墮地，唯有筋骨共相連持。殘膜著骨，其色極赤，或如淤泥、或如濁水。作濁水想，持用洗皮。從足至頭皆使如是，自觀己身極令分明。觀己身已，於現前地復作一身，使在前立，如己無異。想一成已，復當想二。想二成已，復當想三。想三成已，復當想四。想四成已，復當想五。想五成已，乃至想十。想十成已，見一室內周匝上下，滿中皆是赤色骨人，或有淤泥色者、或有濁水色者，以濁水洗皮。如是眾多，漸漸廣大，滿一由旬。想一由旬已，想二由旬。想二由旬已，漸漸廣大想百由旬。想百由旬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赤色骨人，或有淤泥色者、或有濁水色者，以濁水洗皮。周匝上下，縱橫彌滿。」

佛告阿難：「汝今諦觀此赤色相，慎莫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七極赤淤泥濁水洗皮雜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觀左脚大指，從足至頭，如新死人其色萎黃，當觀己身亦復如是。見萎黃已，當令黃色變成青赤。此想成時，見於前地有一新死人，其色黃赤。見一已見二，見二已見三，見三已見四，見四已見五。見五已心想利故，恒見己身如新死人。如是想成，見一切人滿閻浮提如新死人。此想成已，轉復廣大，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新死人，自見己身及以他身等無有異。此想成時，心意惛然，貪欲轉薄。」

佛告阿難：「汝好諦觀是新死想，慎莫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八新死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左脚大指上，從足至頭，使心不散見身諸骨，一一分明，共相支拄亦相連持，無

有破者。毛髮爪齒皆悉具足，皎然大白。見己身已，往復反覆想令白淨。想一身已，復想二身。想二身已，復想三身。想三身已，復想四身。想四身已，復想五身，乃至於十。想十身已，見一室內，周匝上下悉是骨人，毛髮爪齒皆悉具足，白中白如珂雪。見一室已，復見百室。見百室已，見一閻浮提。見一閻浮提已，乃至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骨人，毛髮爪齒皆悉具足，其色極白，白如珂雪。此想成時，心意恬安，歡喜倍常。」

佛告阿難：「汝好諦觀具身骨想，慎莫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九具身想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諦觀右足大指兩節間，令心專住無分散意，觀兩節使相離去，唯角相拄。觀兩節已，從足至頭皆令如是，使節節解，唯角相拄。從頭至足有三百六十三解，一一諦觀，令節節各解。若不足者，安心諦觀，令節節各解，唯角相拄。觀己身已，當觀他身。觀見一已觀見二，觀二已觀見三，觀三已觀見四，觀四已觀見五。觀五已，乃至觀見無量諸白骨人，節節各解，唯角相拄。見此事已，復見四方眾多骨人亦復如是。得此觀時，當自然見諸骨人外，猶如大海恬靜澄清。其心明利，見種種雜色光圍繞四邊。見此事已，心意自然安隱快樂，身心清淨無憂喜想。」

佛告阿難：「汝好諦觀此節節解想，慎莫忘失。」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十節節解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右脚大指兩節間，令節相離如三指許，作白光想持用支拄。若夜坐時作月光想，若晝坐時作日光想，連持諸骨莫令解散。從足至頭三百六十三解，皆令相離如三指，許以白光持不令散落。晝日坐時以日光持，若夜坐時以月光持，觀諸節間皆令白光出。得此觀時，當自然於日光中見一丈六佛，圓光一尋，左右上下亦

各一尋。軀體金色，舉身光明炎赤端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炳然。一一相好分明得見，如佛在世等無有異。若見此時，慎莫作禮，但當安意諦觀諸法。當作是念：『佛說諸法無來無去，一切性相皆亦空寂。諸佛如來是解脫身，解脫身者則是真如，真如法中無見無得。』作此想時，自然當見一切諸佛。以見佛故，心意泰然恬怕快樂。」

佛告阿難：「汝今諦觀是流光白骨，慎莫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十一白骨流光觀竟。**

佛告阿難：「得此觀已，復當更教繫心住意，諦觀脊骨。於脊骨間，以定心力作一高臺想，自觀己身如白玉人結加趺坐，以白骨光普照一切。作此觀時極使分明。坐此臺已，如神通人住須彌山頂，觀見四方無有障閼，自見故身了了分明，見諸骨人白如珂雪，行行相向，身體完具無一缺落，滿於三千大千世界。此名白光想成。次見縱骨，亦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橫骨，亦滿三千大千世界。見青色骨人，行行相向，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黑色骨人，行行相向，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臃腫人，行行相向，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膿癰人，復見膿血塗身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爛壞舉身蟲出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薄皮覆身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皮骨相離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赤如血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濁水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淤泥色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復見白骨人，毛髮爪齒共相連持，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三百六十三節解，唯角相拄，如此骨人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節節兩向解離相去三指許間有白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次見散白骨人，唯有白光共相連持，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當見眾多白骨人，數不可說。得此觀時，當起想念：『我此身者從四大起枝葉種子，乃至如是不淨之甚，極可患厭。如此境界從我心起，心想則成、

不想不見。當知此想是假觀見、從虛妄見，屬諸因緣。我今當觀諸法因緣。云何名諸法因緣？諸法因緣者，從四大起。四大者，地水火風。』復當觀是風大從四方起，一一風大猶如大蛇，各有四頭，二上二下，眾多耳中皆出是風。此觀成時，風變為火。一一毒蛇吐諸火山，其山高峻甚可怖畏，有諸夜叉住火山中，動身吸火毛孔出風。如是變狀遍滿一室。滿一室已，復滿二室。滿二室已，漸漸廣大，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轉復廣大滿閻浮提，見諸夜叉在火山中，吸火負山，毛孔出風，周遑馳走遍閻浮提。復驚夜叉以逼行者。見此事時心大驚怖，求易觀法。易觀法者，先觀佛像。於諸火光端，各作一丈六佛像想。此想成時，火漸漸歇變成蓮華，眾多火山如真金聚內外映徹，諸夜叉鬼似白玉人。唯有風大，迴旋宛轉吹諸蓮華。無數化佛住立空中，放大光明如金剛山。是時諸風靜然不動。時四毒蛇口中吐水，其水五色，遍滿一床。滿一床已，復滿二床。滿二床已，次滿三床，如是乃至遍滿一室。滿一室已，次滿二室。滿二室已，次滿三室，如是乃至遍滿十室。水滿十室已，見五色水色色之中各有白光，如頗梨幢，有十四重，節節皆空，白水涌出停住空中。此想成時，行者自見身內心中有一毒龍，龍有六頭，繞心七匝，二頭吐水、二頭吐火、二頭吐石，耳中出風。身諸毛孔各生九十九毒蛇。如是諸蛇，二上二下。諸龍吐水，從足下出，流入白水。如是漸漸滿一由旬皆見是事。滿一由旬已，復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如是乃至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是時毒龍從臍而出，漸漸上向入於眼中，從眼而出住於頂上。爾時諸水中有一大樹，枝葉四布遍覆一切。如此毒龍不離己身，吐舌樹上。是龍舌上有八百鬼，或有鬼神，頭上戴山、兩手如蛇、兩脚似狗。復有鬼神，頭似龍頭，舉身毛孔有百千眼，眼

中火出，齒如刀山，宛轉在地。復有諸鬼，一一鬼形有九十九頭，各有九十九手。其頭形狀極為醜惡，似狗野干、似狸似猫、似狐似鼠。是諸鬼頸各負獼猴。是諸惡鬼遊戲水中，或有上樹騰躍透擲。有夜叉鬼頭上火起，是諸獼猴以水滅火，不能制止，遂使增長。如是猛火，從其水中頗梨幢邊忽然熾盛，燒頗梨幢如融真金，焰焰相次繞身十匝，住行者上如真金蓋，有諸羅網，彌覆樹上。此真金蓋足滿三重。爾時地下忽然復有四大惡鬼，有百千耳，耳出水火，身毛孔中雨諸微塵，口中吐風充滿世界。有八萬四千諸羅刹鬼，雙牙上出高一由旬，身毛孔中霹靂火起。如是眾多，走戲水中。復有虎狼師子豺豹鳥獸，從火山出，遊戲水中。見是事時，一一骨人滿娑婆界，各舉右手。時諸羅刹，手執鐵叉擎諸骨人，積聚一處。爾時復有九色骨人，行行相次，來至行者所。如是眾多，百千境界不可具說。」

佛告阿難：「此想成時，名四大觀。汝好受持，慎勿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十二地大觀火大觀風大觀水大觀，亦名九十八使境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腰中脊骨，想諸脊骨白如珂雪。見脊骨已，見舉身骨節節相拄，轉復明淨白如頗梨。見一一骨支節大小，一一皆明，如頗梨鏡。火大風水地大，是諸境界皆於一節中現。此想成時，見下方地，從於床下漸漸就開。見一床下地已，復見二床下地。見二床下地已，復見三床下地。見三床下地已，漸見一室內。見一室內已，次見二室內。見二室內已，漸見三室內。見三室內已，復見一庭中地，漸漸就開。見此事時應當諦觀，乃至下方無有障閼。下方風輪中有諸風起，向諸夜叉，皆吸此風。吸此風已，身諸毛孔生鳩槃荼。一一鳩槃荼吐諸山火，滿大千世界。是諸山間忽然復有無量妙女，鼓樂絃歌至行者前。羅刹復來。爭取

食之。行者見已，極大驚怖不自勝持。出定之時，恒患心痛，頂骨欲破。攝心入定，如前悉見四大境界。見此境界已，四大定力故，自見身體白如玉人，節節上火起、節節下水流，耳中風出、眼中雨石。見此事已，於其前地有十虬蛇，其身長大五百由旬，有千二百足，足似毒龍。身出水火，宛轉於地。此想成時，但當至心懺悔先罪。出定之時不得多語，於寂靜處一心繫念，唯除食時。復當懺悔，服諸酥藥，然後方當易此觀法。」

佛告阿難：「此觀名為第二四大觀。汝好受持，慎勿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想成時，名第十三結使根本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當更易觀。易觀法者，火大動時應起山想。當想諸山猶如冰霜，為火所融。如是猛火極大熾盛。火熾盛時，身體蒸熱。復更想龍，令雨諸石以掩猛火。復當想石，使碎如塵。龍復吐風，聚諸微塵積至成山，無量林木荊棘叢刺皆自然生。爾時白水，五色具足，流諸刺間。如是諸水住山頂上，猶如積冰凝然不動。」**此想成已，名第十四易觀法。**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三昧正受者，汝當教是易觀法，慎勿忘失。此四大觀，若有得者，佛聽服食酥肉等藥。其食肉時洗令無味，當如飢世食子肉想：『我今此身若不食肉，發狂而死。』是故佛於舍衛國勅諸比丘，為修禪故，得食三種清淨之肉。」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教易觀已，復當更教如前繫念住意，諦觀脊骨，復使白淨過前數倍。於二節間以明淨故，得見一切諸穢惡事。此想成時，當自觀身作一骨人，節節之中白淨明顯，如頗梨鏡。閻浮提中一切骨人，及四大觀所有境界，皆於一節中現。

見此事已，見諸骨人從東方來，向於行者，行行相次，數如微塵。如是東方滿娑婆世界諸白骨人，皆行行相次，來向行者；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青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淤泥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濁水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赤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紅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膿血塗身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黃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綠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紫色骨人，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有那利瘡色骨人，於諸節間，二節流出十六色，諸惡雜膿，行行相次，來向行者，滿閻浮提。漸漸廣大，乃至東方滿娑婆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此想成時，行者驚怖，見諸夜叉欲來噉己。爾時復當見諸骨人，節節火起、焰焰相次，遍滿娑婆世界。復見骨人頂上涌出諸水，如頗梨幢。復見骨人頭上，一切眾火化為石山。是時諸龍耳出諸風，吹火動山。是時諸山。旋住空中。如窯家輪。而無分閼。見此事已，極大驚怖。以驚怖故，有一

億鬼，擔山吐火，形狀各異，來至其所。」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正念安住修不放逸，見此事時當教諸法空無我觀。出定之時亦當勸進令至智者所問甚深空義。聞空義已，應當自觀：『我身者，依因父母不淨和合，筋纏血塗，三十六物污露不淨，屬諸業緣，從無明起。今觀此身無一可愛，如朽敗物。』作是思惟，時諸骨人皆來逼己，當伸右手以指彈諸骨人，而作是念：『如此骨人，從虛妄想強分別現。我身亦爾，從四大生，六入村落所共居止，何況諸骨從虛妄出。』作是念時，諸白骨人碎散如塵，積聚在地如白雪山。眾多雜色骨人，有一大虺忽然吞食。於白雪山上有一白玉人，身體端嚴，高三十六由旬，頸赤如火。眼有白光。時諸白水并頗梨幢，悉皆自然入白玉人頂。龍鬼蛇虺、獼猴師子狸猫之屬，悉皆驚走，畏大火故尋樹上下，身諸毛孔九十九蛇悉在樹上。爾時毒龍宛轉繞樹，復見黑象在樹下立。見此事時，應當深心六時懺悔，不樂多語，在空閑處思諸法空。諸法空中無地無水亦無風火，色是顛倒從幻法生，受是因緣，從諸業生。想為顛倒，是不住法。識為不見，屬諸業緣，生貪愛種。如是種種諦觀此身，地大者從空見有，空見亦空，云何為堅想地？如是推析何者是地？作是觀已，名觀外地。一一諦觀地大無主。作是想時，見白骨山復更碎壞猶如微塵，唯骨人在於微塵間，有諸白光共相連持。於白光間復生種種四色光明，於光明間復起猛火燒諸夜叉。時諸夜叉為火所逼悉走上樹，未至樹上黑象踏蹴，夜叉出火燒黑象脚。黑象是時作聲鳴吼，如師子吼音，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亦說此身是敗壞法不久當滅。黑象說已與夜叉戰，夜叉以大鐵叉刺黑象心，黑象復吼，一房地動，是時大樹根莖枝葉一時動搖。龍亦吐火欲燒此樹，諸蛇驚張各伸九十九頭以救此樹。是時夜叉復更驚起，手執大石欲擲黑象。黑象即前以鼻受

石，擲置樹上。石至樹上，狀似刀山。是夜叉奮身大踊，身諸毛孔出諸毒龍。龍有四頭，吐諸烟焰，甚可怖畏。此想成時，自見己身，身內心處深如坑井，井中有蛇吐毒上下現於井上。有摩尼珠，以十四絲繫懸在虛空。時彼毒蛇仰口吸珠，了不能得，失捨蹙地迷悶無知，是時口火還入頂中。行者若見此事，當起懺悔。乞適意食調和四大，極令安隱。當坐密屋無鳥雀聲處。」

佛告阿難：「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此觀者，名得地大觀。當勤繫念，慎莫放逸。若修不放逸行，疾於流水當得頂法。雖復嬾惰，已捨三塗惡道之處，捨身他世生兜率天，值遇彌勒，為說苦空無常等法，豁然意解。成阿那含果。」

佛告阿難：「汝今諦受地大觀法，慎勿忘失，為未來世一切眾生敷演廣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十四地大觀竟，亦名分別四大相貌，復名見五陰龜相。有智慧者亦能自知結使多少。四念處中名身念處，唯見身外，未見身內。身念處境界四分之中，此是最初。得此觀者，身心悅樂，少於諍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次當更觀身外火，從因緣有，有緣則起、緣離則滅。如此眾火，來無所從來、去無所至，恍忽變滅終不暫停。作是思惟時，外火即滅更不復現。復當思惟：『外諸水等江河池流，皆是龍力變化所成，我今云何橫見此水？此諸水等，來無所從來、去無所至。』作是思惟時外水不現。復當起念：『此風者與虛空合，諸龍鳴吼，假因緣有。如此想者，亦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顛倒心故橫見此事。』作是思惟時外風不起。復當更繫念思惟身內脊骨，見身內骨白如珂雪，一一節間三十六物穢惡不淨皆於中現。或見身皮猶如皮囊，盛諸不淨，無量癰疽、百千癰疾悉在其中，諸膿流出滴

滴不絕，當在骨人頭上極可厭患。或見身內，五藏悉皆走入於大腸中，大腸膨脹爛潰難堪。爾時行者以定力故，出定入定見一切人及與己身同不淨聚，見諸女人身如蟲狗穢惡不淨，自然當得不貪色想。」

佛告阿難：「此想成時，名第十四觀外四大，亦名漸解學觀空。」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慎勿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諦觀身內地大。身內地大者，骨齒爪髮腸胃腹肝心肺諸堅實物，悉是地大精氣所成，外地無常。所以知之，譬如大地，二日出時大地焦枯，三日出時江河池沼悉皆枯竭，四日出時大海三分減二，五日出時大海枯盡，六日出時大地焰起，七日出時大地然盡。外地猶爾，勢不支久，況身內地當復堅牢？爾時行者應自思惟：『今我此身，髮是我耶？爪是我耶？骨是我耶？身諸五藏為是我耶？』如是諦觀身諸支節都無有我。自觀諸骨，一一諦觀：『此骨者從何處生？父母和合赤白精時、如乳時、如泡時、如是歌羅邏時、如安浮陀時，如是諸時何處有骨？當知此骨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此骨者，同虛空相。外地無常，內地亦爾。』作是思惟時諦觀己身，一切諸骨自然破散猶如微塵。入定觀骨，但見骨處、不見骨相。出定見身，如前無異。復當更觀身內諸火，從外火有。外火無常，無有暫停。我今身火何由久熱？作是觀時，觀諸骨上一切火光悉滅不現。復當更觀身內諸水，我此諸水因外水有。外水無常，勢不支久。內水亦爾，假緣而有，何處有水及不淨聚？外風無常，勢不支久，從因緣生、還從緣滅。今我身內所有諸風，假偽合成、強為機關，何處有風？從妄想起，是顛倒見。作是思惟時，不見身內諸龍，耳中所有諸風悉

滅不現。如是種種諦自思惟，何處有人及地水火風？觀此地是敗壞法，觀此火猶如幻。又觀此風從顛倒起，觀此水從虛妄想現。作是觀時，行者見身猶如芭蕉，中無堅實，或自見心如水上泡，聞諸外聲猶如谷聲。作是觀時，見諸骨上一切火光、見白光水、見諸龍風悉在一處。觀身靜寂，不識身相，身心安隱，恬怕悅樂。如此境界，名第十五四大觀竟。」

禪祕要法經卷上

禪祕要法經卷中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佛告阿難：「汝今至心受持此四大觀法，慎勿忘失，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演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作此觀時，以學觀空故，身虛心勞，應服酥及諸補藥，於深禪定應作補想觀。補想觀者，先自觀身，使皮皮相裹猶如芭蕉，然後安心自開頂上想。復當勸進釋梵護世諸天，使持金瓶盛天藥。釋提桓因在左、護世諸天在右，持天藥灌頂，舉身盈滿。晝夜六時恒作此想。若出定時，求諸補藥，食好飲食，恒坐安隱，快樂倍常。修是補身經三月已，然後更念其餘境界。禪定力故，諸天歡喜。時釋提桓因為說甚深空無我法，讚歎行者，頭面敬禮。以服天藥故，出定之時顏色和悅，身體潤澤如膏油塗。見此事者，名第十六四大觀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住意，令觀外色。一切色者從何處生？作此觀時，見外五色如五色光，圍繞己身。此想現時，自觀身胸，胸骨漸漸明淨如頗梨鏡，明顯可愛。復見外色，一一眾色明如日光。得此觀時，四方自然生四黑象，黑象大吼踏眾色滅。如是眾色，在地者滅；於虛空中，玄黃可愛倍復過常。爾時大象以鼻繞樹，四象四邊欲拔此樹不能傾動。復有四象以鼻繞樹，亦不能動。爾時行者見此事已，出定之時應於靜處，若在塚間、若在樹下、若阿練若處，覆身令密。應當靜寂更求好藥以補己身。如上修習補身藥法復經三月，一心精進，如救頭然，心不放逸。於所受戒不起犯心，晝夜六時懺悔諸罪。復更思惟身無我空，如前境界一一諦觀極令明了。此想成時，胸骨漸明，猶如神珠內外映徹。心內毒蛇復更踊身騰

住空中，口中有火，欲吸摩尼珠，了不能得。如前失捨，自撲於地，身心迷悶望見四方。爾時諸象復更奔競來至樹所。時諸夜叉羅刹、惡獸諸龍蛇等俱時吐毒，與黑象戰。爾時黑象以鼻繞樹，聲吼而挽。象挽樹時，諸龍夜叉吐毒前戰不肯休息。爾時地下有一師子，兩眼明顯似如金剛，忽然踊出與諸龍戰，爾時諸龍踊住空中。象故挽樹終不休息，地漸漸動。是時行者地動之時，當觀此地從空而有，非堅實法。如此地者，如乾闥婆城、如野馬行，從虛妄出，何緣而動？作是思惟時，自見己身胸骨乃至面骨漸漸明淨，見諸世間一切所有皆悉明了。得此觀時，如執明鏡自觀面像。行者爾時見諸身外一切眾色及諸不淨，亦見身內一切不淨。**此想成時，名第十七身念處觀。」**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身念處灌頂章句，慎勿忘失，開甘露法門，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演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思惟諦觀面骨。自見面骨如白玉鏡，內外俱淨，淨如明鏡。漸漸廣大，見舉身骨白如頗梨鏡，內外俱淨，一切眾色皆於中現。須臾見身如白玉人，復見澄清如毘琉璃，表裏俱空，一切眾色皆於中現。復見己身如白銀人，唯薄皮在，皮極微薄，薄於天劫貝，內外映徹。復見己身如閻浮檀那金人，內外俱空。復見己身如金剛人。見此地時，黑象倍多，以鼻繞樹，盡己身力不能令動。爾時眾象吼聲震烈，驚動大地。大地動時，有金剛山從下方地出，住行者前。爾時行者，見已四邊有金剛山，復見前地猶如金剛，復見諸龍尋樹上下，吐金剛珠，樹遂堅固，象不能動。唯五色水從樹上出，仰流樹枝，從於樹端下流葉間乃至樹莖，亦流金剛山間，布散彌漫滿於大地、金剛地下乃至金剛山。此五色水放五色光，或上或下遊行無常。爾時黑象從金剛山出，欲吸此水。

諸龍吐毒與大象戰。爾時諸蛇入龍耳中，并力作勢共黑象戰。爾時黑象盡力蹴掣，亦無奈何。見此事時，諸水光明皆作伎樂，或有變化狀如天女，歌詠作伎甚可愛樂。此女端正，天上人間無有比類，其所作樂及妙音聲，忉利天上亦無此比。如是化女作諸技術，數億千萬不可具說。見此事時慎勿隨著，應當繫心念前不淨。出定之時，應詣智者問甚深空義。爾時智者應為行者說無我空。爾時行者復應繫念如前，自觀身骨，自見胸骨明淨可愛，一切不淨皆於中現。見此事已當自思惟：『如我今者，髮是我耶？骨是我耶？爪是我耶？齒是我耶？色是我耶？受是我耶？想是我耶？識是我耶？一一諦觀，無明是我耶？行是我耶？識是我耶？名色是我耶？六入是我耶？觸是我耶？受是我耶？愛是我耶？取是我耶？有是我耶？生是我耶？老死是我耶？若死是我者，諸蟲啖食、散滅壞時，我是何處？若生是我者，念念不住，於此生中無常住想，當知此生亦非是我。若頭是我，頭骨八段，解解各異，腦中生蟲。觀此頭中而實無我。若眼是我，眼中無實，地與水合，假火為明、假風動轉，散滅壞時，烏鵲等鳥皆來食之，癭蛆諸蟲所共啖食。諦觀此眼，若心是我，風力所轉無暫停時。亦有六龍舉此心中，有無量毒心為根本。推此諸毒及與心性，皆從空有，妄想名我。如是諸法，地水火風、色香味觸及十二緣，一一諦推，何處有我？觀身無我，云何有所？我所者，為青色是我？黃色是我？赤色是我？白色是我？黑色是我。此五色者，從可愛有，隨縛著生、欲水所染，從老死河生、從恩愛賊起、從癡惑見。如此眾色，實非是我。惑著眾生橫言是我，虛見眾生復稱我所。一切如幻，何處有我？於幻法中，豈有所？』作是思惟時，自見身骨明淨可愛，一切世間所希見事皆於中現。復見己身如毘琉璃人，內外俱空。如人戴琉璃幢仰看空中，一切皆見。爾時行者於自

身內及與身外，以觀空故，學無我法。自見己身兩足如琉璃筒，亦見下方一切世間所希見事。此想成時，行者前地明淨可愛，如毘琉璃極為映徹。持戒具者，見地清淨如梵王宮。威儀不具，雖見淨地，猶如水精。此想成時，有無量百千無數夜叉羅刹皆從地出，手執白羊角龜甲白石打金剛山。復有諸鬼，手執鐵槌打金剛山。是時山上有五鬼神，千頭千手，手執千劍與羅刹戰。毒蛇毒龍皆悉吐毒圍繞此山。復有諸女作妓歌詠，作諸變動護助此山。若見此事，當一心觀。諸女現時，當觀此女猶如畫瓶中盛臭處不淨之器，從虛妄出，來無所因、去亦無處。如此相貌，是我宿世惡業罪緣故見此女。此女人者，是我妄想，無數世時貪愛因緣，從虛妄見。應當至心觀無我法，我身無我、他身亦然，今此所見屬諸因緣，我不願求。我觀此身，無常敗壞亦無我所，何處有人及與眾生？作此思惟已，一心諦觀空無我法。觀無我時，下方琉璃地際，有四大鬼神自然來至，負金剛山，時諸夜叉羅刹亦助此鬼破金剛山。時金剛山漸漸頽毀，經於多時泓然都盡，唯金剛地在。爾時諸象及諸惡鬼并力挽樹，樹堅難動。見此事已復更歡喜，懺悔諸罪。懺悔罪已，如前繫念觀琉璃人。琉璃地上，於四方面生四蓮華。其華金色，亦有千葉，金剛為臺。有一金像結加趺坐，身相具足，光明無缺，在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復自見琉璃身益更明淨，內外洞徹無諸障礙，身內身外滿中化佛。是諸化佛各放光明，其光微妙如億千日顯赫端嚴。遍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化佛，一一化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相好各放千光，其光明盛如和合百千日月。一一光間有無數佛，如是漸漸復更增廣，數不可知。一一焰間復更倍有無數化佛，是諸化佛迴旋宛轉入琉璃人身中。爾時自見己身如七寶山，高顯可觀，復更嚴顯如雜寶須彌山。山映顯在金剛地上，時金剛地復更明顯，如焰摩

天紫紺摩尼珠。身轉復明淨，如無數諸佛光明，化成寶臺亦入琉璃人頂。復見前地，在鐵圍山，滿中諸佛結加趺坐，處蓮華臺地及虛空，中間無缺。一一化佛身滿世界，是諸化佛不相妨礙。復見鐵圍諸山淨如琉璃，無障礙想。見閻浮提，山河石壁、樹木荊棘，一切悉是諸妙化佛。心漸廣大，見三千大千世界，虛空及地一切悉是微妙佛像。是時行者但觀無我，慎勿起心隨逐佛像。復當思惟：『我聞佛說，諸佛如來有二種身：一者生身、二者法身。今我所見，既非法身又非生身。是假想見，從虛妄起。諸佛不來，我亦不去。云何此處忽生佛像？』說是語時，但當自觀己身無我，慎勿隨逐諸化佛像。復當諦觀，今我此身，前時不淨，九孔膿流，筋纏血塗，生藏熟藏，大小便利，八萬戶蟲，一一蟲復有八十億小蟲以為眷屬。如此之身，當有何淨？作是思惟時，自見己身猶如皮囊。出定亦見身內無骨、身皮如囊，亦觀他身猶如皮囊。見此事時，當詣智者問諸苦法。聞苦法已，諦觀此身屬諸因緣，當有生苦。既受生已，憂悲苦惱、恩愛別離、與怨憎會，如是種種是世間苦法。今我此身不久敗壞，在苦網中，屬生死種。風刀諸賊隨從我身，阿鼻地獄猛火熾然當焚燒我，駝驢猪狗一切畜生及諸禽獸，我悉當經受諸惡形。如此諸苦名為外苦。今我身內自有四大毒龍無數毒蛇，一一蛇有九十九頭，羅刹惡鬼及鳩槃荼諸惡鬼等集在我心。如此身心極為不淨，是弊惡聚，三界種子萌芽不斷，云何我今於不淨中而生淨想？於虛妄物作金剛想？於無佛處作佛像想？一切世間諸行性相，悉皆無常不久磨滅。如我此身，如彈指頃亦當敗壞，用此虛想於不淨中假偽見淨。作是思惟時，自見己身淨如琉璃，皮囊諸相自然變滅，觀身及我了不能得。但見四方有諸黑象踐踏前地，前地金剛一切摧碎。見地樹芟，乃至下方，眾芟甚多不可稱數。爾時黑象如前以鼻繞樹，無量諸龍及

諸夜叉與黑象共戰。狂象蹴踏是諸鬼神，悶絕蹙地。於虛空中有諸鬼神，其數眾多，手捉刀輪，佐助黑象欲拔此樹。如是多時，樹一根動。此樹動時，行者自見繩床下地自然震動。日日如是，滿九十日，如是應當乞好美食及諸補藥。以補身體。安隱端坐，復如前法。如前所見，從初境界一一諦觀，往復反覆經十六反，極令明淨。既明淨已，復還繫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悉亦皆空。作是思惟時，觀身不見身、觀我不見我、觀心不見心。爾時忽然見此大地，山河石壁一切悉無。出定之時，如癡醉人，應當至心修懺悔法，禮拜塗地，放捨此觀。禮拜之時，未舉頭頃，自然得見如來真影，以手摩頭，讚言：『法子！善哉善哉！汝今善觀諸佛空法。』以見佛影故，心大歡喜，還得醒悟。爾時尊者摩訶賓頭盧，與五百阿羅漢，飛至其前，廣為宣說甚深空法。以見五百聲聞比丘故，心大歡喜，頭頂懺悔。復見尊者舍利弗、摩訶目犍羅夜那，及千二百五十聲聞影，爾時復見釋迦牟尼佛影。見釋迦牟尼佛影已，復得見過去六佛影。是時諸佛影，如頗梨鏡明顯可觀，各伸右手摩行者頂。諸佛如來自說名字，第一佛言：『我是毘婆尸。』第二佛言：『我是尸棄。』第三佛言：『我是毘舍。』第四佛言：『我是拘樓孫。』第五佛言：『我是迦那含牟尼。』第六佛言：『我是迦葉毘。』第七佛言：『我是釋迦牟尼佛，是汝和上。汝觀空法，我來為汝作證；六佛世尊現前證知。』見佛說是語時，見佛色身了了分明，亦見六佛了了分明。爾時七佛各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光明大盛，照娑婆世界及琉璃身皆令明顯。爾時諸佛現此相時，身諸毛孔放大光明，化佛無數，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地及虛空純黃金色。是諸世尊，中有飛行者、中有作十八變者、中有經行者、中有入深禪定者、中有默然安住者、中有放大光明者，唯大和上釋迦牟尼佛，為於行者說四真諦，分別苦空無常無我

諸法空義。過去六佛亦復分別十二因緣，或復演說三十七道品，讚歎聖行。爾時行者見佛聞法，心生歡喜。應時自思惟：『諸佛世尊有二種身。今我所見，見佛色身，不見如來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作是思惟時，復更懺悔慙懃不懈，晝夜六時恒修三昧，應作是念：『此色身，如幻、如夢、如焰、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呼聲響。是故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如是諸法等，我今一一應當諦觀極令了了。』作是觀時，化佛不現；若有少在復更觀空，以觀空故化佛即滅，唯七佛在。爾時七佛與諸聲聞眷屬大眾，廣為行者說三十七助聖道法。聞此法已，身心歡喜，復更諦觀苦空無常無我等法。作是觀時，狂象大吼挽樹令動。樹初動時，見一房地六變震動。復有夜叉刺黑象殺，眾多黑象死臥在地，不久爛潰，白膿黑膿、青膿黃膿、綠膿紫膿、赤膿赤血，流污在地。復有蜚蜋諸蟲遊集其上，復有諸蟲眼中出火燒蜚蜋殺。爾時下方金剛地際有五金剛輪，有五金剛人在其輪間，右手執金剛劍、左手執金剛杵，以杵擣地、以劍斫樹。見此事時，大地漸動，見城內地六種震動。見一城已，復見二城。漸漸廣大，見一踰闍那。見一踰闍那已，復更廣大，普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地動。動時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此地動時，見大樹芟，乃至金剛際。時金剛人以刀斫之，令樹芟絕。樹芟絕時，諸龍諸蛇皆悉吐焰尋樹而上。爾時復有眾多羅刹積薪樹上。時金剛人，以金剛杵擣樹枝折。擣此樹時，一杵乃至八萬四千杵，樹枝方折。爾時杵端自然出火，燒此樹盡，唯有樹心。如金剛錐，從三界頂，下至金剛際，不可傾動。是時行者得此觀時，出定安樂。出定入定，心恒靜寂，無憂喜想。復懃精進晝夜不息。以精進故，世尊釋迦牟尼與過去六佛當現其前，為說甚深空三昧、無願三昧、無作三昧。聞已歡喜，隨順

佛教，諦觀空法，如大水流，不久當得阿羅漢道。」

佛告阿難：「此不淨想觀，是大甘露，滅貪婬欲，能除眾生結使心病。汝好受持，慎勿忘失。若佛滅度後，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此甘露灌頂聖法，能攝諸根，至心繫念，諦觀身分，心不分散，斂心使住經須臾間。此人命終，得生天上。若復有人隨順佛教，繫念諦觀一爪一指，令心安住，當知此人終不墮落三惡道中。若復有人，繫念諦觀，見舉身白骨。此人命終，生兜率陀天，值遇一生補處菩薩號曰彌勒。見彼天已，隨從受樂。彌勒成佛，最初聞法，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復有人，觀此不淨得具足者，於此身上見佛真影，聞佛說法，得盡諸苦。」

爾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叉手長跪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云何受持？當何名此法？」佛告阿難：「此名『觀身不淨雜穢想』，亦名『破我法觀無我空』。汝好受持，為未來世濁苦眾生貪婬多者，當廣分別。」

佛說是語時，釋梵護世、無數天子，持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頂禮佛足，讚歎佛言：「如來出世甚為希有，乃能降伏驕慢邪見迦絺羅難陀，亦為未來貪婬眾生說甘露藥，增長天種、不斷三寶。善哉世尊！快說是法。」龍神、夜叉、乾闥婆等，亦同諸天讚歎於佛。尊者阿難，迦絺羅難陀及千比丘，無量諸天、八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禮佛而退。

得此觀者，名十色不淨，亦名分別諸蟲境界。是最初不淨門。有十八方便，諸境界性不可具說。入三昧時，當自然得此第十八門觀竟。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是時會中有一比丘名禪難提——於深禪定久已通達，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即從坐起，正衣服，叉手長跪而白佛言：「如來今者現在世間利安一切。佛滅度後，佛不現在，諸四部眾有業障者，若繫念時境界不現在前，如是煩惱及一切罪，犯突吉羅乃至重罪，欲懺悔者，當云何滅是諸罪相？若復有人殺生邪見、欲修正念、當云何滅邪見殺生惡煩惱障？」作是語已，如大山崩，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令未來世一切眾生，恒得正念、不離賢聖。」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安慰其子，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行慈心與慈俱生，今具大悲無漏根力覺道成就。汝於今日為未來世一切眾生問除罪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爾時世尊即放頂光。此光金色，有五百化佛，繞佛七匝，照祇陀林亦作金色。現此相已，還從佛枕骨入。

爾時世尊告禪難提及勅阿難：「汝等當教未來眾生罪業多者，為除罪故，教使念佛。以念佛故，除諸業障、報障、煩惱障。念佛者當先端坐，叉手閉眼、舉舌向齟，一心繫念，心心相注使不散。心既定已，先當觀像。觀像者，當起想念，觀於前地極使白淨，取相長短壁方二丈，益使明淨猶如明鏡。見前地已，見左邊地亦使明淨，見右邊地亦使明淨，及見後地亦使明淨，使四方地悉平如掌。其一方各作二丈地想，極使明淨。地既明已，還當攝心觀於前地，作蓮華想。其華千葉，七寶莊嚴。復當作一丈六金像想，令此金像結加趺坐，坐蓮華上。見此像已，應當諦觀頂上肉髻。見頂上肉髻髮紺青色，一一髮舒長丈三，還放之時右旋宛轉。有琉璃光住佛頂上。如是一一孔一毛旋生，觀八萬四千毛皆使了了。見此事已，次觀像面，像面圓滿如十五日月，威光益顯，分齊分明。復觀額廣平正眉

間毫相，白如珂雪、如頗梨珠，右旋宛轉。復觀像鼻，如鑄金鋌、似鷹王 zuǐ，當于面門。復觀像口，脣色赤好，如頻婆羅菓。次觀像齒，口四十齒，方白齊平。齒上有印，印中出光，如白真珠。齒間紅色，流出紅光。次觀像頸，如琉璃筒，顯發金顏。次觀像胸德字萬字，眾相印中極令分明，印印出光五色具足。次觀佛像，臂如象王鼻，柔軟可愛。次觀像手，十指參差，不失其所。手內外握，手上生毛，如琉璃光。毛悉上靡，如赤銅爪，爪上金色。爪內紅色，如赤銅山與紫金合。次觀合曼掌，猶如鵝王，舒時則現，似真珠網；攝手不見。觀像手已，次觀像身，方坐安隱如真金山，不前不却，中坐得所。復觀像脰，如鹿王膺 shuàn，膺 chōng 直圓滿。次觀足趺，平滿安庠，足下蓮華千輻具足，足上生毛如紺琉璃，毛皆上靡。脚指齊整，參差得中。爪色赤銅，於脚指端亦有千輻相輪，脚指網間猶如羅文，似鷹王脚。如是諸事，及與身光、圓光、頂光，光有化佛、諸大比丘、眾化菩薩。如是化人如旋火輪，旋逐光走。如是逆觀者，從足逆觀乃至頂髻；順觀者，從頂至足。如是觀像，使心分明，專見一佛像。見一像已，復當更觀得見二像。見二佛像時，使佛像身成瑠璃出眾色光，焰焰相次如燒金山，化像無數。見二像已，復見三像。見三像已，復見四像。見四像已，復見五像。見五像已，乃至見十像。見十像已，心轉明利，見閻浮提齊四海內。凡夫心狹不得令廣，若廣大者，攝心令還，齊四海內，以鐵圍山為界。見此海內滿中佛像，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皆使分明。一一相好有無數光。若於眾光見一一境界雜穢不淨，從罪報得。復應更起掃兜婆塗地，造作淨籌，謙卑下下，修諸懺悔。復當安心正念一處，如前觀像，不緣餘事，諦觀像眉間。觀像眉間已，次第觀其餘諸相，一一相好皆使分明。若不分明，更復懺悔作諸苦役，然後攝心如前觀像。見諸佛像

身色端嚴，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滿四海內皆坐華上。見坐像已，復更作念：『世尊在世，執鉢持錫，入里乞食，處處遊化，以福度眾生。我於今日，但見坐像、不見行像。宿有何罪？』作是念已，復更懺悔。既懺悔已，如前攝心繫念觀像。觀像時，見諸坐像一切皆起，巨身丈六，方正不傾，身相光明皆悉具足。見像立已，復見像行，執鉢持錫，威儀庠序，諸天人眾皆亦圍繞。復有眾像，飛騰虛空放金色光滿虛空中，猶如金雲、復似金山，相好無比。復見眾像，於虛空中作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大復現小如芥子許，履地如水、履水如地，於虛空中，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上踊下沒、下踊上沒，行住坐臥隨意自在。見此事已，復當作念：『世尊在世，教諸比丘右脇而臥。我今亦當觀諸像臥。』尋見諸像牒僧伽梨，枕右肘，右脇而臥。脇下自然生金色床，金光栴檀、種種雜色眾妙蓮華以為敷具，上有寶帳垂諸瓔珞。佛放大光滿寶帳內，猶如金華、復似星月，無量寶光猶如團雲處空明顯，中有化佛彌滿虛空。見臥像已，復當作念：『過去有佛名釋迦牟尼，唯獨一身教化眾生，住在此世四十九年，入大涅槃而般涅槃，猶如薪盡火滅永滅無餘。我今心想，以想心故見是多像。此多像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從我心想妄見此耳。』作是念時，漸漸消滅，眾像皆盡，唯見一像獨坐華臺結加趺坐。諦觀此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使明了。見此像已，名觀像法。」

佛告禪難提及勅阿難：「佛滅度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者、欲滅罪者，佛雖不在，繫念諦觀形像者，諸惡罪業速得清淨。觀此像已，復當更觀從像臍中便放一光。其光金色，分為五支：一光照左、一光照右、一光照前、一光照後、一光照上。如是五光，光光之上皆有化佛，佛相次

第滿虛空中。見此相時，極使明了。復見化佛，上至梵世，彌滿三千大千世界。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見金色光，如紫金山，內外無妨。見此事時，心意快然，見前坐像如佛真影。見佛影已，復當作念：『此是影耳。世尊威力、智慧自在，現作此事。我今應當諦觀真佛。』◎爾時尋見佛身微妙如淨琉璃，內有金剛。於金剛內有紫金光，共相映發，成眾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印文，炳然明顯，微妙清淨不可具說。手執澡瓶住立空中，瓶內盛水狀如甘露，其水五色，五光清淨，如琉璃珠柔軟細滑，灌行者頂滿於身中。自見身內水所觸處，八十戶蟲漸漸萎落。蟲既萎已，身體柔軟，心意悅樂。當自念言：『如來慈父以此法水上味甘露而灌我頂。此灌頂法，必定不虛。』爾時復當更起想念：『唯願世尊為我說法。』罪業除者，聞佛說法。佛說法者，說四念處、說四正勤，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說七覺、說八聖道，此三十七法一一分別為行者說。說此法已，復教觀苦空無常無我。教此法已，以見佛故，得聞妙法，心意開解如水順流，不久亦成阿羅漢道。業障重者，見佛動口，不聞說法，猶如聾人無所聞知。爾時復當更行懺悔。既懺悔已，五體投地，對佛啼泣，經歷多時修諸功德，然後方聞佛所說法。雖聞說法，於義不了。復見世尊以澡瓶水灌行者頂，水色變異，純金剛色從頂上入，其色各異，青黃赤白，眾穢雜相亦於中現。水從頂上入，直下身中，從足跟出，流入地中。其地即時變為光明，大如丈許，下入地中，如是漸深直到水際。到水際已，復當作意，隨此光去。復觀此水，水下淳空。復更當觀空下有紺琉璃地，琉璃地下有金色地，金色地下有金剛地，金剛地下復見虛空。見此虛空，豁然大空都無所有。見此事已，復還攝心，如前觀一佛像。爾時彼佛，光明益顯不可具說，復持澡瓶水灌行者頂，水相光明亦如上說。如是七遍。」

佛告禪難提：「此名觀像三昧，亦名念佛定，復名除罪業，次名救破戒。令毀禁戒者不失禪定。」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觀佛三昧灌頂之法，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分別。」

佛說是語時，尊者禪難提，及諸天眾、千二百五十比丘，皆作是言：「如來世尊於今日為諸眾生亂心多者說除罪法。唯願世尊更開甘露，令諸眾生於佛滅後得涅槃道。」禪難提比丘，聞佛說此觀佛三昧，身心歡喜，應時即得無量三昧門，豁然意解，成阿羅漢，三明六通，皆悉具足。**佛告阿難：「此想成者，名第十九觀佛三昧，亦名灌頂法。汝好受持，慎勿忘失，為未來世一切眾生分別廣說。」**佛說此語時，諸比丘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貪婬多者，雖得如此觀佛三昧，於事無益，不能獲得賢聖道果。次當更教自觀己身，令如前法還作骨人，使皎然大白猶如雪山。復當繫念住意在臍中、或在腰中，隨息出入，一數二隨、或二數三隨、或三數四隨、或四數五隨、或五數六隨、或六數七隨、或七數八隨、或八數九隨、或九數十隨，終而復始，隨息往反至十復捨數而止。爾時心意恬靜無為，自見身皮猶如練囊。見此事已，不見身骨、不知心處。爾時復當更教起想，還使身內，心意身體支節如白玉人。既見此已，復當繫念在腰中脊骨大節上，令心不散。爾時復當自然見身上有一明相，大如錢許，漸漸廣大，如摩伽大魚耳，周遍雲集。復似白雲，於白雲內有白光明，如頗梨鏡，光明漸盛舉體明顯。復有白光，團圓正等，猶如車輪，內外俱明，明過於日。見此事時，復更如前，一數二隨、或二數三隨、或三數四隨、或四數五隨、或五數六隨、或六數七隨、或七數八隨、或八數九隨、或九數十隨，或單或複，修短隨意。如是繫念在於密處，使心

不散。復當繫念，如前更觀腰中大節。觀大節時，定心不動，復自見身更益明盛，勝前數倍，如大錢許。倍復精進，遂更見身明倍增長，如澡罐口，世間明物無以為譬。見此明已，倍懃精進心不懈退，復見此明當於胸前如明鏡許。見此明時，當懃精進如救頭然懃懃不止，遂見此明益更增盛，諸天寶珠無以為譬。其明清淨無諸瑕穢，有七種色光，光七寶色，從胸而出入於明中。此相現時，遂大歡喜自然悅樂心極安隱，無物可譬。復更精進心不懈息，見光如雲繞身七匝，其一一光化成光輪，於光輪中自然當見十二因緣根本相貌。若不精進懈怠懶惰、犯於輕戒乃至突吉羅罪，見光即黑猶如牆壁，或見此光猶如灰炭，復見此光似敗故衲，由意縱逸輕小罪故，障蔽賢聖無漏光明。」

佛告阿難：「此不淨觀灌頂法門，諸賢聖種勅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有欲修諸賢聖法，諦觀諸法苦空無常無我因緣，如學數息使心不亂，當勤持戒一心攝持，於小罪中應生慙重慙愧懃悔，乃至小罪慎勿覆藏。若覆藏罪，見諸光明如朽敗木。見此事時即知犯戒，復更慙愧懃悔自責，掃兜婆塗地、作諸苦役，復當供養恭敬師長父母，於師父母視如佛想極生恭敬，復從師父母求弘誓願而作是言：『我今供養師長父母。以此功德，願我世世恒得解脫。』如是慙愧修功德已，如前數息，還見此光明顯可愛，如前無異。復當更繫念，諦觀腰中大節，念心安定無分散意。設有亂心，復當自責慙愧懃悔。既懃悔已，復見臍光七色具足猶如七寶，當令此光合為一光鮮白可愛。見此事已，如前還教繫念思惟，觀白骨人白如珂雪。既見白骨人已，復當更教繫念注意在骨人頂，見骨人頂自然放光，其光大盛似如火色，長短麤細正共稍等，從其頂上顛倒下垂，入頂骨中從頂骨出，入頸骨中從頸骨出，入胸骨中從胸骨出，還入臍中從臍中出，即入脊骨大節中，入大節中已光明即

滅。光明滅已，應時即有一自然大光明雲，眾寶莊嚴、寶華清淨、色中上者，中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光相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相好放千光明，此光大盛，如億千萬日明赫炎炎。彼佛亦說四真諦法，光相炳然住行者前，以手摩頭。化佛復教言：『汝前身時，貪欲瞋恚愚癡因緣，隨逐諸惡，無明覆故令汝世世受生死身。汝今應當觀汝身內諸萎悴事、身外諸火一切變滅。』作是語已，如前還教不淨觀法，觀身諸蟲一切萎落。見此事已，復當起火燒諸蟲殺。蟲既不死，復自見身如白頗梨自然鮮白。見白骨已，從頭出光，其光大小麤細如稍，令長丈五，復當作念使頭却向，復當作意使頭却向，令身皆倒，以頭拄脊骨，對臍大節。見此事已，復當諦觀，使白骨人與光同色。既同色已，見其光端有種種色菓。見是菓已，復見眾光從菓頭出。有白色光，其光大盛，如白寶雲。是諸骨人其色鮮白，與光無異。復見諸骨摧折墮落，或有頭落地者、或有骨節各各分散，或有全身白骨，猶如猛風吹於雨雪聚散不定、譬如掣電隨現隨滅。此諸骨人，墮地成聚猶如堆阜，似腐木屑集聚一處。行者自觀見於阜上有自然氣出，至於虛空，猶如烟雲，其色鮮白，彌滿虛空。右旋宛轉，復還雲集併在一處。見此事時，復當教作一骨人想。見此骨人身有九色，九畫分明，一一畫中有九色骨人，其色鮮明不可具說。一一骨人復當皆使身體具足映顯前骨人中，使不妨礙。作是觀已，復當自觀一一色中猶如琉璃，無諸障蔽。於其色中九十九色，一一色復有九色眾多骨人。是諸骨人有種種相，其性不同，不相妨礙。見此事已，應勤精進滅一切惡。見此事已，前聚光明雲猶如坏器來入其身，從臍中入。既入臍已，入脊骨中。入脊骨已，自見己身與本無異，平復如故。出定入定，以數息故，恒見上事。見此事時，復當還教繫心住意在本臍光中，不令心散，爾時心意極大安隱。

既安隱已，復當自學審諦分別諸聖解脫，爾時復當見過去七佛為其說法。說法者，說四真諦、說五受陰空無我所。是時諸佛與諸賢聖恒至行者前，教種種法，亦教觀空無我無作無願三昧，告言：『法子！汝今應當諦觀色聲香味觸，皆悉無常不得久立，恍忽如電即時變滅，亦復如幻，猶如野馬、如熱時焰、如乾闥婆城、如夢所見覺不知處、如鑿石見光須臾變滅、如鳥飛空跡不可尋、如呼聲響無有應者。汝今亦當作如是觀，三界如幻亦如變化。』於此即見一切身內及與身外，空無所有，如鳥飛空無所依止，心超三界。觀諸世間須彌巨海，皆不久停，亦如幻化。自觀己身不見身相，便作是念：『世界無常，三界不安，一切都空。何處有身？及眼所對此諸色欲及諸女人，從顛倒起，橫見可愛，實是速朽敗壞之法。夫女色者，猶如枷鎖，勞人識神。愚夫戀著，不知厭足、不能自拔，不免桎梏、不絕枷鎖。』行者既識法相、知法空寂，此諸色欲猶如怨賊，何可戀惜？復似牢獄堅密難捨。我今觀空，厭離三界，觀見世間如水上泡斯須磨滅，心無眾想。得知世法是重患累，凡夫迷惑至死不覺，不知眾苦戀著難免，縱情狂惑無所不至。我今觀此狂惑女色，如呼聲響亦似鏡像，求覓叵得。觀此女色為在何處？妄見衰害欺諸凡夫，為害滋多。今觀此色，猶如狂華隨風零落，出無所從、去亦無所至，幻惑無實，愚夫樂著。今觀此色，一切無常，如癩病人良醫治差。我今觀苦空無常，見此色相皆無堅實。念諸凡夫甚可愍傷，愛著此色，敬重無厭，耽愚惑著甘樂無窮，為諸恩愛而作奴僕，欲稍刺己痛徹心髓，恩愛枷鎖撿繫其身。如是念已，復觀一切都皆空寂。此諸姪欲、諸色情態皆從五陰四大而生。五陰無主、四大無我，性相俱空，何由而有？作是觀時，智慧明顯，見身大明如摩尼珠無有妨礙，似金剛精青白明顯，如鹿突圍得免獵師危害之苦。觀於五陰性相皆淨，觀六

大如鳥高翔身無所寄，以吞色鉤俛仰得度，離諸女色更不起情，自然超出諸婬欲海。一切結使，猶如眾魚競走隨逐墮黑闇坑。無明老死，為智慧火之所焚燒。觀色雜穢陋惡不淨，猶如幻惑無有暫停，永離色染不為色縛。」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貪婬多者，先教觀佛令離諸罪，然後方當更教繫念，令心不散。心不散者，所謂數息。此數息法是貪婬藥，無上法王之所行處，汝好受持，慎勿忘失。此想成者，名第二十數息觀竟。」

爾時尊者阿難，及禪難提并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遊行教化，至多羅聚落。至聚落已，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入村乞食。乞食還已，止於樹下，洗足訖收衣鉢，敷尼師壇結加趺坐。爾時眾中有一比丘名迦梅延，有一弟子名槃直迦，出家多時，經八百日讀誦一偈不能通利，晝夜六時恒誦此言，止惡行善修不放逸，但誦此語終不能得。爾時尊者迦梅延，盡其道力教授弟子不能令得，即至佛所，為佛作禮，繞佛三匝，而白佛言：「如來出世，多所利益，利安天人，普度一切。唯我弟子，獨未蒙潤。唯願天尊為我開悟，令得解脫。」佛告迦梅延：「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今者當為汝說往昔因緣。」迦梅延白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迦梅延：「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毘婆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出世，教化眾生度人周訖，於般涅槃而取滅度。佛滅度後，有一比丘，聰明多智讀誦三藏，自恃憍慢散亂放逸，有從學者不肯教授，專愚貢高不修正念。命終之後，墮黑闇地獄，經九十劫，恒在闇處愚蒙無智。由前

出家功德力故，從地獄出，得生天上。雖生天上，天宮光明及諸供具，一切黑闇，卑於諸天。誦三藏故，天上命終生閻浮提，得值佛世。因前貢高，雖遇於佛，不解法相。我今當為說諸方便，教繫念法。」

爾時迦梅延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為此愚癡槃直迦比丘，及未來世一切愚癡亂想眾生，說正觀法。」

佛告槃直迦：「汝從今日，常止靜處，一心端坐，叉手閉目，攝身口意，慎勿放逸。汝因放逸，多劫之中久受勤苦。汝隨我語，諦觀諸法。」時槃直迦隨順佛語，端坐繫心。佛告槃直迦：「汝今應當諦觀腳大指節，令心不移。使指節上漸漸疱起，復令臃脹，復當以意令此臃脹漸大如豆。復當以意使臃脹爛壞，皮肉兩披，黃膿流出，於黃膿間血流滂滂。一節之上，肌膚爛盡，唯見右脚指節白如珂雪。見一節已，從右脚漸漸廣大乃至半身，臃脹爛壞，黃膿流血。令半身肌皮皆兩向披，唯半身骨皎然大白。見半身已，復見全身一切臃脹，都已爛壞，膿血可惡，見諸雜蟲遊戲其中。如是種種亦如上者。觀見一已，復見二。見二已，復見三。見三已，復見四。見四已，復見五。見五已，乃至見十。見十已，心漸廣大，見一房中。見一房中已，乃至見一天下。見一天下已，若廣者，復攝令還如前觀。一觀已，復當移想繫念，諦觀鼻頭。觀鼻頭已，心不分散。若不分散，如前觀骨。復當自想身肉肌皮，皆父母和合不淨精氣所共合成，如此身者種子不淨。復當次教繫念觀齒，人身中唯此齒白，我此身骨白如此齒。心想利故，見齒長大猶如身體。爾時復當移想，更觀額上，使額上白骨白如珂雪。若太白者，復當易觀教作九想，廣說如九想觀法。作此觀時，若鈍根者，過一月已至九十日諦觀此事，然後方見；若利根者，一念即見。見此事已，復更教觀腰中大節白骨。見已即如前應觀種種色骨

人。此法不成，復當教慈心觀。慈心觀者，廣說如慈三昧。教慈心已，復教更觀白骨。若見餘事，慎勿隨逐，但令此心了了分明，見白骨人如白雪山。若見餘物，起心滅除，當作是念：『如來世尊教我觀骨。云何乃有餘想境界？我今應當一心觀骨。』見白骨已，令心澄靜無諸外想，普見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骨人。見此骨人已，一一皆滅，如前觀苦。」

爾時槃直迦比丘聞佛說此語，一一諦觀，心不散，了了分明，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自念宿命所習三藏，了了分明亦無錯謬。爾時世尊因此愚癡貢高槃直迦比丘，制此清淨觀白骨法。佛告迦栴延：「此槃直迦愚癡比丘，尚以繫念成阿羅漢。何況智者而不修禪？」爾時世尊見此事已，為說偈言：

「禪為甘露法， 定心滅諸惡，
 慧殺諸愚癡， 永不受後有。
 愚癡槃直迦， 尚以定心得，
 何況諸智者， 不勤修繫念！」

爾時世尊告迦栴延及勅阿難：「汝今應當受持佛語，以此妙法普濟群生。若有後世愚癡眾生、憍慢貢高邪惡眾生，欲坐禪者，從初迦絺羅難陀觀法，及禪難提觀像之法，復當學此槃直迦比丘所觀之法。然後自觀己身，見諸白骨白如珂雪。時諸骨人還來入身，悉見白骨流光散滅。見此事已，行者自然心意和悅恬靜無為。出定之時，頂上溫暖，身毛孔中恒出諸香。出定入定恒聞妙法。續復自見身體溫暖、悅豫快樂、顏貌熙怡、恒少睡眠、身無苦患。得此暖法，恒自覺知，心下溫暖、心常安樂。若後世人欲學禪者，從初不淨乃至此法。得此觀者，名和暖法。」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於濁世中欲學正受思惟者，從初繫念觀於不淨乃至此法，是名暖法。若得此法，名第二十一暖法觀竟。」

佛告阿難：「汝今持此迦梅延子所問暖法，慎勿忘失。」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後世眾生若有能受持是三昧者，一心安隱得於暖法，此人云何當自覺知？」

佛告阿難：「若有諦觀諸結使相，從初不淨乃至此法，自覺身心皆悉溫暖，心心相續，無諸惱患、顏色和悅，此名暖法。復次阿難！若有行者得暖法已，次當更教繫念在諸白骨間皆有白光。見白光時，白骨散滅。若餘境界現在前者，復當攝心還觀白光，見諸白光炎炎相次遍滿世界。自觀己身復更明淨，頗梨雪山不得為比。自見骨人各各離散。作此觀時，定心令久。心既久已，當自見頂上有大光明猶如火光，從腦處出。」佛告阿難：「若見此事，便當更教，從頭至足反覆往復凡十四遍。作此觀已，出定入定恒見頂上火出如真金光，身毛孔中亦出金光如散粟金，身心安樂，如紫金光明。還從頂入。此名頂法。若有行者得此觀時，能得頂觀。」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頂觀法，廣為未來一切眾生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得此觀者，名第二十二觀頂法竟。

佛告阿難：「此想成已，復當更教繫念觀諸白骨，令諸散骨如風吹雪聚在一處，自然成積jī白如雪山。若見此事，得道不難。若有先身犯戒者、今身犯戒者，見散骨積jī猶如灰土，或於其上見諸黑物，復當懺悔，向於智者自說已過。既懺悔已，見骨積jī上有大白光，乃至無色界。出定入定恒得安樂，本所愛樂漸漸微薄。復當更觀，如前覆尋，九孔膿流不淨之物皆令

了了，心無疑悔。復當如上骨間生火燒諸不淨，不淨已盡，金光流出還入於頂。此光入頂時，身體快樂，無以為譬。**得此觀者，名第二十三觀助頂法方便竟。**

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自觀己身猶如草束。出定之時，亦見己身猶如芭蕉皮皮相裹，復當自觀眾芭蕉葉，猶如皮囊。身內如氣，亦不見骨。出定入定恒見此事身體羸劣，復當更教令自觀身還聚成一，如乾草束，見身堅強。既見堅強，復當服酥，飲食調適。然後觀身還似空囊，有火從內燒此身盡。燒身盡已，入定之時恒見火光。觀見火已，見於四方一切火起。出定入定身熱如火，見此火大從支節起，一切毛孔火從中出。出定之時，亦自見身如大火聚，身體悉熱不能自持。爾時四方有大火山，皆來合集在行者前。自見己身與眾火合。此名火想。復當令火燒身都盡。火既燒已，入定之時，觀身無身，見身悉為火所燒盡。火燒盡已，自然得知身中無我，一切結使皆悉同然，不可具說。**此名火想真實火大第二十四火大觀竟。」**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火大無我觀。此火大觀，名智慧火燒諸煩惱。汝好受持，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敷演。」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若有行者得火大觀已，復當更教繫念思惟，令繫念鼻端，更觀此火從何處起？觀此火時，自觀己身悉無有我，既無有我，火自然滅。復當作念：『我身無我，四大無主。此諸結使及使根本，從顛倒起，顛倒亦空。云何於此空法之中橫見身火？』作是觀時，火及與我求覓無所。此名火大無我觀。」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火大觀，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分別敷演解說。」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是名第二十五觀竟。**

佛告阿難：「我見火滅時先從鼻滅，然後身體一時俱滅身內心火，八十八結亦俱得滅。身中清涼，調和得所，深自覺悟，了了分明決定無我。出定入定恒知身中無有吾我。此名滅無我觀竟。」

佛告阿難：「復當更教觀灌頂法。觀灌頂者，自見己身如琉璃光超出三界。見有真佛，以澡瓶水從頂而灌，彌滿身中。身彌滿已，支節亦滿，從臍中流出。在於前地，佛常灌水，爾時世尊灌頂已即滅不現。臍中水出，猶如琉璃，其色如紺琉璃光，光氣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水出盡已，復當更教繫念：『願佛世尊更為我灌頂。』爾時自然見身如氣，龐大甚廣超出三界。見水從頂入，見身龐大與水正等，滿於水中。復自見臍猶如蓮華，涌泉流出，彌滿其身，繞身如池。有諸蓮華，一一蓮華七色光明，其光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聲如梵音悅可耳根。此相現時，復當更教，叉手閉目一心端坐，從於頂上自觀身內不見骨想。出定入定，自見己身如琉璃髻。復當起念，使自己心四大毒龍想。見己心內如毛孔開，有六種龍，一一龍有六頭，其頭吐毒，猶如風火彌漫池中。在蓮華上一一華光，流入龍頂，光入頂時龍毒自歇，唯有大水滿其身內。此想成時，名觀七覺華。雖見此想，於深禪定猶未通達，復當更教如上數息，使心安隱恬然無念。此想成時，名四大相應觀。」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七覺意四大相應觀，慎莫忘失，普為未來一切眾生當廣分別，為諸四眾敷演解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當更教繫念住意，諦觀水大，從毛孔出彌漫其身。出定入定見身如池，其水綠色。如此綠水，似山頂泉，從頂而出、從頂而入。見有七華，純金剛色，放金色光。其金色光中有金剛人，手執利劍斬前六龍。復見眾火從龍

口出，遍身火然。眾水枯竭，火即滅盡。水火滅盡已，自見己身漸漸大白猶如金剛。出定入定，心意快樂猶如酥灌，如服醍醐身心安樂。復當更教繫念觀他觀外境界。以外想故，自然見有一樹生奇甘菓，其菓四色，四光具足。如此菓樹如琉璃樹，彌漫一切。見此樹已，普見一切四生眾生，飢火所逼，一切來乞。見已歡喜，生憐愍心，即起慈心。見此乞者，如己父母受大苦惱：『我今云何當救拔之？』作是念已，即自觀身如前還為膿血、復為肉段，持施飢者。是諸餓鬼爭取食之。食之既飽，四散馳走。」

禪祕要法經卷中

禪祕要法經卷下

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

「爾時復當自觀己身及以他身。我身他身從顛倒起，實無我所。若有我者，云何忽然見此餓鬼來在我邊？爾時復見無量餓鬼，其身長大無量無邊，頭如太山、咽如絲髮，飢火所逼叫喚求食。見此事已，當起慈心以身施鬼。餓鬼得已，嚼食其體，即便飽滿。見是事已，復當更教觀眾多餓鬼。見諸餓鬼繞身四匝，如前以身食諸餓鬼。見此事已，復教攝身使心不散，自觀己身是不淨聚。作是觀時，尋自見身膿血諸肉皆段段壞聚在前地，見諸眾生爭取食之。既見此事，復當自觀其身，從諸苦生、從諸苦有，是敗壞法不久磨滅，餓鬼所食。作是相時，忽見身內心處有猛火，燒前池上一切蓮華，及諸餓鬼眾惡醜形，及與池水泓然都盡。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諦觀己身，如前完具身體平復。復當更觀己身一切毛孔，以慈心故血變成乳，從毛孔出。在地如池眾乳盈滿。復見眾多餓鬼至此池上，以宿罪故不得乳飲。爾時慈心視鬼如子，欲令飲乳，以鬼罪故乳變成膿。斯須之間復更慈心，以慈心故身毛孔中一切乳出，勝前數倍。念諸餓鬼，飢苦所逼何不來飲？爾時餓鬼其形長大數十由旬，舉足下足如五百乘車聲，來至行者前，唱言：『飢飢。』爾時行者即以慈心施乳，令飲餓鬼。飲時至口變化為膿，雖復為膿，以行者慈心故即得飽滿。見鬼飽已，復自觀身，即自見身足下火出，燒前眾生及以諸樹泓然都盡。爾時若見眾多異類，復還繫念諦觀己身，使心不動寂寞無念。既無念想，當發誓願：『願後世生，不受後有，不樂世間。』作此誓已，尋見前地猶如琉璃，見琉璃下有金色水，自見己身與地正等、與水色同。其水

溫暖，水中生樹如七寶樹，枝葉蓊鬱。上有四菓，菓聲如鈴，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聞此聲已，自見己身沒於水中往趣樹所。諦自觀身，頂上水出，瀰漫琉璃池中。忽然之頃復有火起，火中生風，猶如琉璃。復見頂上，從頂堅強至乎脚足，猶如金剛。復有火起，燒金剛盡，溫水枯涸。尋更觀身，我前見身內池中忽然有樹，枝葉具足，樹端有菓，其聲如鈴，演說苦空無常無我清淨之法。如此妙菓，有好音聲，香味具足。我今宜食。作此想已，即仰攀樹，取菓食之。纔得一菓，其味甘美無物可譬。既食菓已，見樹乾枯，其餘三菓尚有光明。食菓之後，身心恬澹無憂喜想。自觀心識是敗壞法，從諸苦有。諸苦根本，識為因緣。今觀此識，如水上泡無有暫停。四大無主、身無有我、識無依止。如是諸法，復七七四十九遍諦觀心識是敗壞法。爾時自見己身白如珂雪，節節相柱。復當更教，自以右手摩觸此身，見身如塵、骨末如粉，如粉塵地。尋復更教觀身如氣，從數息有，身如氣囊無有暫停。復當更教，尋自觀身如前，還為一白骨人。見骨人已，自觀己身如前還散猶如微塵，如人以粉用塗於地。尋見地上有青色骨人，復如前觀，末此青色骨人以用塗地。復更觀身如青微塵，塵變成骨人，其骨盡黑，復當如前以末塗地。復自觀身猶如黑地，見黑地中有四黑蛇，眼赤如火。蛇來逼身，吐毒欲害，不能為害，即變為火自燒己身。爾時空中有自然聲，恒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見此事時，一一毒蛇八十八頭為火所焚。見此事時，空中自然有水灑毒蛇身，眾火盡滅，八十八頭一切都消。出定之時，覺身安樂恬怕無為。復當更教，自觀己身無高大想，尋復見身自然高大，明顯可觀如七寶山，自見己心如摩尼珠。爾時復當如上觀空。作觀空時，自覺己身和悅柔軟快樂無比，前蓮華上七寶色光流入己心，在摩尼珠中滿足十過，七支七色皆悉具足。自觀身空亦無眾想，

爾時頂上有自然光，似金色雲亦如寶蓋、色復似銀，從頂上入覆摩尼珠光上。出定入定恒見此事，見此事者，自然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作此觀者，名第二十六正觀，亦名得須陀洹道。若得此觀，要當審實，使身自然離五種惡，合修多羅、不違毘尼、隨順阿毘曇。此名須陀洹果相。」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若有行者得此觀者，宜當密藏勿妄宣傳，但當一心勤行精進。勤行精進已，復當更教諦觀地大。地大觀法亦如上說。觀地大已，次教觀水大。觀水大者，自觀己身身中諸水，身如琉璃剛強難壞。若見自身悉皆是水，當教易觀。若復見身盡成琉璃，亦教易觀觀於地大，使琉璃身猶如微氣，見水從眼中現。若見此事，名細微四大觀。復當更教從頭已上使水滿中，見水從眼中出，亦不墮地。自見己眼如水上沫亦滿水中。若見此事，頭水不溫不冷調和得所。水若溫者，是假偽觀。水色澄清，不溫不涼。次當更教觀腰已上水不溫不冷。復觀咽喉如琉璃筒，水入胸中，次下至腹乃至胫膝，莫令入臂，使水澄清如頗梨精色。若覺水溫乃是真觀。此想成已，復教通徹四支諸節，水皆滿中，如琉璃器持用盛水。漸漸廣大，見滿一床，外人亦見。若見此水清冷乃是真水，若見餘相不名真實。入水光三昧，漸漸廣大滿一室內，水皆澄清如琉璃氣，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見此事時，當於靜處一心安坐，勅諸同學皆使清淨不令憤鬧。爾時復當見水上紫焰起，當自憶想：『此水從何處起？云何當盡？若言我是水者，我身無我，前已觀無我。今從無法中，水從何起？』作是念時，水性如氣，漸漸從頂上沒，水稍稍盡，唯身皮在。自見己身極為微薄，無物可譬，如

微塵草束。復見身內忽然有火，燒身都盡。觀身無所，永無有我，我及眾生一切都無。爾時行者，心意恬怕，極為微細，無物可譬。此想成時，名第二十七真無我觀，亦名滅水大想，亦名向斯陀含。其餘微細賢聖法界微妙難勝，不可具說。行者坐時修諸三昧，得無我三昧時，當自然見佛。」

佛告阿難：「汝今好受持是真實水大微妙境界，廣為未來一切眾生敷演廣說。」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得此觀已，復當更教水大觀法。此水大觀極為微細，使此水大與火大合，見身如氣、如琉璃影，觀臍四邊火焰俱起，見於火焰猶如日映。若見臍上有火光起，或有從鼻中出、或有從口中出，耳眼隨意出入。若見此事，見一切火從毛孔出。火出之後，有淥色水尋從火後。自見身中，水上火下、火上水下，觀身無身。此想成時，見身水火不溫不冷，身心寂爾安住無礙。此名斯陀含果，亦名境界實相。見此事時，出定入定恒不見身。入定之時，外人亦見水火從毛孔出、從毛孔入。貪婬多者，見火從頂上入、從身根出，然後遍滿身體；水亦復然。復當自觀頭上火，如閻浮檀那金光雲蓋，或見身下如七寶華，心中恬靜安隱快樂，世間樂事無以為譬。出定之時身亦安樂，令外眾生見已禪定三昧安隱金光金色。帝釋諸天恭敬禮拜竝言：『大德！汝今苦盡，必定當成斯陀含果。』聞已歡喜，修身禪定，心無繫礙安隱快樂，遊戲無我三昧中，亦漸入空三昧門，無願無作諸三昧等悉現在前。如此微妙善勝境界，行者坐時於禪定中自然分別。若鈍根者，大師世尊現前為說。以見佛故，聞法歡喜，應時即得斯陀含道。復當至心覆尋前觀，經二十五反，極令明利。」

佛告阿難：「汝好持此第二十九水大觀，慎勿忘失。得此

觀者，亦名斯陀含，亦名善往來往宿世善根業因緣故遇善知識清淨法行，汝乃當得此斯陀含道。」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得此微妙水大觀已，復當更教安隱微妙最勝奇特火大觀法。作此觀時，自見臍中微妙火光，狀如蓮華，其色光明如和合百千萬億閻浮檀那金。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觀身內火。觀內火時，自見心火常有光明，過於百千萬億明月神珠，心光清淨亦復如是。出定入定如人持明火珠行，慮恐他見，唯自心中明了如是，他人不見。漸漸大明，見身猶如頗梨明鏡，見心亦如明月神珠。慮他人見，他人其實不見此事。入定之時，以心明故，見三千大千世界龜相，見閻浮提須彌山及大海水悉皆了了，復見大海水中摩尼珠王，其摩尼珠王焰出諸火。見此事已，爾時見佛為其廣說九次第定。九次第定者，九無閔、八解脫。如此等觀不須豫受，佛現前故，佛自為說。其利根者，聞佛說法九無礙道中，應時即得阿羅漢道，超越阿那含地，如好白氎易染為色。若鈍根者，復當更教風大觀法。風大觀法者，見一切風極為微細、細中細者，可以心眼見而不可具說。風復雜火、火復雜風，水入火中、風入水中、火入風中，風火水等各隨毛孔如意自在。或復有風，十色具足，如十寶光，從身毛孔出、從頂上入，從臍中出、從足下入，一切身分中出、從眉間入，從眉間出、從一切身分入。如此種種無量境界，賢聖光明、賢聖種子、諸賢聖法，皆從此風大中起、從此風大中入。此風大觀，具足相貌微妙境界，唯阿羅漢能廣分別，不可具說，行者坐時當自然見。若見此事，練諸煩惱成阿那含。此風大觀，名第三十阿那含相應境界相。」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是阿那含相應最勝境界風大觀法，慎勿忘失。」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有一弟子，是王舍大城苦得尼撻子兒，名阿祇達多，求尊者摩訶迦葉出家學道，修行苦行、具十二頭陀，經歷五年得阿那含果，不能增進成阿羅漢。即從坐起，至迦葉所，整衣服，叉手合掌，頂禮摩訶迦葉，白言：「和上！我隨和上，勤修精進如救頭然，已經五年。今得住於阿那含果，身心疲懈，不能增進無上解脫。唯願和上為我速說。」爾時摩訶迦葉即入三昧觀比丘心，知此比丘不盡諸漏，從此命終生阿那含天。從三昧起，告言：「法子！我今身心一切自在，入自在三昧，觀汝宿世所有業報，於此身上無緣得成羅漢道。」阿祇達多聞此語已，悲泣雨淚，白言：「和上！如我今者不樂生天。如困病人求無常力，我畏生死亦復如是。」爾時迦葉告言：「法子！善哉善哉。善男子！夫生死惡猶如猛火，燒滅一切，甚可厭患。我觀汝根不得明審，又復世尊與諸比丘在祇陀林，我今與汝俱往佛所。」時彼比丘著衣持鉢，隨迦葉後詣祇陀林，到於佛所。見佛世尊身如金山，處大眾中威德自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備足。為佛作禮，繞佛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白言：「世尊！我此弟子阿祇達多，隨從我後修十二頭陀，住深禪定，至阿那含不能增進竭煩惱海。唯願天尊為說甚深灌頂甘露淨解脫行。」

爾時世尊告阿祇達言：「善哉善哉！阿祇達！快問是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諦聽善思。乃往過去無央數世，彼世有佛，名大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出世，三種示現教化眾生，度人周訖。於像法中有一大國名波羅奈，王名梵摩達多。王有太子，名忍辱鎧，堅發甚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求一切種智，自誓不殺、修十善業，於六波羅蜜無疲厭心。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名日月音，自在無量，唯有一子，忽遇熱病，風大入心，狂亂無智，手執利劍走入巷陌殺害眾生。時彼長者愛念子故，手擎香爐至四城門外燒香散華，發大誓願而作是言：『世間若有神仙聖人醫師呪師能救我子狂亂病者，一切所有悉用奉施。』爾時太子出城遊戲，見大長者修於慈心為子求願，心生歡喜而作是言：『此大長者勤修慈心普為一切，而長者子遇大重病；願諸神仙必興慈悲，來至此處救長者子。』語頃即有一大仙人，從於雪山騰虛而至，名曰光味，至長者所告長者言：『汝子所患從熱病起，因熱病故生大瞋恚，心脈悉開風大入心是故發狂。如此病者，如仙經說，風大動者當須無瞋善男子心血以用塗身、須善人髓服如大豆，可得除愈。』爾時長者聞仙人說，即於路中頂禮太子白言：『地天大仙人說我子所患，當用慈心無瞋人血及以骨髓乃可得差。我今正欲自刺我身出血食子、破骨出髓持與令服。唯願太子聽許此事。』

「爾時太子告言：『長者！我聞佛說，若有眾生苦惱父母，墮大地獄無有出期。云何長者自破身體欲令子差？且忍須臾，當為長者作大方便。』爾時長者聞太子勅，心大歡喜，禮太子足，還至家中。象負其子送與太子，太子見已醍醐灌之。

「爾時仙人告太子言：『設以此藥灌此男子經九十日，終不可差；要得慈心無瞋人血。』爾時太子內自思惟：『除我身外，其餘眾生皆當起瞋。我今為此救諸病苦、濟生死命，誓求佛道，於未來世若得成佛，亦當施此法身常命。』作此誓已，即刺身以血塗彼大長者子、破骨出髓與之令服。長者子服已，

病得除愈。是時太子以破骨故，迷悶蹙地。爾時天地六種震動，釋梵護世、無數天子僉然俱下，到太子所，告太子言：『汝今以身濟病眾生，欲求何等？為求帝釋、魔王、梵天、轉輪聖王？三界之中欲求何等？』

「爾時太子白帝釋言：『我今所求，亦不欲三界之中尊榮豪貴。我所求者，乃願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釋聞此語已，告太子言：『汝今刺身破骨出髓，身體戰掉，有慨恨不？』爾時太子即立誓願：『我從始刺身體乃至於今，若無慨恨大如毛髮，令我身體平復如故。』作此誓已，身體平復如前無異。爾時帝釋見此事已，白太子言：『太子威德奇特無比，有強大志必得成佛。太子成佛時，願先度我。』作此誓時，太子默然而說偈言：

「『願我成佛時， 普度諸天人，
 身心無罣礙， 普慈愛一切，
 亦度於汝等， 令諸眾生類，
 皆住大涅槃， 永受於快樂。』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諸天雨華持以供養，復雨無量百千珍寶積滿宮牆。太子得已持用布施，布施不止，修諸波羅蜜皆悉滿足，得成為佛。」

佛告迦葉：「爾時波羅奈國王者，今我父王閱頭檀是。爾時月音長者，今汝摩訶迦葉是。爾時長者子，今阿祇達比丘是。爾時忍辱鎧太子者，今我釋迦牟尼佛是。爾時帝釋者，今舍利弗是。」

佛告迦葉：「此阿祇達比丘，乃往過去風大動故發狂無知，是故今者入四大定，於風定中心疑不行。設使此人入風大定、觀四大者，頭破七分、心裂而死。當教此人修於慈心。」

爾時世尊告阿祇達：「汝今當觀，一切眾生悉為五苦之所

逼切。汝今應當生大慈心，欲免眾苦。觀色受想行識，悉皆無常苦空無我。」阿祇達聞佛說此，豁然意解，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即於佛前踊身空中，作十八變。作十八變已，從空中下，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如來今者為我宣說往昔因緣，及說慈心、廣演四諦。我因佛力，尋時即破三界結業，成阿羅漢。唯願天尊為未來世濁惡眾生，惡業罪故生五濁世如此眾生，若修頭陀行諸禪定得阿那含，如我心疑停住不行，當修何法得離苦際？」

佛告阿祇達：「諦聽諦聽，當善思之。如來今者因汝阿祇達，普為未來世一切眾生廣說從阿那含至阿羅漢，於其中間所有微細一切境界，當自分別。若風病多者入風大定時，因風大故喜發狂病，當教觀佛。教觀佛者，教觀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法。觀此法時，自然得見無量色身、微細妙相好。或有諸佛飛騰空中作十八變，或有諸佛一一相好，普現無量百千變化。見此事時，當起恭敬供養之心，作香華想普散諸佛。然後復當自思惟言：『我今身中五陰四大皆悉無常、生滅不住，結使枝條及使根本皆悉無常。我所念者，念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大慈大悲，如是功德莊嚴色身，猶如寶瓶盛如意寶珠，寶珠力故映飾此瓶，珠無我所、瓶亦無住。但為眾生，佛亦如是，無有色性及與色像，解脫清淨。云何我今諦觀如來十力，是處非處力乃至漏盡力，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云何更見無量色像？』作此想已，見真金像滿娑婆世界，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皆說苦空無常無我。雖見此事，復當起意想：『是諸佛皆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如此功德所共合成，云何有色？』作此想時一一諦觀，令一切佛身心無礙亦無色想。自見己身如空中雲，觀五受陰無諸性相，豁然歡喜。復還見身

如蓮華聚，周匝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見諸坐佛坐已華上，為說甚深空無我無願無作聖賢十四境界門。」

佛告阿祇達：「若有行者見此事已，當教慈心。教慈心者，教觀地獄。爾時行者即見十八地獄，火車爐炭、刀山劍樹受苦眾生，皆是已前身父母宗親眷屬，或是師徒、諸善知識。見一人，阿鼻地獄猛火燒身。或復有人，節節火然、或上劍樹、或踏刀山、或投鑊湯、或入灰河、或飲沸屎shǐ、或噉熱鐵丸、或飲融銅、或臥鐵床、或抱銅柱、或入劍林碎身無數、或挑眼無數、持熱銅丸安眼眶中。或見餓鬼身形長大數十由旬，噉火噉炭、或飲膿血變成融銅，舉體火起、足跟銅流。或見閻冥鐵圍山間滿中眾生，狀如羅刹，更相食噉。見諸夜叉，裸形黑瘦，雙牙上出，頭上火然，首如牛頭，角端兩血。復見世間虎狼師子諸惡禽獸更相噉食，復見一切諸畜生苦。或見阿修羅，割截耳鼻受諸苦事。復見三界一切眾生，為欲所使，悉受苦惱。觀無想天，猶如電幻，不久當墮大地獄中。舉要言之，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眾生，皆有三塗苦惱之業。

「爾時行者觀見三界受苦眾生，其心明了如觀掌中，深起慈悲生憐愍心。見諸眾生宿行惡業故受惡報，見此事已，悲泣雨淚欲生救護，盡其心力不能救濟。爾時心中極生憐愍，厭患生死、不願久處，心生驚怖，如人捉刀欲來害己。見此事已更起慈悲，欲拔苦者無奈之何！爾時行者內自思惟：『是諸眾生因於無明，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爾時行者內自思惟：『此無明者，從何處來，孚乳產生遍滿三界？』觀此無明，假於地大而得成長，依於風大而得動搖，因於地大體堅不壞，火大照育，水成眾性。如是動作，風

性不住、水性隨流、火性炎盛、地性堅韌 yìng。此四大性，二上二下。諸方亦二，東方者成色陰性、南方者成受陰性、西方者成想陰性、北方者成行陰性、上方者成識陰性。此五受陰，依無明有，從觸受生。樂觸因緣生於諸受，受因緣生愛取有，有因緣故生於三界九十八使及諸結業，纏縛眾生無有出期。如是諸業，從無明有、依癡愛生。此無明者，本相所出，從何而生，遍布三界，於諸眾生為大纏縛？我今應觀無明識相從何處起。『此無明者，為是地大？為離地大？為與地合？為從地生？為從地滅？地性本空，推地無主，云何無明起癡愛想緣行而有？而此諸行及愛取有，為從風起？為從水生？為火所照？如此四大，一一諦觀。此諸大者，實無性相，同如實際。云何牽諸眾生纏在三界，為大煩惱之所燒然？』作此思惟已，怖畏生死、患生天樂，觀諸天宮，如夢如幻、如露如電、如呼聲響。普見一切三界眾生，猶如環旋受苦無窮。見此事已愁憂不樂，世間如駛水流，求涅槃道，剎那剎那頃欲求解脫。爾時復當更教數息，一數二隨、二數三隨、三數四隨、四數五隨、五數六隨、六數七隨、七數八隨、八數九隨、九數十隨、十數百隨、百數千隨，隨息多少攝氣令住。

「爾時自見己身如百千萬億蓮華，一切萎脆，四面風來吹去萎華變成琉璃，如琉璃器自見其心如大華樹，從下方金剛際乃至三界頂，上有四菓。其菓微妙如如意珠，有六種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見此事時，見金剛地際乃至上方三界之頂滿中諸佛，與大弟子眷屬圍繞。或有諸佛飛騰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大復現小如芥子許，變現自在隨意無礙。或見諸聲聞入四大定，身如火聚，諸火焰端猶如金筒盛眾色水。復見己身如彼入定。

爾時當教行者而作是言：『汝所見者，雖是多佛及諸聲聞，汝今應觀此諸世尊，是無相身、是大解脫、是無學果。應當善攝汝心，如前數息。』此數息法有十六科，不可具說。◎

「爾時行者既數息已，心意恬怕，寂然無見。復當更教觀心蓮華猶如華樹，樹上有菓如摩尼珠，現六種光。其光明顯，從三界頂照於下方金剛地際。見心華樹菱垂欲絕，然深無量。爾時當觀諸佛法身。諸佛法身者，因色身有。色身者譬如金瓶，法身者如摩尼珠。應當諦觀色身之內，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無礙解脫，神智無量絕妙境界，非眼所見、非心所念。『一切諸法，無來無去、不住不壞，同如實際。凡夫愚癡，為老死大賊之所追逐，妄見顛倒。以顛倒故，墮落三塗愛欲河中，為駛水所漂、沒溺三界。我今云何同凡夫行，妄想見佛。我大和上釋迦牟尼佛，往昔之時，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持用布施，百千苦行求解脫法；今者已得超越生死住大涅槃，寂滅究竟更不復生。如過去佛法住常樂處，亦無去來現在諸智，身心不動恬怕無為。如此智慧所成就身，當有何想？云何變動？我今見者，從妄想現，屬諸因緣，故是顛倒色相之法。』作是思惟時，一切諸佛及諸賢聖，寂然隱身更不復現；唯一佛在，有四大弟子以為侍者。

「爾時釋迦牟尼世尊，為於行者更說四大清淨觀法，告言：『法子！過去三世諸賢聖等，觀此行時，自然皆觀風大觀法。觀風大者，先觀身內，從心華樹生一微風。如是微風，漸漸增長遍滿身體。滿身體已，從毛孔出滿一房內。滿一房已，見此微風滿一庭內。滿一庭已，復見漸漸滿一頃地。滿一頃已，復更增廣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如此漸漸廣大滿十由旬。微風纔動，漸漸廣大遍滿三

千大千世界，上至於頂、下至金剛際，遍此諸處已，還從頂入，令其心樹一切華葉漸漸萎落，自見己身如頗梨鏡表裏映徹。

「爾時復當教觀水大。觀水大者，先觀身內心華樹端出一微水如琉璃氣，漸漸增廣似白色雲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從六根出。頂上涌出，繞身七匝如白雲行。滴滴雨水其水柔軟，盈滿一床。滿一床已，漸漸廣大滿一房內。滿一房已，滿一庭中。滿一庭已，滿一城中。滿一城已，滿十頃地。滿十頃已，滿百頃地。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水色正白，如白琉璃光。其氣微細，過於凡夫眼根境界。漸漸廣大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十由旬。滿十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一閻浮提。滿一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如是水相，其氣如雲，還從頂入。

「見此事已，復更教觀火大。觀火大者，自觀身內心華樹端諸華葉間有微細火，猶如金光。從心端出，遍滿身內。從毛孔出，漸漸廣大，遍滿一床。滿一床已，滿一房內。滿一房已，漸漸廣大滿一庭中。滿一庭已，滿一城中。滿一城已，滿十頃地。滿十頃地已，滿百頃地。滿百頃地已，滿一由旬。火色變白，如真珠光更復鮮白，頗梨雪山不得為比。紅光照錯，以成文章。漸漸廣大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

「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觀於地大。觀地大者，自見身內心樹諸華漸漸廣大，如金剛雲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復滿一床。

滿一床已，遍滿一房。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十頃。滿十頃已，遍滿百頃。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其色變青，漸漸廣大遍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

「見此事已，復當更教還觀地大。觀此地大，如金剛雲難可摧碎，當云何滅？作此觀時，見佛世尊釋迦牟尼坐金剛座，與尊弟子眷屬五百，坐行者前，異口同音讚歎滅諦。聞此語已，當觀地大從因緣起，無明所持。無明無性，癡愛無主，虛偽因緣，假名無明，愛取有等皆屬此相。作此思惟時，見自心內眾華樹端漸漸火起燒金剛雲，一一雲於諸葉間與火合體遍滿身內。滿身內已，地火俱動遍滿一床。滿一床已，遍滿一房。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十頃。滿十頃已，遍滿百頃。滿百頃已，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遍滿閻浮提。地火二大其性各異，更相鼓動，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還從頂入。

「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觀於風大。觀風大者，自觀身內心華樹間出紫色風，水大隨入滅此風色同為水色，風動水涌遍滿身內，漸漸廣大遍滿一床。滿一床已，滿一房內。滿一房已，遍滿一庭。滿一庭已，遍滿一城。滿一城已，漸漸廣大遍滿一由旬。滿一由旬已，風水二性其性各異，風吹此水如琉璃沫其色焰熾，更相鼓動，遍滿二由旬。滿二由旬已，滿三由旬。滿

三由旬已，滿四由旬。滿四由旬已，滿五由旬。滿五由旬已，漸漸廣大滿百由旬。滿百由旬已，漸漸廣大遍滿閻浮提。滿閻浮提已，漸漸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界頂、下至金剛際。

「見此事已，自見己身身諸毛孔一切火起，此火光炎遍滿三界出三界外，如真金華，華上有菓，菓葉相次。彼菓光中演說四諦及十二因緣度生死法。復見身內一切水起，其水溫潤，從毛孔出流布三界無不遍滿。水色出光照三界頂，入火光菓中。復見身內一切風起遍滿身內，從毛孔出漸漸廣大，駛速飄疾遍滿三界，化為金雲，入火光菓中。復有地氣極為微薄，彌滿四大。見此事已，復當更教諦觀五陰。觀於色陰。此色陰者依地大有，地大不定從無明生，無明因緣妄見名色。觀此色相虛偽不真亦無生處，假因緣現。因緣性空，色陰亦然。受想行識性相皆空，中無堅實。觀此五陰，實無因緣亦無受有。如此四大，云何增長遍滿三界？作此思惟時，見一切火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一切地大猶如金剛雲，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水大猶如微塵，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復見風大其勢羸劣，從一切毛孔出，遍滿三界，還從一切毛孔入。如是四大，從毛孔出、從毛孔入，往復反覆經八百遍。

「見此事已，如前數息已，閉氣而住經一七日。爾時自然見此大地漸漸空。見一床下漸漸空，見一房漸漸空。見一房已，見一庭地漸漸空。見一庭已，見一城地漸漸空。見一城已，見十頃地漸漸空。見十頃已，見百頃地漸漸空。見百頃已，見一由旬地漸漸空。見一由旬已，見二由旬地漸漸空。見二由旬已，見三由旬地漸漸空。見三由旬已，見四由旬地漸漸空。見四由旬已，見五由旬地漸漸空。見五由旬已，乃至見十由旬地

漸漸空。見十由旬已，乃至見百由旬地漸漸空。見百由旬已，乃至見閻浮提八千由旬地漸漸空。見閻浮提已，見弗婆提地十千由旬漸漸空。見弗婆提已，見瞿耶尼地三萬由旬漸漸空。見瞿耶尼已，見鬱單越地四萬由旬漸漸空。見鬱單越已，見須彌山四大海水山河石壁四天下中一切所有見堅鞞 yìng 物，一切悉皆漸漸空。見四天下已，心遂廣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諸堅鞞 yìng 物，大地山河石壁，一切悉空，心無所寄。爾時自然見金剛際，有十四金剛輪。從金剛輪下，自然上踊，更相振觸，至行者前。爾時心樹諸妙花端自然火起，燒諸華葉樹上四果，墮行者頂，從頂而入住於心中。爾時此心豁然明了，見障外事。復有六象，其色正黑，踏大地壞，吸飲諸水。風吹象殺，象耳出火，燒象都盡。四大毒蛇，走上樹端。見有一人似大力士，拔此大樹，下至金剛際、上至三界頂令樹動搖。行者心中四明珠果復出大火，燒樹芟絕，是時大樹散如微塵。』

「行者見已，我今觀於水火風等及與水大，一切無常，須臾變滅。當自觀我身內四大，火起無窮，地水風等亦復如是。此無明相，空無所有、假偽顛倒，猶如霜炎屬於三界，緣於癡愛，三十三億念生法九百九十轉，次第念龜相，結使九十有八，枝條種子彌覆三界。為是眾結，受生無數，或墮地獄，猛火焚身；或為餓鬼，吞飲融銅、噉熱鐵丸，百千世中不聞水穀；或為畜生，駝驢猪狗數不可知；人中受苦，眾難非一。如是眾多，從癡愛得。今觀癡愛，性無所有。作是思惟時，釋迦牟尼佛放金色光，與諸聲聞眷屬圍繞，告行者言：『汝今知不？色相虛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今應當諦觀空無相無作無願三昧。空三昧者，觀色、色性及一切諸法，空無所有。如是眾空，名空三昧。無願三昧者，觀涅槃性寂滅無相。觀生死相，悉同如實際。作此觀時，不願生死、不樂涅槃。觀生死本際空寂，觀

涅槃性相皆同入空，無有和合，是名無願三昧。無作三昧者，不見心、不見身及諸威儀有所修作，不見涅槃有起性相，但見滅諦通達空無所有。』爾時行者聞佛世尊說是空無相無願三昧，身心靜寂，遊三空門，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應聲即得超越九十億生死洞然之結，成阿羅漢，不受後有、梵行已立、知如道真，豁然意解無復餘習，漏盡慧通自然而得，其餘五通要假修得。六通義廣說如阿毘曇。」

爾時世尊為阿祇達說是賢聖空相應心境界，分別十一切入相已，默然安隱入無諍三昧，放眾色光普照世界。是時會中，二百五十比丘，心意開解成阿羅漢。五十優婆塞，破二十億洞然結，成須陀洹。天人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爾時長老阿難即從坐起，白佛言：「世尊！如來初為迦絺羅難陀說不淨門，為禪難提比丘說數息法，為阿祇達說四大觀。如是眾多微妙法門，云何受持？當以何名宣示後世？」

佛告阿難：「此經名『禪法祕要』，亦名『白骨觀門』，亦名『次第九想』，亦名『雜想觀法』，亦名『阿那般那方便』，亦名『次第四果想』，亦名『分別境界』。如是受持。慎勿忘失。」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有欲學三世佛法，斷生死種、度煩惱河、竭生死海、免愛種子、斷諸使流，厭五欲樂、樂涅槃者，學是觀。此觀功德如須彌山，流出眾光照四天下。行此觀者具沙門果，亦復如是。」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學此法者，當離四種惡。何等為四？一者淨持禁戒，威儀不犯。於五眾戒若有所犯，應當至心懺悔清淨。戒清淨已，名莊嚴梵行。二者遠離憤鬧，獨處閑靜，繫念一處，樂少語法。修行甚深十二頭陀，心無疲厭，如救頭然。三者掃偷婆塗地，

施楊枝淨籌，及諸苦役，以除障罪。四者晝夜六時常坐不臥，不樂睡眠、身倚側者，樂常塚間樹下阿練若處，食若鹿食、死若鹿死。若有四眾行此四法者，當知此人是苦行人。如此苦行，不久必得四沙門果。」

佛告阿難：「若有四眾，修繫念法，乃至觀見腳指端手指端一節少分白骨相極令明了，若見一指、若見一爪、一切諸白骨。當知此人以心利故，命終之後必定得生兜率陀天，滅三惡道一切苦患。雖未解脫，不墮惡道。當知此人功德不減，已得免離三塗苦難，何況具足諸白骨人。見此骨人者，雖未解脫無漏功德，當知此人已免一切三塗八難苦厄之患，當知此人世世所生不離見佛，於未來世值遇彌勒龍華初會，必先聞法得證解脫。」

佛告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此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尼，妖冶邪媚欲求利養，如貓伺鼠貪求無厭，實不坐禪自言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此比丘尼，犯偷蘭遮。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尼，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欺世間人，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中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

聾盲瘡、癰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若優婆塞，實不坐禪自言坐禪，實不梵行自言梵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淨有作不起，墮落臭旃陀羅，與惡為伴，是朽敗種不生善芽。貪利養故，多求無厭，經於一日乃至五日，犯大妄語。此大惡人，波旬所使，是旃陀羅、屠兒羅刹同類，必定當墮三惡道中。此優婆塞欲命終時，十八地獄火車鑪炭變化惡事一時迎之，必定當墮三惡趣中無有疑也。若優婆塞，實不得不淨觀乃至暖法，於大眾中起增上慢，唱如是言：『我得不淨觀乃至暖法。』當知此優婆塞，是天人中賊，欺誑世間天龍八部。此優婆塞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滿一大劫。地獄壽盡，生餓鬼中，經八千歲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瘡、癰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若優婆夷，顯異惑眾，實非坐禪謂言坐禪。此優婆夷，得失意罪，垢結不淨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臭旃陀羅。此優婆夷與惡為伴，是魔眷屬，必定當墮三惡趣中。是優婆夷，過時不說、不自改悔，經須臾間，一日乃至五日。是優婆夷，貪求無厭，實非梵行自言梵行，實非坐禪自言坐禪。此大惡人，必定當墮三惡趣中，隨業受生。若優婆夷，實不得不淨觀乃至暖法，於大眾中唱如是言、起增上慢，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暖法。』此優婆夷，是天人中賊。命終之後，疾於雹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滿一大劫。地獄壽盡生餓鬼中，經八千歲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瘡、癰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

佛告阿難：「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繫念住意，心不散亂，端坐正受，住意一處，閉塞諸根。此人安心念定力故，雖無境界，捨身他世生兜率天，值遇彌勒。與彌勒俱

下生閻浮提，龍華初會最先聞法悟解脫道。復次阿難！佛滅度後濁惡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實修梵行，行十二頭陀莊嚴身，心行念定，修白骨觀。觀於不淨入深境界，心眼明利通達禪法。如此四眾為增長佛法故、為法不滅故，當密身口意。猶如有人遇身心病，良醫處方當服醍醐。爾時病者則詣國王求乞醍醐，王慈愍故即以醍醐持用賜之，因勅病人服醍醐法，當於密屋無風塵處而取飲之，飲已閉口調四大氣勿令失度。若比丘、比丘尼服此甘露灌頂藥者，唯除知法教授之師，不得妄向他人宣說。若向他說，即失境界，亦犯十三僧殘之罪。若諸白衣，欲行禪定得五神通，尚不應向他人宣說，言我得神通仙呪術一切宜祕；何況出家受具足戒，若得不淨觀乃至暖法，不得妄向他人宣說。若向他說，即滅境界，使多眾生於佛法中生疑惑心。是故我今於此眾中，制諸比丘比丘尼，若得不淨觀乃至暖法，當密修行令心明利，唯向智者教授師說，不得廣傳向他人說。若向他說，為利養心，應時即犯十三僧殘。過時不懺，心無慚愧，亦犯重罪如上所說。」

復次阿難：「佛滅度後現前無佛，四部弟子求解脫者，得不淨觀，當密藏祕勿令他知。譬如有人貧窮孤獨，生濁惡世屬無道王。彼貧窮人掘地求水，宿世因緣忽遇伏藏大獲珍寶。怖畏惡王，密藏此寶不令他知，但於屏處取此珍寶，以供妻子密受快樂。佛滅度後，四部弟子得禪樂者，亦復如是，當密藏之，不得廣說。若廣說者，犯大重罪。復次阿難！譬如長者獨有一子，遇大重病，鬚眉落盡。爾時長者內自思惟：『我今衰禍。唯此一子，遇此重病。當何處求覓良醫？』作此語已，大出財寶，募訪良醫。長者宿福，忽遇一醫多知經方。長者白言：『唯願大師起大慈悲。我有一子，遇患多時。唯願大師救療此患。設得愈病，今我家中大有財寶，猶如北方毘沙門天王。若子得

差，唯除我身，一切奉上不敢違逆。』時彼良醫告長者言：『汝今能造七重閤室極令深密，然後可令汝子服藥。服此藥已，不得見人，不向他說。經四百日，兒乃可差。』』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佛四部眾弟子，若修禪定求解脫者，如重病人隨良醫教，當於靜處，若塚間、若林樹下、若阿練若處，修行甚深諸賢聖道。當密身口，於內心中修四梵行、修四念處、修四正勤、修四如意足、修五根、修五力、修七覺道、修八聖道分、修四禪、修四無量，心遊入甚深無量空三昧門，乃至得六神通。如是種種勝妙功德，但當一心密而行之，慎勿虛妄於多眾前自說得過人法。若說得過人法，如上所說，必定當墮阿鼻地獄。」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後初一百歲，此不淨觀行閻浮提，攝放逸者令觀四諦。一日之中修無常觀得解脫者，如我住世等無有異。二百歲後，此閻浮提四部弟子二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三百歲時，四部弟子四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四百歲時，四部弟子五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我涅槃後五百歲時，四部弟子十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六百歲時，四部弟子百分之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七百歲時，四部弟子千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八百歲時，四部弟子萬分之一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九百歲時，四部弟子千萬分中一分弟子，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千歲之時，四部弟子億分之一中十人百人，修無常觀得解脫道。過千歲已，此無常觀雖復流行閻浮提中，億億千萬眾多弟子若一若兩，修無常觀得解脫道。千五百歲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讚歎宣說無常苦空無我觀者，多有眾生懷嫉妬心，或以刀斫、或以瓦礫打拍彼人，罵言：『癡人！世間何處有無常觀苦空無我？身肌白淨無量，云何反說身為不淨？汝大惡人，宜合

驅擯 bìn。此相現時。百千人中。無有一人修無常觀。』此相現時，法幢崩、慧日沒，一切眾生盲無眼目。釋迦牟尼佛雖有弟子，所著袈裟如木頭幡自然變白。諸比丘尼猶如姪女，銜賣色以用自活。諸優婆塞如旃陀羅，殺生無度。諸優婆夷邪姪無道，欺誑百端。此相現時，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永沒無餘。」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為未來世四部弟子當廣宣說分別其義，慎勿忘失。復次阿難！汝當為來世諸眾生等當宣此言：『如來大法不久必沒。汝等於佛法中應勤精進，當觀苦空無常無我等法。』」

佛說此語時，八千天子悟解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比丘，即於座上不受諸法，漏盡意解成阿羅漢。爾時長者阿祇達，并千二百五十比丘，諸天龍神，聞佛說此無常觀門，心開意解，皆悉達解苦空無常，頂禮佛足，歡喜奉行。

禪祕要法經卷下

五門禪經要用法

大禪師佛陀蜜多撰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坐禪之法要有五門：一者安般；二、不淨；三、慈心；四、觀緣；五、念佛。安般、不淨二門、觀緣，此三門有內外境界；念佛、慈心緣外境界。所以五門者，隨眾生病：若亂心多者，教以安般；若貪愛多者，教以不淨；若瞋恚多者，教以慈心；若著我多者，教以因緣；若心沒者，教以念佛。

若行人有善心已來，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觀佛。若觀佛時，當至心觀佛相好了了，分明諦了已，然後閉目憶念在心；若不明了者，還開目視，極心明了然後還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如對真佛明了無異。即從座起跪白師言：「我房中係念見佛無異。」師言：「汝還本坐，係念額上，一心念佛。」爾時額上有佛像現，從一至十乃至無量。若行人所見多佛從額上出者、若去身不遠而還者，教師當知此是求聲聞人。若小遠而還者，求辟支佛人。若遠而還者，是大乘人。三種所出佛還近身，作地金色，此諸佛盡入於地，地平如掌明淨如鏡。自觀己身明淨如地，此名得念佛三昧境界。得是境界已白師。師言：「是好境界。」此名初門觀也。師復教係念在心然後觀佛。即見諸佛從心而出，手執琉璃杖，杖兩頭出三乘人，光焰有大小。如是出已，末後一佛執杖在心正立而住，末後住佛迴身還入，先去諸佛盡來隨入。若小乘人入盡則止；若大乘人入盡已，悉從身毛孔出滿於四海，上至有頂下至風際，如是照已還來入身如淨琉璃。所以光明還來入身者，欲示勇猛健疾境界相好。如是已即往白師。師言：「此名一切念處，以能生諸定故名為念處。」

亦初得此法。皆是諸佛弟子所得，非是邪道神仙所見。上杖者，定相也。相光者，智慧相也。此內凡夫境界相也。」

師復更教言：「汝從今捨前二觀，係心在齊¹qí。」即受師教，一心觀齊。觀齊不久，覺齊有動相，諦視不亂。見齊有物，猶如鴈卵其色鮮白。即往白師。師言：「汝更視在處。」如師所教，觀已有蓮花，琉璃為莖、黃金為臺，臺上有佛結加趺坐。第一佛齊中復有蓮花出，上復有佛結加趺坐。如是展轉相出乃至大海，海邊末後第一佛還入第二佛齊，第二佛還入第三佛齊，如是展轉還入乃至人齊佛。令為一一佛入行人齊中已，行人自身諸毛孔遍出蓮花滿虛空中，猶如垂寶瓔珞。如是出生，見諸蓮花盡入齊。行人爾時身體柔軟輕悅，自見己身明淨如雜寶色，即以所見白師。師言：「大善。汝好用心觀此身成定相也。」師教言：「更觀齊中。」即如教觀，見頂有五色光焰。見已白師。師言：「更觀五光有五瑞相。」如教觀已，見有一佛在光明中結加趺坐，更觀五光中佛有何瑞相？即見佛口中種種蓮花出，出已遍滿大地。更令觀五光中佛一，見佛齊中有五師子出，師子出已食所出諸花已，還入五光中佛齊中。師子入已，五光及佛即從頂入。此名師子奮迅三昧定相也。

行人復觀光入佛身已，行人身作金色。見金色已，見齊中有物，圓如日月白而明淨。見已白師。師言：「更觀。」即見佛出滿腋下，及腰中有佛出，凡四佛出。四佛出已見四佛身，一一佛出無量圓日光，日光甚明淨。因諸日光，見四天下色，上至有頂下至風際悉皆明了，如見掌中無所罣礙。此名白淨解脫境界也。見如此已，還見四佛隨出處還入。四佛入已，復見白焰諸光，前入後出、後入前出，左入右出、右入左出。如是

¹ “齊”：【宋】【元】【明】【宮】本用的是“臍”字，下同。

四種出入竟，見自身明淨，及水四邊圓滿淨光。此為名明淨境界。見此光已，名成念佛三昧，在四禪中。

不淨門行者，善心來詣師所，未受法時，師教先使房中七日端坐。若有緣者，覺身及齊有觸動相，自見己身明了，左足大指爪上有白露如珠。行者從座起，以所覺白師。師教行人行住坐立相。其人內境界多者，視占極高遠，知緣外多。若一心徐步視占審諦者，知緣內。若外緣者，教觀塚間死屍。見已還來在房中坐，自觀己身。念骨若三日不失，次觀房中諸人，漸漸令見白骨，次第相續至於大海。以何相故到大海？緣見水波源。一切骨人及己身盡著瓔珞，復見大水來灌其頂滿於己身，滿己身已令從足指出成血河。此名為厭患三昧也。

復專念前，見一切臥，唯有身在。以白師。師言：「汝自觀分為五分。」所以為五分者，欲知內覺外覺為驗。身若能壞作五分了者，即知今則無有我，一一亦無我，心則若住無我定門。若住定時盡見支節有刀出，諸刀刃皆有明焰出，此名無我智慧境界。

復更係心白骨，自見骨上有明星出，四邊有金丸。星者，明淨境界。金丸者，智慧境界二十五。此名白骨境界滿也。

於十想中略出白骨相也。行人雖見白骨，於男女色故生愛心，欲除愛者應觀三十六物。若觀時應係心額上，係心不久，見有明珠於額而現在前，不令墮落，為心堅住故。所以有此相者，現法流出故。如是不久，教令放已入地，入地已隨而觀之，明淨而下過於地界。所以知者，自見己身及處處見凍凌過於風界。所以知者，身體柔軟過於水界。所以知者，自見己身及處處有水，上有泡出若到風界。所以知者，自見己身猶如虛空珠。若尋空還來，明淨光明隨珠而來。珠若出已入行人齊中，入已見三十六物明了無礙。行人爾時得男女相定滿。

白骨觀法。白骨觀者，除身肉血筋脈都盡，骨骨相拄，白如珂雪，光亦如是。若不見者，譬如癩人，醫語其人家：「若令飲血，色同乳者，便可得差 chài。」家中所有悉令白，作白銀器盛血，語言：「飲乳，此病必差 chài。」病言：「血也。」答言：「白物治之。汝豈不見家中諸物悉是白物，罪故見血。但當專心乳相，莫念是血也。」如是七日，便變為乳，何況實白而不能見。即見骨人，骨人之中其心生滅相續如縊貫珠。如是所見及觀外身，亦復如是。若心故住精進不廢，如鑽火見烟、穿井見泥得水不久。若心靜住，開眼見骨了了，如水澄清，則見面像；濁則不見。

觀佛三昧，佛為法王，能令人得種種善法，是故坐禪之人先當念佛。佛者能令人無量罪微薄得諸禪定，至心念佛、佛亦念人。為王所念，怨家債主不能侵近；念佛亦爾，諸餘惡法不能擾亂。若念佛者，佛不在世云何憶念？人之自信無過於眼，當觀好像如見真佛無異。先從肉髻、眉間白毫，下至於足，復至肉髻，相相諦觀。還於靜處閉目思惟，係心在像使不他念，若有餘緣攝之令還。心自觀察如意得見，是為得觀緣定。當作是念：「我亦不往，像亦不來，而得見者由心定想住也。」得觀佛定已，然後進觀生身，便得見之如對面無異也。人心馳散多緣惡法，當如乳母看視其子不令作惡。若心不住，當自責心：「老病死苦常來逼切。若生天上著於妙欲，無有治心善法。若墮三惡，苦惱怖懼善心不生。今於此身當至心念佛。」復作是念言：「生在末世法欲滅盡，猶如打鼓開門放囚，鼓聲漸止門閉一扇，豈不自知不求出獄也。過去無始世界生死已來，所更苦惱萬端。今始受法未得成就，無常死賊常來侵害，經無數劫生死之苦。」如是種種責心令住於相，坐臥行步常得見佛，然後更進生身。得禪定已，展轉則易生身觀。法身觀者，既以觀

像心隨想成就，斂 liǎn 意入定即便得見。當因於像以念生身。觀云如坐於菩提樹下，光明顯照相好奇特。又如鹿野苑中為五比丘說四諦法。又如耆闍崛山放大光明為諸大眾說般若時。隨用一處，係念在前不令外散，心想得住即便見佛，舉身快樂貫徹骨髓。譬如熱時得清涼池、寒得溫室，世間之樂無以為喻。法身觀者，已於空中見佛生身，當因生身觀內法身，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無量善業。如人先見金瓶，後觀瓶內摩尼寶珠。所以法身真妙神智無比，無近無遠無難無易，無量世界悉如目前，無有一法而不知者，一切諸法無所不了。是故行者當常專念不令心散，若念餘緣攝之令還。復次一切命過者，知當死時先失諸根。如投火坑，發聲至梵天。甚大怖畏無過死賊，唯佛一人力能救拔，與種種人天涅槃之樂。復次一切諸佛，世世常為一切眾生故不惜身命。如釋迦文佛為太子時出遊觀看，見一癩人，即勅醫言：「當須不死人血飲之、髓塗之，乃可得差 chài。」太子念言：「是人難得。設使有者，復不可害，一差一死。」即便以身與之令治。佛為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佛恩深重過於父母，假使一切眾生悉為一分，二分之一中當念佛，不應餘念。如是種種功德，隨念行事。若此念成，斷除結縛，乃至可得無生法忍。若於中間諸病起者，隨病服藥。若不得定，六欲天中豪尊第一，業行所致宮殿自隨，或生諸佛前無不定也。如人藥和赤銅，若不成金不失於銀也。

觀十方諸佛法

念十方佛者，坐觀東方廓然大光，無諸山河石壁，唯見一佛結加趺坐舉手說法。心明觀察光明相好畫然明了，係心在佛不令他緣，心若餘念攝之令還。如是見者，便增十佛。既見之後，復增百佛千佛乃至無邊身。近者則使轉遠轉廣，但見諸佛光光相接。心明觀察得如是者，迴想東南復如上觀。既得成已，

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既向方方皆見諸佛已，當復一時并觀十方諸佛，一念所緣周遍得見。定心成就者，於定中見十方諸佛皆為說法，疑網悉除得無生忍。若有宿罪因緣不見諸佛者，當一日一夜六時懺悔勸請隨喜，漸自得見。縱使勸請不為說法，是人心快樂身體安無患也。

初習坐禪法

先教注意觀右脚大指上見洪脹，以意發抓却之，令黃汁流如膿血出，肌肉爛盡已唯見白骨。盡見，應廣教骨觀。若見滿一天下者，宜教大乘。若見近者，宜教小乘。教注意觀鼻頭，憶想人身肌肉皆是父母精氣不淨所成，次觀齒白人身中唯此白骨耳。若見齒長、若額上白者，即觀骨令身皆白，遠近如上。此人隨根深淺，若教時不能卒見白骨者，教如常九想觀，令一月一秋修習，要見白骨乃前。若見眾生教觀慈心觀法，教熟觀白骨，若見餘物，當語前人：「此亦好耳，且置是事但觀白骨。」前當若久觀白骨，云：「我身中覺煖 nuǎn。」教令續觀。見煖覺已安隱和悅者，此是煖法。次當教以意解白骨，令節節解散。若見餘物，當令且置，但觀白骨解離。久久觀之，若言：「我頂上火出。」教令更觀。云：「我常見頂上火出。」身中安樂無有亂想，此是頂法。

次教注意令骨白淨已，分散飄落在地如雪在地，或如爛土其上或有白光種種異物。教更觀之。若言：「續見如是，身中快樂。」當語：「汝本時所愛人，試憶念與作世事。」彼觀已言：「我憶念人，見之但變作膿血不淨，甚可惡見。」次教觀身如草束或如空韋 wéi 囊。若言：「我見自身如乾草束或如空韋囊，有火燒盡乃無有我。」教令更觀：「汝意起時從何處起？滅時從何處滅觀之？」觀者要言：「我見卒覺起時從意起，滅時鼻頭滅。鼻頭滅時，身中和靜，不覺有我，了了分明。」教

觀頂上，言：「我見身長大，頂上出水滿於身中，令其極滿，齊中出之流在前地。」水出既盡，教更重下水，令身龐大。若言：「我見身大，水滿其中，出之水成大池。」教以酥灌頂令入身中。若言：「我以酥灌頂，便身廣大。」教諦觀之。若言：「觀須臾之間見皮火起，火便熾然滿身中，以水滅之，令火滅盡快得蘇息。」教係意觀池。答言：「我見池中自然有樹，樹生甘果。」見此果已，若有眾生來飢餓求索，觀者見之，教即起慈，便自觀身。若言：「我觀自身盡膿血流出在地，眾生見之便取食之，食之既足各四向而去。」教自觀身及觀他身。若言：「便見眾多餓鬼來在身邊，飢餓所逼命如絲髮。」即教以慈心以身施之。若言：「我以身施之令得充足。」教復更觀。若言：「我見無數眾生遶身四邊。」若見此事，應教自觀身。若言：「我自見身不淨膿血在地，眾生見之便取食之。」既飽足已教令諦觀：「我見忽然火起，燒諸罪人及其己身，在池水所有悉已都盡。」復教諦觀見處。若言：「我見眾生及池中水己身悉平復如故。」觀眾生及其己身。若言：「我見自身乳出流下在地，眾生見之不能得食，由罪重故。」教以慈心觀。若言：「我須臾之間乳化為膿，眾生飢急便食之，既飽足已便見脚底火然燒諸眾生忽然滅盡。」行人見此事已，應教自發願更不受生。教尋觀前池。若言：「我觀見水池，池中蓮花樹枝葉茂盛。見此事已，自身入水叢樹邊坐，自觀身中火出滿於池中，須臾之頃忽然火起，自燒己身及眾生，池水都盡。」尋教更觀。若言：「我見池中忽然樹生，枝葉茂盛，出生甘果。行人見之，向樹食果。既飽足已，身心明淨安隱快樂。」教淨觀此池及其己身。若言：「須臾之間都已乾枯。」行者見此破壞之相，心懷怖恐，即來白師。師應教身為苦本觀，令觀身使如泡沫。若言：「我見自身如泡沫及身出骨，出已便以手摩如麵平以為地。」

尋復教觀令身如氣囊。若言：「我自觀如氣囊即變骨出，其骨微細摩以塗地，其地青色。」復教觀身。若言：「我觀自身微塵及身出骨，其骨絕黑，摩以為地。」教自觀身及觀於地。答言：「我觀其池蛇出，身赤如火，蛇來逼身，便變為火自燒其身。如是七反。座中自然有水灑之，蛇身即滅。」教復還觀身及觀於地。若言：「我觀須臾之間自然光出高大明好。」尋復觀身。若言：「我覺和適心意快樂無有懈怠，自然光來遍身滿。」七反教自觀身。若言：「我便自見頂上有光似如雲蓋，其色如銀。」具足此事，應於初道，亦名**觀火竟**。

次觀水大，教令觀身中何處有水？若言：「身中盡是水。」教令更觀。若言：「我見水眼中現」者好。若不著：「汝觀頭已上水何處出？」若言：「我見水從眼中，復不墮地。眼如水沫，頭中亦滿。」師當問：「汝見水何似？出時悉有何相？」答言：「我見頭中不溫不冷。」大好。若言水溫，當知非真，復教更觀，要令水不溫不冷乃是真相。教觀咽胸已下至腹中令見水滿，但莫令入臂腳中。水要頗梨色。若覺水溫，爾乃是真，餘者非真也。次觀身中通臂腳。若言：「我見皆皮囊者相。又見水滿中舍及床座處。」是水冷者爾乃是真，餘者非真。若廣見水者大好。次觀水大從何處盡？若言：「我見水從我身中消盡，唯有空皮或如草束，火起燒盡了無有我也。」

觀水大竟。

次觀火大，教令觀齊四邊何處有火？若言：「我見齊上火起。」或言從鼻中出、或言從口中出、或言眼耳中出者，教令更觀。答言：「我見鼻中五色光出其狀如絲，身中不溫不冷。」此則一法，教更觀之。若云：「我見火從頂上出，或言從下道出。」教令更觀。云：「我見火在頭上如雲蓋狀，或言在下如雲狀，身澹愉安隱。」此則一法，教令更觀身。云：「我見火

從齊中出，喻如蓮花其色如金者。」大好，教令觀身中火。若言：「我行坐常見火，不但唯坐時也。行時見火，似如人持火行，常在我前大明。乃應他人怪之，而他人實不見，而身常溫。」此是一法，教更久觀之。云：「我見大海水其中有摩尼珠，其珠焰出如火。」此珠則是一法也。

觀火大法竟。

次觀風大，此風大其性細微，非條疏所解故不出。此四大是坐禪根本所由處，雖多見餘相，要向此四觀也。

初教觀佛，先教坐定意，不令外念諸緣使人。然後將至好像前，令諦觀像相好分明。然後安坐，教以心目觀此像相好。若言：「我見像分明。」是一事。

教自觀身，令身安坐，教還觀佛。若言：「我見一佛至十佛，悉令明了。」是二事。

教令諦自觀身漸安，教還觀佛。若言：「我見十佛至二十佛明了。」是三事。

教自觀身令身轉安淨，教還觀佛。若言：「我見二十佛至五十佛，明了如前。」是四事。

教自觀身令意轉細，教還觀佛。若言：「我見五十佛至百佛，相好如前。」是五事。

教自觀身令心轉細，教還觀佛。若言：「我見百佛至千佛，明了如前。」是六事。

教自觀身令心轉細，還教觀佛。若言：「我見二百佛至四百佛，明了勝前。」是七事。

教自觀身令心轉細，教還觀佛。若言：「我見四百佛至八百佛，相好轉明。」是八事。

教自觀身令心轉細，還教觀佛。若言：「我見八百佛至千

佛。」是九事。

從一佛至千佛，諦觀相好極令分明，還自觀身不淨膿血，即教作不淨觀。若見白骨，即作白骨觀。若見苦痛眾生，即作慈心觀。若不見此事，還觀一佛，至心懇 kěn 惻求哀懺悔。是初學家觀佛法。若趣住地，應廣觀佛。若言：「我見一佛至百千萬乃至眾多佛，相好明了。」是第十事。

教觀自身令身明淨，教還觀佛，發大誓願心生供養。言：「我見無量諸佛，於佛前自然有花，便取供養悉令周遍。」是十一事。

教自觀身令身明淨，還教觀佛。若言：「我如前見已心生歡喜。」教至心觀佛念欲供養。若言：「我見自然有花樹踊出，上生種種雜色花，自然有人取此好花與我，供養散諸佛上，普使周遍華故不盡。」是十二事。

次教於佛邊坐，自觀己身極令明淨，還教觀從東方始，令意東行見無數佛，意疲乃息。是十三事。

教前境界次東行。若言：「我意東行，見無數佛滿於虛空無有邊際，意疲乃息。復更旋意東行，要有限礙乃住，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是十四事。

教令自觀身中支節悉已明了。若言：「我見者。」教還觀佛足下。若言：「我見佛足下雜光明，然後還至四方，一切諸佛悉在光上蓮花中。」是十五事。

教發觀佛喜心，諦觀足下。若言：「我見佛足下光出，至於大地無有邊際。」教乘此光觀。若言：「我見苦痛眾生無量無邊，光所照處悉皆安樂。」是十六事。

教觀自身令復轉明淨，教觀一佛齊中。若言：「我見佛齊中光出，遍至四方極遠之處，一切諸佛悉上光住。」是十七事。

教尋光觀。若言：「我見無量人於光中現，悉受快樂。」

是十八事。

教自觀身令極明淨，教還觀一佛兩乳。若言：「我見佛兩乳中自然光出，遍至四方，一切諸佛悉在光上。」是十九事。

教尋光觀。若言：「我見此光中有無量人，悉受快樂。」是二十事。

教自觀身見身極明，教還觀一佛眉間。若言：「我見光從眉間出，大如斗許，漸漸龐大，便上向去踊在空中。」教令尋光觀，為隨何光上？意疲乃息，復更尋去。若言：「我尋去，上至無極，到光所盡。」是二十一事。二十二事本闕。

教尋此花佛，從東方始。若言：「我見光著，有無量細微光皆悉如觀。此光頭盡有化佛滿於東方，中間相去或五步。」教續東行觀之。若言：「我行見無量佛。意疲乃息。」教續觀至極遠處更見餘相，乃至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是二十三事。

教自觀身。若言：「我自見身悉明淨喻如聚光。」教令觀佛次第作禮供養。若言：「我見無量諸佛行列，我持眾花次第灑散，供養諸佛悉令周遍。」是二十四事。

教令觀此所供養花。若言：「我見花墮者，在於佛邊便成花帳，行伍次第嚴好微妙，悉皆如是。如是一切諸佛，悉在帳中坐其床上。」是二十五事。

教觀花帳。若言：「我見花帳漸漸高出，踊在空中合成一蓋覆一切佛。」是二十六事。

教觀自身。若言：「我見自身龐大喻如聚光。」教還觀佛次第作禮悉令周遍，仰觀於蓋。若言：「我見上花蓋中，有花臺下向，七寶成，中有花下，以手承取。」教散諸方供養諸佛悉令周遍。是二十七事。

教向佛作禮求願已周，教令至心在於佛邊坐。若言：「我坐須臾頃，見地自然踊出七寶臺色妙香好，便取供養一切諸佛。」

是二十八事。

教自觀身極令明，教令明。教令於佛邊坐，觀所供養花。若言：「我見此花在佛足下，便成琉璃之座。次第行伍佛坐上，中間道陌悉皆上寶所成，端直無比。」是二十九事。

教自觀身。若言：「我見身中更有小身，兩重而現，內見外明淨。」教還觀佛。若言：「我見一切諸佛來入一佛身中而不迫迮 zé。」是三十事竟。

觀佛事多，略出三十事以教行者。

初教慈心觀法，先教懺悔，淨身口意，至心懇 kěn 惻發弘誓願，然後教坐，便心目自觀己身。若言：「我見自身。」便觀他身。若言：「我見眾生苦痛在前，足下火然，成於火坑焚諸罪人，身體膿爛血流成池，高聲大喚苦痛無量。復見四方有城圍遶。」是名初事。

教發大願生憐愍心諦觀眾生。若言：「我見罪人為火所逼投膿血池，池中膿血便應變為火坑燒諸罪人，苦痛無量便共號哭無寧息處。」二事。

教令諦觀莫懷恐怖誓心救濟，教令人人代之乃至眾多。若言：「我人人代己，將著坑上令得蘇息。」三事。

教諦觀之。若言：「我見諸城門中有無量人，來投火坑復受苦痛，代之令出，將至所安。」四事。

教令諦觀。若言：「我見諸門中人來不止，受無量苦。我以慈心力，便以自手捫摸此門，門便破盡四壁盡破。」五事。

教以慈觀之。若言：「我見諸治罪人心生憐愍，下淚如雨，以手接取灑散火坑，火尋滅盡。」六事。

教更觀之。「見火已滅唯有膿血盛滿大坑，自身出水以著池中，池血消盡其水澄清。」七事。

教令諦觀。若言：「我見池中生大花樹，眾生見此樹便來

取之。」教令飲之洗浴令身清淨。八事。

教自上花臺上。若言：「我上花臺已，見下眾生復欲得上，即挽上之著葉中。其花狹小不相容受，我以手摩令花廣大得相容受。」九事。

教自觀身明淨已。若言：「我并見諸罪人飢餓須食，生憐愍心，即於身邊便有飲食，我便與之悉令飽足使得休息，諸人皆言離苦得樂。」十事。

教令諦觀。「花臺增長有數重出，我便尋上至第二重，身安坐已便喚下人悉上花臺快得安住。我生悲心，於是花上所須之物飲食充飽，我以慈心即為說法：『汝由宿世作毒火燒人家種種惡業，今受此報。汝可懺悔，滅除宿罪。』」十一事。

教生善心復登華臺。若言：「我已下重諸人亦上，所須與之令無所乏須，復為說法，天上人間五道報應，令心開解。」十二事。

教尋花上。若言：「我已於花上，為下重諸人復欲得上，我悉上之。復生喜心觀此花中，便有自然金銀珍寶衣裳飲食所須之物，悉給與之。天諸伎樂自然而至，隨意所欲受快樂已，便為說法：『汝等善心始生，果報尋至，封受此果報。』」十三事。

教增喜心乘華而上。若言：「已上華臺頭，在下諸人心生歡喜，尋後而上盡華頭。」復教觀花。若言：「我見華頭。我見華頭生大甘果，香味具足。告諸人言：『樹上有果可取食。』便如所言食得充足，皆言快樂。」十四事。

教觀華中。若言：「我見華中有七寶之臺自然而出，中有經卷名曰智慧。我即宣令一切諸人：『此中有經說三乘法，汝可作禮生恭敬心花香供養。』復欲聽法，我便答言：『燒香散花。』供養已訖，復欲聽法。我便答言：『我及眾會俱不清淨，

如何可聞？法者令身心清淨。』即便受教。我語諸人：『悉令端坐，閉目一心除諸亂想。』我亦如是，須臾之間，身盡明淨心意泰然。我即語之：『今當為汝說此妙法，至心聽受。』即便受教。我為說法，令得聞法。既聞法已，於上空中有自然光明照此華臺，一切諸人便於四方悉令明淨。此諸人等見光歡喜身輕踊躍，尋光而去。」十五事。

教諦觀身。若言：「我自見身光出，遶身四邊，其明轉盛，便自以手推此光明遠至四方。有無量人尋光來至，我以慈心便給所須，令得充足無所乏少。便為說法，令得信解歡喜受行，須臾之頃便踊身空中徘徊而去。」十六事。

教諦觀華臺。若言：「我見華臺所有悉已去，都不得見，四向清淨。」於此事中境界亦多，略出所有耳。

續教作慈心觀，先教以慈心自觀己身。見已了了，便教觀苦痛眾生。若言：「我見四山之中有大地獄，罪人滿中受大苦痛。須臾之頃忽然便有鐵蓋，覆諸罪人令不得現。」初事。

教以慈心發大誓願：「我當救濟無量苦惱眾生令得解脫，即起慈心坐鐵蓋上破此鐵蓋。」若言：「我以此手破碎鐵蓋漸令破盡，便下向觀見諸罪人受大苦痛。有重鐵輪在人頭上，或在身中、或在足下、或大或小，膿血流出苦痛無量，高聲大哭不可堪忍。復見無量治罪之具治諸罪人，苦痛無量不可具說。」二事。

復教發誓願，益增悲心觀之。若言：「我見此罪人，心生憐愍，淚下如雨，諸人小得休息。」三事。

教修慈心，代諸罪人將著高處，便得休息。須臾之間人人如是。四事。

教更觀之。若言：「我見地獄四邊高壟起，中有膿血池，池中四處忽然火起燒諸罪人，苦痛難忍號哭稱怨。」若言：「我

見此事生憐愍心，即於身邊手出清水，四向灑之令火漸滅，小得休息。」五事。

教令更觀。若言：「我見山間有無量人來入地獄中，受諸苦痛不可稱計。我見此已心生憐愍，便於池處立棧代諸罪人，將著棧上令得休息。人人如是。」六事。

教諦觀之。若言：「我見諸山間人來不絕，受苦不斷。我以慈心力，磨滅此山以為平地。」七事。

教以慈心，於此池上空中而坐，身出少水澍於池中。若言：「我於空中坐已，下水澍池中，池中膿血四向出去，其池澄清。須臾之頃於池四面便有火起，燒此膿血悉已都盡。」八事。

教以悲心，於池上坐四面諦觀。若言：「我見鐵輪毒害之具來至我座下成大臺，諸罪人等各至四方安隱之處。我在臺上見下火起舉臺然盡，火四向去燒諸四方，所到皆盡。」九事。

教觀池中。若言：「我見池中泉水廣大，乃至四方無邊際，中生蓮華漸漸廣大覆此池上。教在華中，便四向觀，見池四邊有無量人欲來趣我，我教洗浴令身清淨。身清淨已，於花葉間便開少分，於下水上住於道陌間，令諸人等悉上花臺。」十事。

教觀池四邊。若言：「我見池四邊便有樓閣自然而出，與華相接，令諸人等趣此樓上快得休息。各各自言雖得樂。既止息已，便索飲食。無以與之，於十指頭出雨，雨花為乳，諸人等悉令足飽。」是十一事。

教令觀花臺中。若言：「我見花臺中更有臺出，及四方樓俱更有重，廣大如前。我尋上到已，於華葉間便開少分，設諸梯橙上諸人等。復著臺上四向趣樓，隨來處東向，三方亦爾。復加悲心觀此華中，復有自然所須之物，與四方人令其充足。便為說法：『是身為苦無牢強者，皆由宿世犯五逆罪行惡所致，受此苦痛。今可懺悔。』尋如所言即便懺悔。」是十二事。

教觀華臺。若言：「我華臺中更出重樓閣，我便尋上，到已復作梯橙。諸人上已，各各上樓休息已，我於華上便取飲食衣服所須之物，四向與之令無所少。便為說法，無量利益便生信心，受持齋戒悉令奉行。」十三事。

教令更觀花臺樓閣。若言：「我見花臺樓閣如前生，微妙勝前。我與諸人等如前尋上重已，各共上樓，與諸人等便得充足令無所乏。復為說法，即便受教悉得利益。」十四事。

教生喜心諦觀花中。若言：「我華臺中樓閣如前生重，我與諸人悉共上已，我坐華上心歡喜。須臾之頃見花臺樓皆作金色，七寶合成，於上便有無盡寶藏，衣服飲食微細柔軟箜篌樂器，須隨意所欲得充足已。復為說法，皆悉受行。」十五事。

教更觀華臺中。若言：「我已見花臺中有樹踊出，高樓十丈，枝葉茂盛生香美藥。自上樹頭便下向觀，見下樓閣從下破落至五重，諸人惶怖各言苦哉，便尋花上在諸花中。」十六事。

教生憐愍救濟諸人。若言：「於花葉中挽諸人等上著花頭，便以甘果悉給與之，令無所乏。便為說法，教修禪定滅諸惡，身心得清淨，踊躍無量，飛行虛空隨意而去。」十七事。

教在花上四方遠觀。若言：「我見四方有光明雲蓋來趣我身，於時我身復光出與蓋相接，我以手摩令廣大。」十八事。

教即尋光從東方始。若言：「我尋光東行極遠，於此光中見無量人，光中而來趣花所，如是尋去到光住處，乃自還來花。教次第行伍，給與衣食所須之物令得充足。便為說法，隨意所應歡喜受行，身輕踊躍飛騰空中隨意而去，南西北方亦如是。」十九事。

教觀身令廣大，滿於空中極明淨。「復明見四方無量人來集身邊，我以慈心令入我身中，入我身中已安止。須臾之頃有自然所須之物，隨意應施與諸人等令無所乏，各得充足快樂安

隱。便為說法，無量利益，令得開解隨意而去。」二十事。

如是等極多，略受法者說此事耳。形疾有三品，風寒熱病為輕微。心心有三病患體，動有劫數受諸苦惱，唯佛良醫授以法藥，能受行者除生死病。令心決定專心不亂，如人見賊安心定意，牢自莊嚴賊自退散。亂心惡賊亦復如是。如是言曰：「血肉雖盡，但皮筋骨在。」不捨精進，如人燒身但欲救火更無餘計，出煩惱苦亦復如是，當忍五事苦患：飢、渴、寒、熱、瞋恨等。當避憤鬧樂在靜處。所以者何？眾鬧亂定如入刺林。

四無量觀法。求佛道者當行四無量心。其心無量，故功德亦無量。於一切眾生中凡有三品：一者父母親里善知識等，二者怨賊惡人常欲惱害，三者中人不親不怨。行者於此三品人中，慈心觀之當如親里，老者如父、少者如子，常應修習如是慈心。人之為怨以有惡緣，惡緣盡還成親，親怨無定。何以故？今世是怨、後世成親。瞋恚之惡失大利，失慈心者障礙佛道，是故應於瞋憎怨賊應視之如其親里。所以者何？由是怨賊令我得佛。若使怨賊無惡於我，忍從何生？是則為我善知識，令我得忍辱波羅蜜。於怨賊之中得慈心已，於十方眾生慈心愛念普遍一切，蜎蚋蠕動皆無安者而起悲心也。若見眾生得今世樂、得生天樂、賢聖道樂而起喜心。不見眾生有苦樂事，不愛不喜以慧自御，雖緣眾生而起捨心。是名四無量心。於十方眾生慈遍滿故，名為無量。行者應當修習是心，或時有瞋恚心起，如蛇如火在於身上即應急除。若心馳散入於五欲，及為五蓋所覆，當智慧精進之力攝持令還。修習慈心，常念眾生令得佛樂，習之不息便得離五欲、除五蓋。入初禪相者喜樂遍身，諸善法中生歡喜樂，見有種種微妙之色，是名入佛道初門。禪定福德因緣得上四無量心已，於一切眾生忍辱不瞋，是名眾生忍。得眾生忍已易得法忍。得法忍者，所謂諸法不生不滅畢竟空相。能信受是法忍

者，是名無生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欲得佛道者應當如是修習。

求初禪，先習如是諸觀，或觀不淨、或觀因緣、或念佛三昧、或安般，後得入諸定。求佛道者，先習四無量心，得入初禪則易。若利根人直求初禪者，觀於五欲種種過患，猶如火坑亦如廁屋，念初禪地如清涼池臺觀等，五蓋則除，便得初禪。如後利仙人初學禪時，道見死屍臃腫爛臭，心諦觀之，自見其身如彼不異，靜處專念便得初禪。佛在恒水邊坐禪，有寡聞比丘問佛：「云何得道？」佛言：「他物莫取。」便解法空，即得道迹。多聞人自怪無所得，而問於佛。佛言：「取恒水中小石，以君持水淨洗。」比丘如教。佛問：「恒水多、澡瓶水多？」答言：「恒水不可為比。」佛言：「不以指洗，用水雖多，無益也。行者當勤精進，用智定指洗除心垢。若不如是，不能離苦也。」

不淨觀法，貪瞋癡是眾病之本，愛身著欲則生瞋恚，顛倒所惑即是愚癡所覆故也。於內外身愛著淨想，習之來久深著難遣，欲離貪欲當觀不淨。瞋由外起，雖爾，猶可制之。如人破竹，初節難破。既制貪欲，餘二自息。不淨觀者，當觀此身，生不淨處在胞胎中，從不淨出薄皮覆之內純不淨，然四大變為飲食充實其內。自觀察從頭至足，薄皮裹之內無一淨者，腦膜涕唾膿血屎尿，略說則有三十六物，廣則無量。猶如農夫開倉，善分別麻麥粟豆。行者深觀見此身倉，種種惡露三十六物，如實分別內身如此，當知外身亦不異此。若心住相者，身體柔軟心神快樂。心若不住，當自責心：「我從無數劫來隨順汝故，經歷三塗受無窮苦。從今日去，我當供伏汝，汝且隨我。」還攝其心令得成就。若極其身者，當觀白骨，亦可入初禪。行者志求大乘，若命終隨意所欲生諸佛前。若不爾者，必生兜率天，

得見彌勒，定無有疑也。

初禪過患，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過患，內有喜樂、外有水災。三禪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四禪地中過患都盡，三災不及。

二十五有：四天下、六欲天、四惡道、四禪地、大梵天、無色界。第四禪地有五阿那含天，合二十五有。

五門禪經要用法

治禪病祕要法卷上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治阿練若亂心病七十二種法(尊者舍利弗所問，出《雜阿含》阿練若事中)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夏五月十五日，五百釋子比丘在竹林下行阿練若法修心十二，於安那般那入毘琉璃三昧。

時波斯匿王有一太子，名毘琉璃，與五百長者子乘大香象在祇洹邊作那羅戲，復醉諸象，作鬪象戲。

有一行蓮華黑象，其聲可惡，狀如霹靂，中間細聲如猫子吼。

釋子比丘——禪難提、優波難提等——心驚毛豎，於風大觀發狂癡想，從禪定起，如醉象奔不可禁制。

尊者阿難勅諸比丘：「堅閉房戶，我諸釋子今者發狂，脫能傷壞。」

諸比丘僧即往舍利弗所白言：「大德！大德所知智慧無障，如天帝釋第一勝幢所至無畏。唯願慈哀，救諸釋子狂亂之苦。」

爾時，舍利弗即從坐起，牽阿難手往詣佛所，繞佛三匝為佛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天尊慈悲一切，為未來世諸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者——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此五種病當云何治？唯願天尊為我解說。」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繞佛七匝還從頂入，告舍利弗：「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若有行者行阿練若修心十二，於阿那般那因外惡聲觸內心根，四百四脈持心急故一時動亂。風力強故，最初發狂，心脈動轉五風入咽，先作惡口。應當教是行者服食酥蜜及呵梨勒，繫心一處，先想作一頗梨色鏡，自觀己身在彼鏡中作諸狂事。見此事已，復當更觀而作是言：『汝於明鏡自見汝身作狂癡事，父母、宗親皆見汝作不祥之事。我今教汝離狂癡法，汝當憶知。先教除聲。』」

「除聲法者，舉舌向腭，想二摩尼珠在兩耳根中，如意珠端猶如乳滴，滴滴之中流出醍醐，潤於耳根使不受聲。設有大聲，如膏油潤終不動搖。

「此想成已，次想一九重金剛蓋從如意珠王出，覆行者身，下有金剛華，行者坐上。有金剛山，四面周匝繞彼行者，其間密緻靜絕外聲，一一山中有七佛坐，為於行者說四念處。爾時，寂然不聞外聲，隨於佛教，此名除亂法門去惡聲想。」

告舍利弗：「汝等行者宜當修習，慎莫忘失(是名治亂倒心法)。

「復次，舍利弗！既去外聲已，當去內聲。

「內聲者，因於外聲動六情根，心脈顛倒。五種惡風從心脈入，風動心故，或歌、或舞，作種種變。汝當教洗心觀。

「洗心觀者，先自觀心，令漸漸明猶如火珠——四百四脈如毘琉璃，黃金芭蕉直至心邊——火珠出氣，不冷、不熱，不麤、不細，用熏諸脈。想一梵王持摩尼鏡照行者胸。爾時，行者自觀胸如如意珠王，明淨可愛火珠為心。大梵天王掌中有轉輪印，轉輪印中有白蓮花，白蓮華上有天童子手擎乳湮，從如意珠王出以灌諸脈。乳漸漸下至於心端，童子手持二針——一、黃金色，二、青色——從心兩邊安二金花以針鑽之，七鑽之後心還柔軟。

「如前，復以乳還洗於心，乳滴流注入大腸中，大腸滿已入小腸中，小腸滿已流出諸乳，滴滴不絕入八萬戶蟲口中，諸蟲飽滿遍於身內，流注諸骨三百三十六節皆令周遍。然後想一乳池，有白蓮花在乳池中生，行者坐上以乳澡浴，想兜羅綿如白蓮華繞身七匝，行者處中。梵王自執己身乳令行者嗽，行者嗽已，梵王執蓋覆行者上，於梵王蓋普見一切諸勝境界，還得本心，無有錯亂。」

佛說此語時，五百釋子比丘隨順佛語一一行之，心即清涼，觀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不貪世間、達解空法，豁然還得本心。破八十億炯然之結，成須陀洹，漸漸修學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此名柔軟治四大內風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欲行禪定，宜當善觀四大境界隨時增損。春時應入火三昧，以溫身體。火光猛盛，身體蒸熱，宜當治之。想諸火光作如意珠從毛孔出，焰焰之間作金蓮華，化佛坐上說治病法。以三種珠，一者、月精摩尼，二者、星光摩尼，猶如天星，光白身青，三者、水精摩尼，想此三珠一照頭上、一照左肩、一照右肩。見三珠已，想身毛孔出三珠光極為清涼，身心柔軟，入火三昧不為所壞(是名治火大三昧法)。

「復次，舍利弗！秋時應當入地三昧。入地三昧見此地相：百千石山、鐵山、鐵圍山、金剛山從頭至足，三百三十六節各為百千山，山神巖峩，爾時應當疾疾治之。治地大法，想此諸山一一諦觀猶若芭蕉，如是次第，如經十譬，一一諦觀。爾時，但見十方大地如白琉璃，有白寶花，見舍利弗、目連、迦葉、迦旃延坐白金剛窟，履地如水，為行者說五破、五合，說地無常。行者見已，身心柔軟，還得本心(是名治地大法)。

「復次，舍利弗！行者入水三昧者，自見己身如大涌泉，

三百三十六節隨水流去，見十方地滿中青水或白、或赤，宜當急治。治水法者，先當觀身作摩尼珠，吉祥之瓶、金花覆上，使十方水流入瓶中。此吉祥瓶涌出七花，七莖分明，一一莖間有七泉水、一一泉中有七金花、一一華上有一佛坐，說七覺支(是名治水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作一九頭龍，一一龍頭有九百耳、無量口，身毛孔、耳及口如大溪谷皆出猛風，宜急治之。治之法者，當教行者自觀己身作金剛座，從於四面想四金剛輪以持此風。金輪復生七金剛華，華上化佛手捉澡灌，澡灌中有一六頭龍動身吸風，令十方風恬靜不動。爾時，行者復見七佛、四大聲聞，重為解說七覺支，漸入八聖道分(是名治內風大法也)，擁酥觀柔軟四大，漸入聖分爾焰境界。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四大龜澁——或瞋、或喜，或悲、或笑，或復腹行、或放下風——如是諸病當教急治。

「治之法者，先觀薄皮，從半節起見於薄皮，九十九重猶如泡氣；次觀厚皮，九十九重猶如芭蕉；次復觀膜，如眼上翳，九十九重潰潰欲穿；次復觀肉，亦九十九重，如芭蕉葉，中間有蟲細於秋毫，蟲各四頭、四口，九十九尾；次當觀骨，見骨皎白如白琉璃，九十八重，四百四脈入其骨間，流注上下猶如芭蕉；次當觀髓，九十八重，如蟲網絲。

「觀諸節已，次觀頭骨，一一髮下有四百四脈直入腦中；其餘薄皮、厚皮、骨與身無異，唯有腦膜十四重，腦為四分，九十八重，四百四脈流注入心。大腸、小腸、脾、腎、肝、肺、心、膽、喉嚨、肺腴、生熟二藏、八萬戶蟲，一一諦觀皆使空虛，皎然白淨，皮皮相裹，中間明淨如白琉璃。

「如是一一半節諦觀，使三百三十六節皆悉明了，令心停住；復更反覆一千九百九十九遍。然後當聚氣一處，數息令調，

想一梵王手持梵瓶，與諸梵眾至行者前，捉金剛刀授與行者。既得刀已，自剎頭骨——大如馬珂——置左膝上，於梵瓶中生白蓮花，九節、九莖、九重。有一童子隨梵王後從初蓮華出，其身白色如白玉人，手執白瓶，瓶內醍醐。

「梵王髻上如意珠中出眾色藥置醍醐中，童子灌之從頂而入，入於腦脈，直下流注至于左脚大拇指半節。半節滿已津潤具足，乃至薄皮，復至一節。如是，漸漸遍滿半身；滿半身已，復滿全身；滿全身已，四百四脈眾藥流注，觀身三百三十六節皆悉盈滿。爾時，行者還取頭骨安置頭上，童子復以青色之藥布其頭上，此藥滴滴從毛孔入。

「恐外風入，梵王復教作雪山酥皆令鮮白，醍醐流注如頗梨壁，持用擁身七七四十九遍，復更廣大作醍醐池，白酥為華，行者坐上酥蓋酥窟，梵王慈藥布散酥間。

「如是諦觀九百九十九遍，然後復當想第二節。蓮華中有一紅色童子，持赤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赤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明，遍體漸漸軟。

「第三節中，蓮華復敷，金色童子持黃色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黃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青，遍體漸漸增長，復更增長軟。

「第四節，毘琉璃童子持青色藥，右手持之，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青色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赤。

「一一毛孔各下一針，從於足下上刺二針。心上作三蓮花，三花之中有三火珠放赤色光，光照於心，令心下漸漸暖。然後兩掌諸節各下三針，隨脈上下調和諸氣，生四百四脈，不觸大腸、腎脈增長。復以五針刺左腸脈。如是，童子調和諸針，以不思議熏、不思議修，挽出諸針置五爪下，以手摩觸遍行者身。

「第五節，綠色童子手捉玉瓶，從於糞門灌綠色藥遍大、

小腸、五藏諸脈，還從糞門流出此水。雜穢諸蟲隨水而流，不損醍醐，蟲止水盡。復散綠色乾藥，從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綠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白，遍體漸增柔軟。

「第六節，紫色童子捉玫瑰珠瓶，盛玫瑰水遍洗諸脈，令玫瑰水從一切毛孔出，毛下諸蟲皆從水出。復以一琥珀色乾藥，散於髮間及遍身體一切毛孔，使琥珀色乾藥從薄皮入乃至於髓，使心下轉明如白雪光，遍體漸增柔軟。

「第七節，黃色童子捉金剛鑽，鑽兩腳下、鑽兩掌、鑽心兩邊，然後持如意珠王摩拭六根，諸根開受最上禪味樂，諸皮脈間如塗白膏，一切柔軟。

「第八節，金剛色童子手持二瓶，以金剛色藥灌兩耳中及一切毛孔，如按摩法停調諸節，身如鈎鎖遊諸節間。

「第九節，摩尼珠色童子從瓶口出至行者所，內五指置行者口中，其五指端流五色藥。行者飲已，觀身及心乃至諸脈淨若明鏡，頗梨摩尼色不得譬。童子授蓮花莖令行者噉，噉時如噉藕法，滴滴之中流注甘露。食此莖已唯九華在，一一華中有一梵王持梵王床授與行者，令行者坐。坐此床已，七寶大蓋覆行者上，梵王各各說慈法門以教行者。梵王力故，十方諸佛住行者前為說慈悲喜捨，隨根授藥柔軟四大。」

告舍利弗：「汝好持此柔軟四大伏九十八使身內身外一切諸病梵王灌頂擁酥灌法，為四眾說。」

爾時，舍利弗、尊者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噎法

「復次，舍利弗！若阿練比丘用心大急、數息太麤、眠臥單薄，因外風寒、因動脾管、脾、腎等脈，諸筋起風、逆氣胸

塞、節節流水停住胸中，因成激血氣發頭痛、背滿諸筋攣縮，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服肥膩世間美藥，然後仰眠，數息令定，想阿耨達池其水盈滿，滿一由旬，底有金沙、四寶、金輪，生黃金華大如車輪。花中有四寶——獸頭象鼻出水、師子口出水、馬口出水、牛口出水——繞池七匝，阿耨達龍王七寶宮殿在四獸頭間。

「龍王頂上如意珠中，龍王力故生一千五百雜色蓮華、青蓮花五百，尊者賓頭盧等五百阿羅漢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晝時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床在蓮華下。五百金色蓮花，淳陀婆等五百沙彌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沙彌上、有七寶床在蓮華下。五百紅蓮花，尊者優波難陀、和須蜜多等大阿羅漢，或言是大菩薩眷屬五百，各坐其上，日暮則合、日晝則開，有七寶蓋在比丘上、有七寶床在蓮花下，有七寶高臺長八千丈從下方出。

「當阿耨達龍王宮前有五百童子在其臺上，身真金色，第一童子名曰闍婆、第二童子名曰善財，第五百童子名灌頂力。

「王若欲治噎病者，先念尊者賓頭盧等一千五百人——如上所說——令了了見已，尊者賓頭盧當將是闍婆童子取阿耨達龍王所服白色菴婆陀藥(菴婆陀藥者，味如甘蔗，形似藕根，味亦有似石蜜者)。服此藥已，噎病得差，四大調和，眼即明淨。

「若發大乘心者，闍婆善財等五百童子為說大乘法，因是得見跋陀婆羅等十六賢士，亦見賢劫彌勒等千菩薩。因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具六波羅蜜；發聲聞心者，尊者賓頭盧為說四念處法乃至八聖道分，經九十日得阿羅漢道。」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此治噎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行者貪婬患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脈，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根布散諸根；如盛尿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繞周匝四百四脈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團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

「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毘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

「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

「肺腴、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綰縷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猪精，臭惡叵堪。至陰藏處分為三支，二支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毘蘭多鳥 zuǐ。

「諸蟲口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髻。

「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

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

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

「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

「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眾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

「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眾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

告舍利弗：「汝今知不？眾生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姪洑不祥幻色妖鬼之所嬈害。」

「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慎勿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利養瘡法

「復次，舍利弗！若有行者貪火所燒，利養毒箭惡風吹動以射其心。以貪因緣心或顛倒，晝夜六時思念貪方便，如猫伺

鼠心無厭足、如七步蛇吐毒覆身。如此惡人利養細滑，五百毒蛇集在身中，剎那剎那頃其心毒火熾然不息。晝夜六時煩惱猛風吹利養薪，在其心內熾然不息，諸蛇競作燒善根芽。以是因緣，狂亂黑鬼猛毒熾盛，見他得利如箭射心、如刺入眼、如釘入耳。諸情閉塞，五百五蛇、四大毒龍、五拔刀賊、六村羅剎一時競作，因是發狂，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數息，繫心令定，想一丈六像——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在耆闍崛山七寶窟中坐寶師子座，與諸四眾說除貪法。告言：『法子！汝觀貪人所著袈裟、六物、眾具，如棘刺林針縫之中，當生劍樹、百千鐵釘、鐵 zuǐ 諸蟲啄食其身。融銅鑊湯、鐵鋸、鐵床是汝坐具；沸屎、毒蛇、鐵丸鑊湯、刀林劍戟、百億棘刺、火河流銅、灰漿膿血是汝飲食。』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默然無聲，令於行者自見己身臥七重鐵城內，見五羅剎張口兩向，以八十鐵鉗拔舌令出；無量鐵犁狀如劍樹以耕其舌；鐵牛甲間流注融銅，鐵卒身內有百千色膿，膿中諸蟲不可稱數。觀見此事，心驚毛豎。出定入定，見所著衣如膿、屎和血，鐵 zuǐ 諸蟲、刀林劍戟以為莊嚴；見所食物猶如蛔蟲，百千小蟲耳生諸膿、屎、尿、諸血，八十 zuǐ 蟲、風蟲、火蟲、水蟲、地蟲、地獄蟲，一切諸蟲吐膿、吐毒滿鉢多羅；鐵丸、劍戟以為果蓏 luǒ。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 生死不斷絕，	貪欲嗜味故，
養怨入丘塚，	唐受諸辛苦。
身臭如死尸，	九孔流不淨，
如廁蟲樂糞，	愚貪身無異。
智者應觀身，	不貪染世間，
無累、無所欲，	是名真涅槃。

如諸佛所說， 一心一意行，
數息在靜處， 是名行頭陀。』

告舍利弗：「利養傷身、敗人善根，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貪利不祥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慎勿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犯戒法

「復次，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受佛禁戒，身心狂亂猶如猿猴，種植之法未及生長滅枝毀根；七眾亦爾，於佛禁戒戒色未生，犯突吉羅乃至波羅夷，猶如醉象不避好惡、不識諸方，蹈壞一切諸善好物；四眾亦爾，蹈破淨戒青蓮花池，破戒猛盛猶如狂狗，見人、見木、乃至鳥、獸隨逐齧之。

「犯戒惡人見佛、羅漢、清淨比丘功德福田，隨逐罵辱、誹謗毀之，自飲毒藥遍體血現，節節火然。狂愚無智，結使猛風動煩惱山——貪婬為眼、瞋為手足、愚癡身體——踐蹈世間，植種惡子，既自種已，復教他人求覓。地獄獄卒、羅刹、牛頭阿傍、劫火惡鬼、劍林之神、閻羅王等十八獄主，常為己作大親友上善知識，必定當與如是獄種晝夜遊處。

「此破戒人，諸惡猛火已來入心，為利養故、為名聞故，自稱善好、威德具足，詣阿練若知法者所，猶如幻師幻惑他目。此幻偽人詐行頭陀，破戒惡風吹罪業華常散已上，惡口誹謗，

不善心香以熏身心。此人身心猶如伊蘭，似百千蟲狗，雖行禪定，偽現數息所見境界。

「始初之時，見黑色佛如黑象脚、見如灰人，見諸比丘頭破脚折、見比丘尼莊嚴花鬘。見諸天象化為獼猴，毛端火然來觸擾已。或見一野狐及一野干有百千尾，一一尾端無量諸蟲、種種雜惡。或見羸瘦駝驢、猪狗、鳩槃荼等。諸惡夜叉、羅刹、魁膾，各持種種武器、惡火打撲比丘，因是發狂——或歌、或舞、臥地糞穢、作種種惡——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向諸智者至誠自說，懺悔所作惡不善業。智者應當教此比丘念釋迦牟尼佛，乃至次第念於七佛；念七佛已，念三十五佛；然後復當念諸菩薩、念大乘心。觀於空法深自慚愧，想一一佛捉澡罐水以灌其頂。

「復自想身墮阿鼻地獄，十八地獄受諸苦惱，於地獄中稱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修行六念，諸佛、如來於其夢中放白毫光救地獄苦。見此事已，如負債人心懷慚愧應當償之，一心一意脫僧伽梨、著安多會、詣清淨僧所，五體投地如大山崩，心懷慚愧懺悔諸罪，為僧執事作諸苦役——掃廁、擔糞——經八百日。

「然後復當澡浴身體，還著僧伽梨。入於塔中，一心合掌諦觀如來眉間白毫大人相光一日至七日，還至智者所求索懺悔。智者應當告言：『比丘！汝今自觀汝身，猶如金瓶盛四毒蛇——二上、二下——吐毒可畏。復觀一龍六頭繞瓶，龍亦吐毒滴蛇口中，四方大樹從金瓶出遍三界。黑象復來欲拔此樹，四面火起。』見此事已，應當告言：『比丘當知：金瓶者，是地氣也；青色蛇者，從風大生，是風大毒；綠色蛇者，從水大生，是水大毒；白色蛇者，從地大生，是地大毒；黃色蛇者，從火大生，是火大毒；六頭龍者，是汝身中五陰及空。如此身者，毒害不

淨，云何縱惡、犯戒不治？』

「說此語已，復教掃塔、塗地、作諸苦役，更教觀佛，見佛放金色光以手摩頭。然後方當教不淨觀，不淨門徹無有諸障，然後可與僧中說戒。

「欲說戒時應唱是語：『某甲比丘、某甲比丘尼，已八百日行於苦役、七日觀佛眉間白毫，作毒蛇觀、地獄想成。復觀一佛說懺悔法、不淨觀門、無我人鏡，還復通達境界中。佛以澡罐水灌比丘頂，天神現夢說已清淨。今已慚愧，我所證知，唯願聽許。』

「爾時，律師復應以律檢問此人，復教誦戒。經八百遍，然後方與如淨比丘得無有異。」

告舍利弗：「若有七眾犯於輕戒，過二夜不懺悔者，是人現身雖行禪定終不獲道。若犯重戒墮大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如是具足，足滿三劫然後為人。雖得人身，貧窮、癩病七十七身，不見佛、不聞法、諸根不具。是故，智者若犯佛戒，於突吉羅應生怖畏，如被刀斫，極懷慚愧。何況重戒？若能服此持戒藥者，當知是人最上慚愧忍辱丈夫，無能過者。」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破戒心不淨，	猶如偷賊狗，
處處求利養，	為貪心所殺。
當服慚愧藥，	忍辱為衣裳，
懺悔莊嚴華，	熏用善心香。
一心觀佛相，	除苦無憂苦，
亦當念空法，	修心觀不淨。
是名諸如來，	甘露灌頂藥，
服者心無憂，	可至涅槃岸。
如法應修行、	非法不應作，

今世若過世， 行法者得度。
隨順佛所說， 持戒行頭陀，
身心無惡行， 疾至於解脫。」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犯戒藥，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禪病祕要法卷上

治禪病祕要法卷下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治樂音樂法

「復次，舍利弗！若四部眾樂諸音樂，作倡無厭，因是動風，如縱逸馬、亦如秋狗、似伊尼利鹿王，耽惑愚癡，心如癰膠，處處隨著不可禁制，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天女端正無雙，兩手自然有諸樂器，聲萬種音。行者見已，見此天女過於外色百億萬倍、聞此天聲世所無比，因是惑着觀色、聽聲。因是當教觀此女人六情諸根所起境界，數息力故見可愛眼生六毒蛇，從眼根出，入耳根中；復見二蟲，狀如鷄 chī 鴣 xiū 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餘四根中，見猫、見鼠、見狗、野干爭取食之。因是得見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污露不淨——子藏蛔蟲為女瓔珞，見女所執諸雜樂器宛轉糞中，諸蟲鼓動作野干鳴，所說妖怪不可聽採，如羅刹哭——因是厭離。詣智者所，說前所作惡不善業，誠心懺悔。智者應當教無常觀。」

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音樂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好歌唄偈讚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頌美音讚歎，猶如風動娑羅樹葉出和雅音，聲如梵音悅可他耳，作適意辭令他喜樂。因是風嚮，貢高憍慢、心如亂草，隨煩惱風處處不停，起憍慢幢、打自大鼓，弄諸脈零，因是發狂——如癡猿猴採拾花菓，心無暫停，不能數息——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想一七寶高幢，有乾闥婆在其幢端，身如白玉，動身讚偈，身毛孔中出大蓮華，百千比丘在蓮華上聲萬種音，過於己身百千萬倍，因是漸漸息其憍慢。

「智者復應教於行者諦觀幢端，見於幢端頗梨明鏡。諸比丘等恃聲憍慢、心不淨者化為羅刹出大惡聲，火從口出。復有夜叉從四方來，拔舌取心置於幢端，其心戰掉，號哭叫喚如醉象吼，或復細聲如毘舍闍吟。因是復見諸美音聲，如人叫喚稱己父母罵詈無道，因是厭離，耳不樂聞、生厭離想。智者應當教觀八苦，如八苦觀說。」

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歌唄偈讚法，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水大猛盛因是得下

「復次，舍利弗！若有四眾入水三昧，遍體水出不見身心，猶如大海。出定時，飲食不甘，患心下熱，水脈增動，患下不止，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想一金翅鳥，比丘乘上，於大海中遊行無畏，諸龍、羅刹皆悉驚走。鳥取龍食，龍畏怖故，吸水都盡，化為四蛇。金翅鳥王口銜四蛇，比丘坐上求水不得。金翅鳥王眼出火燒蛇，諸蛇驚怖——猶如幻夫所作幻人隱沒不現——入比丘身。從是出定，應服世間斷下之藥，想二火珠，一在胃管溫煖諸脈、一在糞門狀如熱石；想雪山神名鬱多伽，身長六丈，白如珂雪，持一香藥名娑呵那伽授與行者。服此藥時，先發無上菩提之心。一服藥已，四百四病終身不動；何況下耶？

「若令彼神疾來者，當淨澡浴、不食五辛、不飲酒、不噉肉，於靜寂處一心數息、稱彼神名、念彼神像。一日至七日，

雪山大神與十二白光神等至行者前，先為說法，後授與藥，復教十二門禪。彼諸神等皆是五地大菩薩也。

「若有病者，應先念彼鬱多羅伽神，次念勇健神、強力神、雄猛神、智行神、自在神、善臂神、鳩摩羅神、難勝神、白光明神、白光明王神、藥王神等十二白光神。既得見已，於一一神所各問異法門。彼諸神等先令行者得見彌勒菩薩，於彌勒菩薩所見文殊師利等一切諸菩薩及十方佛。

「若此人過去世不犯四重禁、現在世不破四重禁，見諸神時即見道跡。若犯戒者，是諸神王教已懺悔，足滿千日然後得見彌勒菩薩及文殊師利諸大士等，後獲道跡。」

告舍利弗：「若有行者因水致下動四百四病，欲得治者，當疾服是娑呵等藥，除病無患、滅業障海、疾見道跡。是故，汝等善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因火大頭痛眼痛耳聾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火三昧，節節火焰，大腸、小腸一時火起燒動火脈。出定時，頭微微痛、諸脈掣縮、眼赤耳聾，因是發病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琉璃甕，盛眾色水、生雜寶花，花上皆有百千化佛，諸化菩薩各放白毫照諸火光，令諸火光化為金龍。行者見已即生歡喜，作念想甕一一安置火下，花臺在上一一已往佛所，以手攀甕，手即清涼，因是舉身投於甕邊為佛作禮。即見化佛放眉間光，雨滴甘露灑散諸節，所滴之處化成琉璃，因灌大腸，大腸、小腸甘露盈滿，火光漸息，生諸寶花，寶華有光，其色紅、白。

「復當想一摩醯首羅，乘金色牛、持寶瓶水至行者前，水中眾藥名破毒，令行者服。復持一珠名旃陀羅摩尼(宋言月精)置其頂上，流出諸藥灌耳、灌眼、灌鼻，但一見已即得除差。摩醯首羅——是大菩薩，常自遊戲首楞嚴三昧——即從眉間放大光明，化作佛像，五百仙人侍衛世尊，為於行者說甘露門治病之法。」

告舍利弗：「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入地三昧見不祥事驚怖失心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地三昧，見四方面黑山，諸山巖間有無量無邊諸鳩槃荼蹲踞土埵，現醜惡形，身根分端。復有五山，夜叉競來爭取彼山，諸鳩槃荼痛急驚怖，發大惡聲，向行者所。復見諸鬼頭髮蓬亂，捉大鐵棒棒端有山，至行者所。復見夜叉擔山起舞。羅刹持樹至夜叉所，羅刹瞋恚與夜叉鬪。毘舍遮鬼頭戴黑山、口銜死虎。

「行者見已，心驚毛豎。以驚怖故，羅刹熾盛，共夜叉鬪，羅刹得勝，截夜叉頭、毘舍遮手足以為瓔珞、鳩槃荼身根以為花鬘，鼓舞前地，狗牙上出如劍樹枝，眼中雨雹、霹靂火起。夜叉復勝，搏撮羅刹，剝其面皮、剝取女根、截鳩槃荼身根、毘舍遮手足用為花鬘，串耳串頸鼓舞前地，動身大叫，發大惡聲甚可怖畏。

「復見四大海神所生之母毘牟樓至，仰臥海水——有千頭，各二千手足——挖身四向現其女根、巖罅可畏，如血塗山。其諸惡毛狀如劍樹，中生一樹如刀山林，百千無量驢耳、牛頭、師子口、馬脚、狼尾、鳩槃荼身根，如是諸鬼等從中而出。復

見大龍百千頭，長數十由旬，從中而出。見有一鬼似百獸，形如師子，有一萬脚，甲間無數百千毒蛇，從中而出。復見餓鬼，其形長大十億由旬，吐毒、吐火，擔諸山從中而出。復見千狼，連尾異體，牙如石尖，從中而出。復見千虎，尾亦有頭，合身側行，從中而出。復見龍女，瓔珞嚴身，甚悅人目，從中而出。夜叉取食，狸貓、鼯 xī 鼠、獼猴、野干、狐魅、惡鬼、一切惡獸，皆從中出。阿鼻地獄沃焦山神、十八地獄神、九億牛頭阿傍、八十億餓鬼、千億廁蟲、五百億蛔蟲，如是種種諸變狀事，可惡鬼神或持刀山、或捉劍樹、或搖須彌、或動鐵圍、由乾陀山等。

「行者自見身滿大地，三百三十六節皆如高山至無色界，齊中出水。四大毒蛇遊戲水中，口中出火；十惡羅刹在火中走，耳中出風、糞門出風，吹動諸山；一切鬼神皆來瞋目節解。

「行者因是驚怖，喜發狂病。若見是事，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想一日與日天子乘四寶宮殿作百千伎樂，在黑山上照曜黑山令漸漸明。想一日成已，復想二日。想二日已，復當自觀己身白骨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日照雪山；復想頂上有月天子四寶宮殿，百千眷屬捉於月珠置其頭上。此想成已，想第三山上復有一日，如上無異；見此日已，復想頂骨白雪山上如上，復有一月。既見月已，復想第四山上復有一日照此黑山；既見日已，當想己身三百三十六節白骨之山皆角相向(四角皆相對也)，一一角間有一月光。天子手捉兩珠兩向持，如是諸節角角之間皆應停心，十出入息頃諦觀令了了，見一一骨有二十八宿，明淨可愛如七寶珠。

「此想成已，復想一金翅鳥王頭戴摩尼珠，搏撮四蛇及與六龍，蛇驚龍走。諸山鬼神一時驚動，狀如黑色——皆是前身破戒果報——當勤懺悔嚴淨尸羅。尸羅淨故，日月光明倍更明

顯；若心念惡、口說惡言、犯突吉羅，摩尼珠上則雨黑土、日月盆塵、星宿不行。阿修羅王九百九十九手千頭一時出現，映蔽日、月、星宿不現，此名為退，為惡心刀、惡口火，破戒賊之所劫奪。

「若欲服此勝甘露藥，先當持戒淨諸威儀，懺悔業障、惡不善罪。復當繫心繫意端坐一處，數息閉氣，如前觀於三百三十六節，使一一節角角相向。星月之屬亦如上說。心復明利，見一一節間月光如衣、星光如縷，縫持相著；見四日出，四大海水三分減二；見五日出，須彌融盡，大海消竭；見六日出，想此諸山漸漸融盡；見七日出，大地烱然。諸鬼、羅刹飛住空中乃至欲界，火幢隨後；復至色界，火亦隨至；欲往無色界，手脚焦縮落火聚中，聲吼可畏動於大地(入此三昧時，大地稍稍動也如車輪旋)。

「當疾持心，想三百三十六節如金剛山，形狀可愛過於須彌，地、水、火、風不能傾動，唯見四蛇含摩尼珠在骨山間。爾時，應當先想佛影，見金剛際，金剛幢端有摩尼鏡，過去七佛影現鏡中。復當諦觀毘婆尸佛眉間白毫、尸棄佛眉間白毫、提舍佛眉間白毫、拘樓孫佛眉間白毫、迦那含牟尼佛眉間白毫、迦葉佛眉間白毫、釋迦牟尼佛眉間白毫，見七佛眉間白毫如頗梨色，水甚清涼，洗諸節間，三百三十六節白毫水洗，皎然大白，色潔鮮妙如頗梨鏡，無物可譬。

「因是復見五金剛輪在七寶幢端，從下方出迴旋空中說四諦義。雖見聞此，一心觀於身白骨山，即見釋迦牟尼佛以澡罐水灌其頂上；餘六佛亦爾。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言：『法子！色、受、想、行、識，苦、空、無常、無我，汝當諦觀。』又為廣說空、無相、無作、無願，說身空寂、四大無主、五陰無家，畢竟寂滅，同於虛空。

因是即悟無常壞世間，觀四真諦；五出入息頃破二十億炯然之結成須陀洹；十出入息頃免諸欲流，成斯陀含；十出入息頃斷諸鈍使、欲色界使、諸結根本，不還欲界，成阿那含；於十息頃遊戲空法，心無繫礙，住三十四心相應、解脫十根本不滅不壞、摧九十八使山。大勇猛將、慧光法幢從四方至，金剛寶座從下方出，共相振觸演說空法；五金剛輪住左膝邊，自然演說九無礙、八解脫法；過去聲聞皆入毘琉璃三昧住立其前；釋迦牟尼佛廣為宣說金剛譬定境界義味。於是，寂然不見身心，入金剛三昧。從金剛三昧起，結使山崩、煩惱根絕、無明河竭、老死奴滅，於生分永盡、梵行已立，如煉真金不受諸欲、所作已辦，是名大阿羅漢。

「若發無上菩提心者，初見七佛白毫光照，一一如來白毫光明分為十支，化十寶花、寶樹、寶臺行列在空。時十方佛亦放光、水，如上所說洗諸節間，一一佛白毫光中說十八種慈心法門、說十八種大悲法門、說十八種大喜法門、說十八種大捨法門。漸漸增長教已，修習四無量心；具四無量已，為說十種明心；具明心已，教說色即是空、非色滅空；既觀空已，教菩薩六法；行六法已，修行六念，念佛法身；念佛法身已，起迴向心；迴向成已，立四弘誓不捨眾生；四願成已，具菩薩戒；菩薩戒成已，學修相似檀波羅蜜；檀波羅蜜成已，學修相似十波羅蜜。

「此想成已，觀內空、外空，於是現前見百千無量諸佛以水灌頂、以繒繫頭，為說空法。因空心悟入菩薩位，是名性地——菩薩最初境界(於此法多生增上慢，宜應識之，此是菩提心初境界相)」

告舍利弗：「此名治地三昧增上慢滅無明母三毒可畏相，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風大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風三昧，自見己身九孔之中如大溪谷出五色風。復見己身三百三十六節白如雪山，節節風出諸藹吉支(藹吉支者，起尸鬼也)。諸藹吉支手捉鐵棒，以千髑髏為身瓔珞，與諸龍鬼九十八種，至行者所。行者見已，心驚毛豎，因是發狂或白癩病，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觀於雪山、香山四大仙人，皆悉盡是大菩薩也。想彼仙人身黃金色，長十六丈，一手捉花、一手捉金剛輪、口銜香藥，遮護行者不令風起。仙人持花、呪水出，龍吸諸風盡，龍身脹大，在地眠臥終不能起。當觀此龍猶如芭蕉，皮皮相裹不能喘息。」

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師毘闍羅闍 藹咄陀達陀 娑滿馱 跋闍羅翅(矢馳反) 陀邏崛荼誓荼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利吁摩勒翅(矢馳反)悉耽鞞閼鞞阿閼鞞利究窵窵翅(矢馳反)薩婆陀羅尼翅(矢馳反)阿扇(叔看反)提摩俱梨應詣吁彌吁彌吁摩吁摩婆禍呵」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脈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結使』。」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法性無所依，	觀空亦復然，
若能觀四大，	不為使所殺。
服藥行禪定、	誦此陀羅尼、
一心念諸佛，	結使永不起。
煩惱海永盡、	恩愛河亦絕，
諸欲無所因，	自稱是解脫。
無患心恬怕，	遊戲六神通，
亦以陀羅尼，	教授於他人。」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舍利弗：「汝今當知，我涅槃後，未來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聞此甚深祕要淨尸羅法及行禪定諸病方藥——此光明王勝幢陀羅尼——當知此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久於無量百千佛所修習三種菩提之心，今得聞此甚深祕要。如說修行，當知是人最後邊身，如駛水流，速疾當得四沙門果及菩薩行。」

佛說是語時，五百釋子倍更增進，具六神通；舍衛城中一千首陀羅宿世行禪發狂之者，聞佛所說即生歡喜，得須陀洹；八十億諸天治四大病，身心無患，應時即發無上道心，普雨天花以散佛上及諸大眾。

爾時，會中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異口同音而說是言：「如來出世正為治此狂惡邪見羅刹行人，令得本心，如好花幢甚可愛樂。善哉，世尊！如優曇花時乃一現。」

時會大眾以偈讚言：

「日種王太子，	甘蔗之苗裔，
星光月外甥，	摩耶夫人子。
生時行七步，	足躡動大千，
十方諸神應，	嘉瑞三十二。

棄國如涕唾， 坐於畢鉢羅，
金剛勝道場， 降伏萬億魔。
得成菩提道， 面淨如滿月，
心垢亦永盡， 我今一心禮。
諸釋中最勝， 具勝慈悲者，
能令諸眾生， 永脫生死苦。」

爾時，世尊聞諸四眾說此偈已，復更殷勤申金色手摩舍利弗及阿難頂，付囑是事。

時舍利弗及阿難等并餘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初學坐者鬼魅所著種種不安不能得定治之法(尊者阿難所問)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利樓鬼所住之處，末利夫人所造講堂。羅旬踰等一千長者子始初出家，請尊者阿難、摩訶迦葉、舍利弗等以為和上，摩訶迦葉教千比丘數息靜處。

鬼魅所著，見一鬼神——面如琵琶，四眼、兩口，舉面放光——以手擊 jī 攢 lì 兩腋下及餘身分，口中唱言：「埠²惕 tì 埠惕。」如旋火輪、似掣 chè 電光，或起、或滅，令於行者心不安所。

若見此者，當急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人，埠惕來時，一心閉眼，陰而罵 mà 之，而作是言：「我今識汝，知汝是此閻浮提中食火、嗅香、偷臘 là 吉支。汝為邪見，喜破戒種。我今持戒，終不畏汝。」

若出家人，應誦戒序；若在家人，應誦三歸、五戒、八戒，鬼便却行，匍匐而去。

² 说明：埠：据汉语大字典，现代普通话读音是 bù。古代读音是：扶久反，近似读音是 fú。

爾時，阿難聞此語已，白佛言：「世尊！今此長者子比丘因世尊說治埤惕鬼以免諸惡，不為鬼魅之所縛著。後世比丘——佛涅槃後，過千歲已——欲教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數息靜處，念定安般。若諸鬼神為亂道故，化作鼠形，或黑、或赤，掎 pǒu 行者心、搔行者脚、兩手、兩耳，無處不至；或作鳥聲、或作鬼吟、或復竊 qiè 語；或有狐魅作新婦形莊嚴其身，為於行者按摩調身、說於非法；或現作狗，號哭無度；或作鷗；鷺百類眾鳥，作種種聲，竊語大喚，其音不同；或作小兒，百千為行，十十五五若一、二、三，作種種聲至行者所；或見虻、蠅、蟲、蚤 zǎo、蛇、蜣 wán，或入耳中如蜂王鳴、或入眼中如迸酪沙、或復觸心作種種亂事。因是發狂，捨離靜處，作放逸行，當云何治？」

佛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若有四眾患此鬼者，汝當為說治鬼之法。此埤惕鬼有六十三名，乃是過去迦那含牟尼佛時，有一比丘垂向須陀洹，因邪命故為僧所擯 bìn，瞋恚命終自誓為鬼，乃至今日惱亂四眾。壽命一劫，劫盡命終落阿鼻獄。汝等今日宜識名字，一心繫念，莫為所亂。」

爾時，世尊即說曰：「埤惕埤惕是惡夜叉，亦名夢鬼。夢見此時即便失精，當起懺 chàn 悔：『埤惕來也。我是過去惡因緣故，遇此破戒賊害惡鬼，我今鞭心束縛諸情不使放逸。』

「如此鬼神，住虛空時名虛空鬼、在床褥間名腹行鬼。復有三名：一名深索(沙劇反)迦伏丘那丘泥脂隸覆嗅覆嗅阿摩勒迦沙禍訶，方道鬼、魑 chī 魅 mèi 鬼、魍 wǎng 魎 liǎng 鬼、飡 cān 膿鬼、食唾鬼、水神鬼、火神鬼、山神鬼、園林神鬼、婦女鬼、男子鬼、童男鬼、童女鬼、刹利鬼、婆羅門鬼、毘舍鬼、首陀羅鬼、步行鬼、倒行鬼、騎乘鬼、驢耳鬼、虎頭鬼、猫子聲鬼、

鳩鴿鬼、車𪗇 xiū 聲鬼、士鷄 jiāo 鳥鬼、角鴿 chī 鳥鬼，或復化作八部鬼神、虛耗鬼、八角鬼、白鼠鬼、蓮華色鬼、狐魅鬼、鬼魅鬼、百蟲精魅鬼、四惡毘舍遮鬼、鳩槃荼 tú 鬼。如是等醜 chǒu 惡鬼神六十三種，是鬼神名。

「鬼為亂時，應當數息極令閑靜，應當至心念過去七佛、稱彼佛名——南無毘婆尸佛、尸棄佛、提舍佛、鳩樓孫佛、迦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稱彼佛名已，應當憶持一切音聲陀羅尼。」

即說呪曰：

「阿彌阿彌迦梨奢酸地利腹棄冤翅偷涕他偷涕他摩訶迦樓尼迦彌多羅菩提薩埵

「若有亂心為埤惕鬼所惑亂者——或作種種諸幻境界——應當誦持此陀羅尼七佛名字、彌勒菩薩，一心數息誦波羅提木叉經一百遍，此諸惡鬼各各調伏，終不惱亂行道四眾。」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淨身口意調伏威儀擯惡鬼法，為得增長四部弟子——使不起亂念、得入三昧——當好受持，慎莫忘失。」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次，阿難！若行者坐時，患兩耳滿、骨節疼痛、兩手掌癢、兩脚下痛、心下動顛、筋轉眼眩，坐處𦍇鬼來竊語、或散香花作種種妖怪，當疾治之。

「治之法者，先當觀藥王、藥上二菩薩手執金瓶持水灌之。次復當觀雪山神王持一白花至行者所覆其頂上，白光流入潤身毛孔即得柔軟，更無異相。然後復見闍婆童子持仙人花散行者上，一一花間雨諸妙藥潤於毛孔，諸𦍇疼痛、種種苦痛、音聲細語、諸鬼神輩永盡無餘。

「藥王菩薩、藥上菩薩為說平等摩訶衍法，香山、雪山、一切神王、闍婆童子亦隨其根為說種種十二門禪、隨病湯藥、醫方呪術。因是得見尊者賓頭盧及諸羅漢、五百沙彌淳陀婆等，一時悉來至行人所，一一聲聞所說種種治病之法。

「或有羅漢隨佛所說，教此比丘剋於頂上使漸漸空，舉身皆空以油灌之；梵天持藥——其藥金色——灌身令滿；菩薩醫王說種種法。若發聲聞心，隨賓頭盧所說得須陀洹；若發大乘心，隨藥王、藥上二菩薩所說，即得諸佛現前三昧。」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四部弟子若欲坐禪，先當寂靜端坐七日，然後修心數息七日。復當服此除病等藥，除聲去牝、定心守意、修心修身，調和諸大令不失時。一心一意不犯輕戒及與威儀，於所持戒如護眼目、如重病人隨良醫教。行者亦爾，隨數數增不令退失，如救頭燃，順賢聖語，是名治病服煖身藥。」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慎莫忘失。」

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禪病祕要法卷下

後序

河西王從弟，優婆塞大沮渠安陽侯，於于填國衢摩帝大寺金剛阿練若住處，天竺比丘大乘沙門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國中獨步，口誦半億偈，兼明禪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稟受，憶誦無滯。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

思惟畧要法

形疾有三：風、寒、熱病，為患輕微。心有三病，患禍深重，動有劫數受諸苦惱，唯佛良醫能為制藥。行者無量世界長嬰此疾，今始造行，當令其心決定專精不惜身命，如人入賊，心不決定不能破賊，破亂想軍亦復如是。如佛言曰：「血肉雖盡，但有皮筋尚在，不捨精進，如人火燒身衣，但欲救火更無餘念。」出煩惱苦亦復如是，當忍事病苦飢渴、寒熱瞋恨等，當避憤鬧樂住閑寂。所以者何？眾音亂定，如入棘林。

凡求初禪先習諸觀，或行四無量、或觀不淨、或觀因緣、或念佛三昧、或安那般那，然後得入初禪則易。若利根之人直求禪者，觀於五欲種種過患，猶如火坑亦如廁舍；念初禪地，如清涼池如高臺觀，五蓋則除便得初禪。如波利仙人初學禪時，道見死女臃腫爛臭，諦心取相，自觀其身如彼不異，靜處專思便得初禪。佛在恒水邊坐禪，有一寡聞比丘問佛：「云何得道？」佛言：「他物莫取。」便解法空即得道迹，有多聞比丘，自怪無所得而問於佛。佛言：「取恒水中小石，以君遲水淨洗。」比丘如教。佛問：「恒水多？君遲水多？」答：「不可為喻也。」佛言：「不以指洗，雖多無用也。」行者當勤精進，用智定指洗除心垢，若不如是，不能離法也。

四無量觀法：

求佛道者，當先行四無量心。其心無量，功德亦無量。於一切眾生中，凡有三分：一者父母親里善知識等，二者怨賊嫌人常欲惱害者，三者中人不親不怨。行者於此三品人中，慈心視之當如親里，老者如父母，中年如兄弟，少年如兒子，常應

修集如是慈心。人之為怨以有惡緣，惡因緣盡還復成親，怨親無定。何以故？今世是怨後世成親，瞋憎之心自失大利，破忍辱福、失慈心業、障佛道因緣，是故不應瞋憎。怨賊應當視之如其親里。所以者何？是怨賊令我得佛道因緣，若使怨賊無惡於我，我無所忍，是則為我善知識也，令我得成忍辱波羅蜜。怨賊之中得是慈已，於十方眾生慈心愛念。普遍世界，見諸眾生無常變異，有老病死眾苦逼切，蜎蜎蠕動皆無安者而起悲心。若見眾生得今世樂及後世樂，得生天樂賢聖道樂而起喜心。不見眾生有苦樂事，不憂不喜以慧自御，但緣眾生而起捨心，是名四無量心。於十方眾生慈心遍滿故名為無量，行者常應修集是心。若或時有瞋恚心起，如蛇如火在於身上，即應急却。若心馳散入於五欲，及為五蓋所覆，當以精進智慧之力強攝之還。修習慈心，常念眾生令得佛樂，習之不息，便得離五欲、除五蓋、入初禪。得初禪相者喜樂遍身，諸善法中生歡喜樂，見有種種微妙之色，是名入佛道初門禪定福德因緣也。得是四無量心已，於一切眾生忍辱不瞋，是名眾生忍。得眾生忍已，易得法忍。法忍者，所謂諸法不生不滅畢竟空相。能信受是法忍，是名無生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得作佛。行者應當如是修習也。

不淨觀法：

貪欲、瞋恚、愚癡是眾生之大病，愛身著欲則生瞋恚，顛倒所惑即是愚癡，愚癡所覆故內身外身受著浮相，習之來久染心難遣，欲除貪欲當觀不淨。瞋恚由外既爾可制，如人破竹初節為難，既制貪欲，餘二自伏。不淨觀者，當知此身生於不淨，處在胞胎，還從不淨中出。薄皮之內純是不淨，外有四大變為

飲食充實其內，諦心觀察，從足至髮從髮至足，皮囊之裏無一淨者，腦膜涕唾、膿血屎尿等，略說則三十六，廣說則無量。譬如農夫開倉，種種別知麻米豆麥等。行者以心眼開是身倉，見種種惡露肝肺腸胃諸蟲動食，九孔流出不淨，常無休止。眼流眵淚、耳出結聾、鼻中涕流、口出嘔吐、大小便孔常出屎尿，雖復衣食障覆，實是行廁。身狀如此，何由是淨？又觀此身假名為人，四大和合譬之如屋，脊骨如棟、脇肋如椽、骸骨如柱、皮如四壁、肉如泥塗，虛偽假合，人為安在？危脆非真，幻化須臾。脚骨上脛骨接之，脛骨上髀骨接之，髀骨上脊骨接之，脊骨上髑髁接之，骨骨相拄危如累卵。諦觀此身無一可取，如是心則生厭惡。常念不淨三十六物，如實分別，內身如此外身不異。若心不住，制之令還專念不淨。心住相者，身體柔軟漸得快樂。心故不住，當自訶心：「從無數劫來常隨汝故，更歷三惡道中苦毒萬端。從今日去我當伏汝，汝且隨我。」還繫其心令得成就。若極厭惡其身，當進白骨觀，亦可入初禪。行者志求大乘者，命終隨意生諸佛前，不爾必至兜率天上得見彌勒。

白骨觀法：

白骨觀者，除身皮血筋肉都盡，骨骨相拄白如珂雪，光亦如是。若不見者，譬如癩人，醫語其家：「若令飲血色同乳者，便可得差。」家中所有悉令作白，銀杯 **bēi** 盛血，語之：「飲乳，病必得差。」癩人言：「血也。」答言：「白物治之，汝豈不見家中諸物悉是白耶？罪故見血，但當專心乳想，莫謂是血也。」如是七日便變為乳，何況實白而不能見？既見骨人，當觀骨人之中，其心生滅相續如縊穿珠，如意所見及觀外身，亦復如是。若心欲住，精勤莫廢，如攢火見烟、掘井見濕，必得

不久。若心靜住，開眼閉眼光骨明了，如水澄靜則見面像，濁則不了，竭則不見。

觀佛三昧法：

佛為法王，能令人得種種善法，是故習禪之人先當念佛。念佛者，令無量劫重罪微薄得至禪定。至心念佛。佛亦念之，如人為王所念，怨家債主不敢侵近。念佛之人。諸餘惡法不來擾亂，若念佛者佛常在也。云何憶念？人之自信無過於眼，當觀好像便如真佛。先從肉髻、眉間白毫下至於足，從足復至肉髻，如是相相諦取，還於靜處閉目思惟，繫心在像不令他念。若念餘緣，攝之令還，心目觀察如意得見，是為得觀像定。當作是念：「我亦不往，像亦不來，而得見者，由心定想住也。」然後進觀生身便得見之，如對面無異也。人心馳散多緣惡法，當如乳母伺視其子，莫令墜於坑井險道。念則如子，行者如母，若心不住，當自責心：「念老病死甚為切近。若生天者，著於妙欲，無有治心善法；若墮三惡道，苦惱怖懼善心不生。今受妙法，云何可不至心專念耶？」又作念言：「生在末法，末法垂已欲滅，猶如赦鼓開門放囚，鼓音漸已欲止，門扉已閉一扇，豈可自寬不求出獄。過去無始世界已來，所更生死苦惱萬端，今所受法未得成就，無常死賊須臾叵保，當復更受無央數劫生死之苦。」如是種種鞭心，令心得住。心住相者，坐臥行步常得見佛，然後更進生身、法身。得初觀已，展轉則易。

生身觀法：

生身觀者，既已觀像，心想成就，檢意入定，即便得見，當因於像以念生身。觀佛坐於菩提樹下，光明顯照相好奇特；或如鹿野苑中坐，為五比丘說四諦法時；或如耆闍崛山放大光明，為諸大眾說波若時。如是隨用一處，繫念在緣不令外散，心想得住即便見佛，舉身快樂樂徹骨髓。譬如熱得涼池、寒得溫室，世間之樂無以為喻也。

法身觀法：

法身觀者，已於空中見佛生身，當因生身觀內法身，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無量善業。如人先念金瓶，後觀瓶內摩尼寶珠，所以尊妙神智無比，無遠無近無難無易，無限世界悉如目前，無有一人在於外者，一切諸法無所不了。常當專念不令心散，心念餘緣攝之令還。復次，一切愚智當其死時，外失諸根如投黑坑，若能發聲聲至梵天。大力大苦大怖大畏無過死賊，唯佛一人力能救拔，能與種種人天涅槃之樂。復次，一切諸佛，世世常為一切眾生故不惜身命。如釋迦牟尼佛昔為太子時，出遊道見癩人，勅醫令治。醫言：「當須不瞋人血飲之，以髓塗之，乃可得差。」太子念言：「是人難得，設使有者復不可爾。」即便以身與之令治。若為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佛恩深重過於父母，若使一切眾生悉為父母，佛為一分，二分之一中常當念佛，不應餘念。如是種種功德，隨念何事，若此定成除斷結縛，乃至可得無生法忍。若於中間諸病起者，隨病習藥。若不得定，六欲天中豪尊第一，飛行所至宮殿自隨。或生諸佛前，終不空也；若人藥和赤銅，若不成金，不失銀也。

十方諸佛觀法：

念十方諸佛者，坐觀東方廓然明淨，無諸山河石壁，唯見一佛結跏趺坐舉手說法。心眼觀察，光明相好畫然了了，繫念在佛不令他緣，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如是見者，更增十佛，既見之後復增百千，乃至無有邊際，近身則狹轉遠轉廣，但見諸佛光光相接。心眼觀察得如是者，迴身東南，復如上觀。既得成就，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東北方，上下方都亦如是。既得方方皆見諸佛，如東方已，當復端坐總觀十方諸佛，一念所緣周匝得見。定心成就者，即於定中十方諸佛皆為說法，疑網雲消得無生忍。若宿罪因緣不見諸佛者，當一日一夜六時懺悔隨喜勸請，漸自得見，縱使諸佛不為說法，是時心得快樂身體安隱。是則名為觀十方諸佛也。

觀無量壽佛法：

觀無量壽佛者，有二種人。鈍根者，先當教令心眼觀察額上一寸，除却皮肉但見赤骨。繫念在緣不令他念，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得如是見者，當復教令變此赤骨辟方一寸令白如珂。既得如是見者，當復教令自變其身皆作白骨，無有皮肉色如珂雪。復得如是見，當更教令變此骨身使作琉璃，光色清淨視表徹裏，既得如是見者，當復教令從此琉璃身中放白光明，自近及遠遍滿閻浮，唯見光明不見諸物，還攝光明入於身中。既入之後，復放如初。凡此諸觀從易及難，其白亦應初少後多。既能如是，當從身中放此白光，乃於光中觀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其身殊大光明亦妙，西向端坐相相諦取，然後總觀其身，結跏趺坐顏容巍巍如紫金山。繫念在佛不令他緣，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常如與佛對坐不異，如是不久便可得見。若利根者，但當先作明想，晃然空淨，乃於明中觀佛，便可得見。行者若欲生

於無量壽佛國者，當作如是觀無量壽佛也。

諸法實相觀法：

諸法實相觀者，當知諸法從因緣生，因緣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畢竟空相，但有假名無有實者。若法實有不應說無，先有今無是名為斷。不常不斷亦不有無，心識處滅言說亦盡，是名甚深清淨觀也。又觀婬怒癡法即是實相。何以故？是法不在內不在外。若在內，不應待外因緣生；若在外，則無所住。若無所住亦無生滅，空無所有清淨無為，是名婬怒癡實相觀也。又一切諸法畢竟清淨，非諸佛賢聖所能令爾。但以凡夫未得慧觀，見諸虛妄之法有種種相。得實相者觀之，如鏡中像，但誑人眼，其實不生亦無有滅。如是觀法甚深微妙，行者若能精心思惟，深靜實相不生邪者，即便可得無生法忍。此法難緣，心多馳散，若不馳散或復縮沒，常應清淨其心了了觀察。若心難攝當呵責心：「汝無數劫來常應雜業無有厭足，馳逐世樂不覺為苦，一切世間貪樂致患，隨業因緣受生五道，皆心所為，誰使爾者？汝如狂象，蹈藉殘害無有物制，誰調汝者？若得善調則離世患。當知處胎不淨，苦厄逼迫切身猶如地獄。既生在世，老病死苦憂悲萬端不得自在；若生天上，當復墮落。三界無安，汝何以樂著？」如是種種呵責其心已，還念本緣。心想住者，心得柔軟，見有種種色光從身而出，是名諸法實相觀也。

欲生無量壽佛國者，應當如是上觀無量壽佛。又觀諸法實相，又當觀於世間如夢如幻皆無實者，但以顛倒虛妄之法，橫起煩惱受諸罪報。如人見諸小兒共爭瓦石土木，便生瞋鬪。觀諸世間亦復如是，當興大悲誓度一切，常伏其心修行二忍，所謂眾生忍、法忍也。眾生忍者，若恒河沙等眾生種種加惡，心

不瞋恚；種種恭敬供養，心不歡喜。又觀眾生無初無後，若有初者則無因緣，若有因緣是則無初，若無初者中後亦無。如是觀時不墮常斷二邊，用安隱道觀諸眾生不生邪見，是名眾生忍。法忍者，當觀諸法甚深清淨畢竟空相，心無罣礙能忍是事，是名法忍。新發意者雖未得是法忍，當如是修習其心。又觀諸法畢竟空相，而於眾生常興大悲，所有善本盡以迴向，願生無量壽佛國，便得往生。

法華三昧觀法：

三七日一心精進如說修行，正憶念《法華經》者，當念釋迦牟尼佛於耆闍崛山與多寶佛在七寶塔共坐，十方分身化佛遍滿所移眾生國土之中，一切諸佛各有一生補處菩薩一人為侍，如釋迦牟尼佛以彌勒為侍。一切諸佛現神通力，光明遍照無量國土，欲證實法出其舌相，音聲滿於十方世界。所說《法華經》者，所謂十方三世眾生若大若小，乃至一稱南無佛者，皆當作佛。惟一大乘，無二無三，一切諸法一相一門，所謂無生無滅畢竟空相。唯有此大乘，無有二也。習如是觀者，五欲自斷、五蓋自除，五根增長，即得禪定。住此定中深愛於佛，又當入是甚深微妙一相一門清淨之法。當恭敬普賢、藥王、大樂說、觀世音、得大勢、文殊、彌勒等大菩薩眾，是名一心精進如說修行正憶念《法華經》也。此謂與禪定和合令心堅固，如是三七日中，則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來至其所，如經中說。

思惟略要法

止觀門論頌一卷

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

若見女形相， 及以艷 yàn 嬌姿，
愚人不了知， 妄生婬染意。
佛說臃 pāng 脹等， 蠲 juān 除婬欲念，
能隨世尊教， 得勝果非餘。
戒淨有聞思， 策勵 lì 常修習，
繫 xì 念觀諸境， 斯為解脫因。
若人有瞋染， 及昏沈睡眠，
掉惡作并疑， 此五遮修定。
少聞與眾居， 鄙事情欣樂，
愛身并受用， 亦能遮定心。
心亂有五緣， 情隨眾境散，
味著并沈 chén 掉， 我慢重名聞。
苾芻依聖教， 有過應說除，
善取住心緣， 是為最初行。
次依寂靜處， 妨難並皆無，
然後息邪思， 是苾芻初業。
應可住屍 shī 林， 著糞掃衣服，
常求靜息事， 斷除婬染心。
乞食見女人， 應觀為不淨，
攝眼除邪意， 正心當取食。
多言多事務， 此皆須遠離，
惱亂緣來逼， 慧力應須忍。

樹下草蘘zì中，或居崖窟內，
觀時應住此，寂靜可修心。
習定緣境時，不太高太下，
不應極近遠，於境使相應。
善取所緣境，子細善觀察，
閉目住心時，猶如開眼見。
根門皆攝斂，住念凝內心，
緣境現前觀，念念令相續。
於前所取相，形貌用心觀，
臃脹女根邊，可畏可嫌賤。
猶如濁池水，風吹令動搖，
觀諸樹影時，不善分明住。
心垢煩惱水，亂情風所吹，
澄念觀察時，闇àn昧不能住。
心沈應策舉，可觀勝妙事，
如蛭zhì飲血困，水澆令使甦sū；
還應速收斂，於舊jiù境安心，
令意有堪能，調善皆隨念。
若其心掉舉，應思厭惡事，
令心寂靜住，如鉤斷zhú象頭；
遠離於沈掉，應平等運心，
隨情住捨中，此時無過咎。
從此漸得住，取相影心安，
明了中道行，正念燈持照。
此時用尋伺，次第應觀察，
定影即便生，分明現前住。
不動搖明淨，如大丈夫形，

此影望前觀，
此相既生已，
即是繫心人，
次知瞋恚體，
欲愛既已除，
次以勤策念，
既觀差別相，
次當除惡作，
寂靜無障礙，
應知用麤 cū 尋，
即於心影內，
見差別心喜，
次證於樂定，
即是根本定，
猶如欲至村，
既獲根本定，
得他心宿住，
於此有伺時，
猶如河有浪，
既得初定已，
次依二靜慮，
雖得住此位，
入第三定時，
由其心有樂，
既證四靜慮，
退分勝進分，
靜慮有四種，

是為差別相。
欲愛等便除，
初定方便相。
本由貪染發，
得離於瞋恚。
遣除昏睡心，
疑情即便息。
善行安隱路，
能防於掉舉。
觀其所取相，
以伺細推求。
由此得輕安，
定支次如是，
善安於念心，
及至村中者。
更復作餘修，
神通天眼耳。
心未能靜住，
非上地應知。
仍於所緣住，
尋伺皆止息。
尚有喜水漂，
其心便靜住。
未能令住念，
眾過並皆除。
住分決擇分，
修定者初知。

若定順煩惱，
後勝為勝分，
由先善分別，
此定能招彼，
於無常等相，
若得此定者，
於青臙等相，
如聖教修行，
死屍 shī 風鼓腹，
連跨並皆龐 cū，
不愛身龐分，
對此染心人，
若於死屍分，
餘肉並多青，
覩色而生愛，
對治以青臙，
死屍膿遍出，
對彼愛香人，
死屍腰爛斷，
對彼愛全身，
屍骸狐貉 hé 噉，
對治愛肌膚 fū，
手足諸支骨，
對貪支分人，
即於骨亂相，
亦為愛全身，
屍骸被刀斫，
此名為退分，
自住住應知。
是決擇道因，
名為決擇分。
作苦等行解，
是煖 nuǎn 等道分。
觀事有多途，
差別宜應識。
穴處有膿流，
說名為臙脹。
唯貪細滑身，
令修如是觀。
少有白膿流，
說此為青臙。
斯名愛色人，
日親之所說。
是謂膿流相，
令觀染心息。
名為斷壞相，
大仙尊為說。
鳥啄有殘筋，
為說食殘相。
隨處皆分散，
說骨邪亂相。
刀杖斫 zhuó 分離，
令觀打亂相。
或由鉞 máo 箭傷，

流血遍殘軀， 名為血塗相。
淨潔 jié 香塗體， 新莊著彩衣，
於此起貪人， 用斯為妙藥。
於境唯獨愛， 不許外人看，
多虫咬 shà 死屍， 令觀除惡念。
骸肉皆銷散， 但唯牙骨存，
於齒生貪者， 令觀齒骨相。
若見新死者， 識去有殘形，
樂著眾生貪， 令除嬌態 tài 欲。
屎尿及涕唾， 合聚共成身，
三十二種物， 皮囊喚作人。
髮毛并爪齒， 肝肚等相因，
內扶三百骨， 橫纏九百筋，
九孔流不淨， 垢污穢難陳，
審觀真可惡， 智者不應親。
既觀他女體， 亦復察己形，
於斯貪染因， 理應常繫念。
不出三界獄， 咸由欲染心，
是故明智者， 極善思其事。
經多地獄苦， 幸會得人身，
豈 qǐ 得縱狂心， 不修殊勝行？
姪貪有多種， 隨生愛不同，
一觀並能除， 謂是白骨觀。
色觸形嬌態 tài， 衣纓生染著，
何藥能除此， 無過白骨觀。
先於足大指， 定心緣作瘡，
破壞既膿流， 肉皆隨墮落。

即觀指骨形，由如白鴿色，
其瘡既漸大，膚肉盡皆除。
作如是次第，身肉皆除盡，
正念勝解成，但觀其骨鎖。
若有片肉在，即名為亂意，
沉復縱心猿 yuán，馳求趣諸境。
於多時繫想，自知能善住，
次漸及餘人，總觀為骨鎖。
漸寬至海際，滿中皆白骨，
此定既成已，捨廣復令狹。
略時從外捨，乃至唯身骨，
還觀足指端，是定心次第。
或時片片捨，極至於頂骨，
應知最後心，眉間攝令住。
若作此修習，常生勝梵宮，
不落墮三塗，得生於五淨。
人間散心善，還流生死河，
智人修定心，如救身衣火。
即可捨諸緣，宜居靜林處，
勿使無常逼，虛死散心中。
以般若淨心，終獲 huò 可愛果，
如不願後有，於勝道應修。
剃髮著袈裟，宜應修聖道，
自餘諠雜 zá 事，咸為生死因。

止觀行門七十頌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無著菩薩本世親菩薩釋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習世定及出世定，速能捨離諸煩惱故，述此方便。頌曰：

求脫者積集， 於住勤修習，
得三圓滿已， 有依修定人。

釋曰：此初一頌總標六門。言求脫者，謂是求解脫人。積集者，謂能積集勝行資糧。於住勤修習者，於所緣處令心善住名之為定，由不散亂不動搖故。問：云何修習？謂得三圓滿已，有依修定人。圓滿有三：一師資圓滿、二所緣圓滿、三作意圓滿。有依，謂是三定，一有尋有伺定、二無尋唯伺定、三無尋無伺定。修定人者，謂能修習奢摩他、毘鉢舍那。若人能於解脫起願樂心，復曾積集解脫資糧、心依於定、有師資等三而為依止，有依修習，由習定故能獲世間諸福及以殊勝圓滿之果。先作如是安立次第，故名總標。頌曰：

於三乘樂脫， 名求解脫人，
二種障全除， 斯名為解脫。
應知執受識， 是二障體性，
惑種一切種， 由能縛二人。
已除煩惱障， 習氣未蠲除，
此謂聲聞乘， 餘唯佛能斷。
若彼惑雖無， 作儀如有惑，
是習氣前生， 若除便異此。

釋曰：此之四頌釋求解脫者，謂於聲聞乘等有差別故。於

三乘中心樂解脫，名求解脫。云何解脫？二障障全除，斯名為解脫。何者是二障，除之名脫？應知執受識是二障體性，識者即是阿賴耶識。執受者是依止義，謂是煩惱、所知二障體性。此復云何？惑種即是煩惱障自性，一切種即是所知障自性。又一切種者，即是二障種子，能縛二人，煩惱障種子能縛聲聞、一切種子能縛菩薩，由與聲聞、菩薩為繫縛故。云何此二解脫差別？謂聲聞人習氣未除，斷煩惱障而證解脫；唯佛世尊能總除故。云何習氣？彼惑雖無，所作形儀如有惑者，是名習氣。此中應言，若惑雖無，令彼作相如有惑者，此言作儀如有惑者，即是於因說果名故。彼謂聲聞獨覺，未知此是誰之習氣，謂是前生所有串習之事尚有餘氣，今雖惑盡，所為相狀似染形儀，名為習氣。若能除斷與此不同，應云：若彼習皆無，不作儀如惑。頌曰：

種植諸善根，	無疑除熱惱，
於法流清淨，	是名為積集。
能持樂聽法，	善除其二見，
但聞心喜足，	是四事應知。

釋曰：此之二頌釋積集義。如經中說「此人先應修習多聞、復聽正法，諸見熱惱已正蠲除，心之蓋纏能正降伏。」依此文義故說初頌。云何積集所有善根？謂能持正法故。以此為先，令其信等善法增故。云何無疑？謂樂聽法故。由知法故，已生未生所有疑惑悉能除滅。云何除熱惱？謂除二見故。二見云何？一者欲令他識知見、二者自起高舉見。謂作是念：「如何令他得知我是具德之人。」是則名為令他識見。依此見故自欲高舉，名自高見。此二能令心焦熱故，名為熱惱。云何法流清淨？謂能除遣但聞法時心生喜足故。上之除字流入於此。於法流清淨者，謂聽法時心無散亂相續而流，心清淨故蓋纏止息。

若聽法無厭，更能進思勤修不息，方得名為法流清淨。當知此據聞思修位，如次應知。

次有十六頌，釋於住勤修習。初一總標，餘是別釋。頌曰：

所緣及自體， 差別并作意，
心亂住資糧， 修定出離果。

言所緣者，有其三種。

外上及以內， 此三所緣生，
應知住有三， 自體心無亂。

釋曰：言三種者，一外緣、二上緣、三內緣。外緣謂白骨等觀所現影像，是初學境界。上緣謂未至定緣靜等相。內緣謂從其意言所現之相為所緣境。自體謂是心無亂相，名之為住。心無亂者，於外等處三種緣時，隨其所緣心無動亂。頌曰：

第一住相應， 定心者能見，
於境無移念， 相續是明人。
第二住相應， 厭離心寂靜，
專意無移念， 相續是明人。
第三住相應， 於前境凝住，
定意無移念， 相續是明人。

釋曰：此之三頌，如其次第配外、上、內。言於境無移念者，謂於餘境心無散亂，故名無移。相續者，堅守持心令不斷絕。言明人者，或因自思、或從他教，於靜慮法而起加行，是謂明人。應知如次是隨法行及隨信行種性。言厭離心寂靜專意無移念者，謂於其境生厭離心。前唯觀境未能生厭，今時專注心生厭離而不散動。於前境凝住者，謂於意言所現之境，緣此境時其心凝定，故云定意無移念相續是明人。頌曰：

堅執及正流， 并覆審其意，
轉得心歡喜， 對治品生時，

惑生能息除， 加行常無間，
能行任運道， 不散九應知。

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住、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

此等並依阿笈摩經，隨句次第而為修習。若於最初學緣境時，其心堅執名最初住。次於後時令其正念流注不斷，名正念住。若依託此有亂心生，更覆審察緣境而住，名為覆審住。次於後時轉得差別，名後別住。次於後時對治生起，心得自在生歡喜時，名調柔住。於此喜愛，以無愛心對治生時，無所愛樂其心安靜，名寂靜住。次於後時所有已生未生重障煩惱為降伏故，名降伏住。次於後時以加行心於所緣境無間隨轉一緣而住，名為功用住。次於後時於所緣境心無加行任運隨流無間入定緣串習道，名任運住。此之九種心不流散，名之為住。應知以此不散之言，與堅執等皆相配屬。頌曰：

勵力并有隙， 有用及無用，
此中一六二， 四作意應知。
謂外內邪緣， 麤重并作意，
此亂心有五， 與定者相違。
於彼住心緣， 不靜外散亂，
掉沈心味著， 內散亂應知。
應識邪緣相， 謂思親族等，
生二種我執， 是名麤重亂。
見前境分明， 分別觀其相，
是作意散亂， 異斯唯念心。
於作意亂中， 復有其亂相，
於乘及靜慮， 初二應除遣。

釋曰：應知作意有其四種，一勵力荷負作意、二有間荷負

作意、三有功用荷負作意、四無功用荷負作意。此中堅執不散，是勵力荷負作意，初用功力而荷負故。次正流等六種不散，是有間荷負作意，中間數有亂心起故。無間加行，是有功用行荷負作意。入串習道，是無功用行荷負作意。如是攝已謂一六二，應知即是四種作意。又心散亂有其五種：一外心散亂、二內心散亂、三邪緣心散亂、四龜重心散亂、五作意心散亂。外心散亂者，於住心境起緣之時，遂緣餘事心流散故。內心散亂者，謂掉舉等三於所緣境中間亂起故。邪緣散亂者，於修定時諸有尋求親識等事而生顧戀。龜重心散亂者，有二我執令其心亂。於修定時有此二事，謂益及損。若身安隱名之為益，身體羸弱即是其損。或云我今得樂，或云我今有苦。或云是我之樂，或云是我之苦。此中我者，是執取義。言作意心散亂者，有其三種。於所緣相分明而住，是思察性。或從此乘更趣餘乘，或從此定更趣餘定，謂極分別思察定時，遂使心亂，名心散亂。異斯唯念心者，此能對治初作意散亂。由不分別而緣於境，但有念心，此明成就心不忘念。此三散亂，初二應捨，第三由是從定趣定，希勝上故亦非是過。頌曰：

住戒戒清淨，	是資糧住處，
善護諸根等，	四淨因應知。
正行於境界，	與所依相扶，
於善事勤修，	能除諸過失。
最初得作意，	次得世間淨，
更增出世住，	三定招三界。

釋曰：住資糧者，謂戒即是無邊功德所依止處，必先住戒，戒行清淨無有缺犯。若求戒淨，有四種因：一善護諸根、二飲食知量、三初夜後夜能自警覺與定相應，四於四威儀中正念而住。何故善護諸根等令戒清淨？由正行於境與所依相扶，善事

勤修能除於過。初因即是於所行境行清淨故。二於所依身共相扶順，於受飲食離多少故。三於善事發起精勤故。四能除過失，進止威儀善用心故。由此四因，戒得清淨。如是應知，由三種定得三出離。緣外境時得作意住，緣上境時得世清淨，緣內心時得出世淨。住者即是永得出離，必趣涅槃更不退轉。已釋於住勤修習。頌曰：

多聞及見諦，	善說有慈悲，
常生歡喜心，	此人堪教定。
盡其所有事，	如所有而說，
善解所知境，	斯名善教人。
由聞生意言，	說為寂滅因，
名寂因作意，	是謂善圓滿。

釋曰：圓滿有三，一師資圓滿、二所緣圓滿、三作意圓滿。此中初頌說師資圓滿，意顯其人善教圓滿、證悟圓滿、善語圓滿、無染心圓滿、相續說法加行圓滿。此顯教授師眾德圓滿，由此師故得聞正法有所證悟。次明所緣圓滿說第二頌，盡所有事如事而說，善所知境名為善說。此明師資能說諸事窮盡無悞，故名所緣圓滿。次明作意圓滿說第三頌，此顯以聞為因，所起意言能與聖道涅槃為正因故，緣此意言所有作意皆得圓滿。此中因言顯聞，即是意言之因。言寂滅者，即是涅槃及以道諦，自體寂滅及能趣滅故。總言之寂因作意者，明此作意緣寂滅因。何謂所緣？了法無性，如是緣時即是其因，亦是寂滅，故此作意名為寂因，是一體釋。又緣此作意亦名寂因，此別句釋。頌曰(准如是釋應云寂因作意，舊云如理作意者，非正翻也)：

謂尋求意言，	此後應細察，
意言無即定。	靜慮相有三，
無異緣無相，	心緣字而住，

此是心寂處，	說名奢摩他。
觀彼種種境，	名毘鉢舍那，
復是一瑜伽，	名一二分定。
麤重障見障，	應知二種定，
能為此對治，	作長善方便。

釋曰：次明有依諸修定者必有依託，謂依三定說尋求等。言尋求者，顯是有尋。既言有尋，准知有伺。言細察者，顯無尋唯伺。意言無者，欲顯無尋無伺。尋伺皆以意言為性，此據奢摩他法明其定義。說無異緣等，此明無差異義。但緣其字而心得住，名無異緣，亦名無相，但緣其字於觀義相所有作意非彼相故。此住名奢摩他，奢摩是寂止義，他是處義。非獨奢摩得盡於事。謂據其心寂止之處，心得凝住依止於定，此定即是凝心住處，故名奢摩他，異此便無。次據毘鉢舍那法明其定義說次一頌，謂依多境名為眾觀。所言彼者，謂與彼二俱相屬著，即奢摩他及所緣字。是依奢摩他得毘鉢舍那，依於字處所有諸義起諸觀故。於寂止處所有眾義依仗於字，謂緣眾義而起觀察名為眾觀。名一二分定者，或時但有寂處而無眾觀，或有眾觀而非寂處，或時俱有，應知即是止觀雙運。又奢摩他、毘鉢舍那有二種障，謂麤重障及見障，應知二定是此對治，如次應配。何故此二名長善方便？能長善法之方便故。云何令方便法得善清淨耶？頌曰：

此清淨應知，	謂修三種相，
寂止策舉捨，	隨次第應知。
若心沈恐沒，	於妙事起緣；
若掉恐舉生，	厭背令除滅。
遠離於沈掉，	其心住於捨，
無功任運流，	恒修三種相。

定者修三相， 不獨偏修一，
為遮沈等失， 復為淨其心。

釋曰：為答前問，求淨定者修三種相。云何為三？謂止、舉、捨。復云何修？隨次第應知。隨其惑障生起之時，應次修習。在於何時？復修何相？且辯策舉相。若心沈恐沒定者修三相，如下當知。若心沈沒可修策舉相。何者是耶？於妙事起緣令心喜為相。又寂止相者，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應修寂處。此云何？修厭背，令除滅。於所緣境極生厭惡，於自內心令過止息。捨相者，謂離沈掉。於何心中？謂心住捨。此捨相者，即是無功任運流恒修三種相。如是次第修三相時，諸習定者得清淨相。又奢摩他等即是定者，於此三相不獨修一。何以故？為遮沈等失。復為淨其心，若但修止內心沈沒，既沈沒時便應策舉。若因策舉心掉散者，觀不淨境令生厭離。於此捨相正修習時，名為正定能盡有漏，由此遂令心極清淨。應知此中皆是隨順正經文句，如理應思。頌曰：

出離并愛樂， 正住有堪能，
此障惑皆除， 定者心清淨。

釋曰：此明清淨之益，依《去塵經》說。佛告諸苾芻：「若人欲求內心淨，時有惑障現前不能除滅。欲斷除者，先於不善業道勿造大過，息罪惡見而求出家希求出離。若處中煩惱欲瞋害意，起惡尋思障勝愛樂，能除此障說愛樂言。若有微細眷屬尋思、世間尋思、不死尋思障其正住，對治此故說正住言。若有功用方入定者，此定即非堪任之性。若能除此，顯有堪任能除於惑，說堪能言。」此顯淨定之人得四種勝益。云何修定人果？頌曰：

於此定門中， 所說正修習，
俗定皆明了， 亦知出世定。

此頌意顯修習奢摩他、毘鉢舍那者獲現果故。若人能依所說定相修習之時，得諸世間勝果圓滿及出世果，如前已說。

問曰：如上所說欲明何事？答曰：

顯意樂依處， 本依及正依，
世間定圓滿， 并了於出世。

釋曰：略說義周，為會前事故說斯頌。如最初云：求脫者為顯意樂圓滿，積集者依處圓滿。此明有心修定，必須依託積集資糧故。於住勤修習者，顯本依圓滿。如經中說：佛告諸苾芻：「汝等先當依定能盡有漏，是我所說。若欲求出生死海者，離於正定無別方便。」得三圓滿者，顯正依圓滿，明師資承稟決定可依。有依修定人者，此顯修習圓滿。諸有智者如前所說，遠離放逸正修行時，世間諸定悉皆圓滿，及出世間咸能證悟，顯得果圓滿。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